

封面設計：余 林

統一書號：T101
定 价 (5) 四 角

150/07

目 次

张文山小傳	(1)
黃河灘上	(18)
秀絨的泪	(31)
苦難的脚印	(45)
老樹紅花	(66)
苗家恨	(84)
我的童年	(92)
进拴媽的遭遇	(103)
穷人的路	(112)
三輩创业記	(128)
社公山前的恶狼	(138)
——記恶霸地主王保坤的发家史	
吸血鬼	(160)
——記恶霸地主楊鵬軒的剝削史	

張文山小傳

屈辱的生活

一九一一年，黃龍山下的澄城縣，大小軍閥崛起，各自為天，遍地土匪橫行，蝗蟲一般。張順堂剛滿三歲，爺爺被土匪打死，大哥被土匪綁票拉走，母親愁極身亡。父親拆房賣地贖回哥哥，小康之家破產了。父親領着老奶奶和他們弟兄三人，開始逃荒。他們逃到于家莊的親戚家，親戚被搶劫了；他們寄居在義合村的楊虎家，楊虎被綁票了；他們借住在官老爺堂前的城門口，那知縣城原是土匪窩子。他們又逃啊，逃啊，逃到邵陽的王村，逃到許多不知名的地方，這兒混十天，那兒混半月。混不住了，挑起破筐子，端上討飯碗，拉着打狗棍，向着沒有地址，不知吉凶的地方，流淚走去。

那時候，每到一個東家，連走路還要跌跌的小順堂，也得天天給東家掃地，抬水，跑腿。忽而有一天，奶奶高興地說：“快過年了，我娃要長歲了。”可順堂多麼氣恨這臨近年跟的日月呵。這日月，滿院子樹葉，掃呵，掃呵，

老扫不完。气得他坐在地上哭了，东家还要骂他是“吊丧的”、“坟死鬼”。这日月，他还是光溜溜一絲不挂，全身青肿。奶奶死活不顧，白天黑夜给人家紡线，給順堂换来了一件烂棉袄。順堂穿着这一件烂棉袄，整天蹶在地下不敢站起来。一来腿冷，二来怕羞。他实在不想出門，可自家的破窑或草棚里黑洞洞，冷冰冰，叫人心里沁得难受。他多么想和孩子们一起痛痛快快地玩耍，却又觉得自己缺短什么，总不敢走进那娃娃窝。他呵，只好远远地躲在墙角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人家娃娃玩耍。从那时起，他和太阳就結下了生死緣分，太阳就成了他最喜爱、最亲热、最可敬的老爷爷了。那一天要沒有太阳，他那一天就要哭鼻子。

流落了五、六年，两个哥哥已成人，順堂也八九岁了。他們又回到荒蕪沒墙的老家。不久奶奶死了，他們掩埋了奶奶，开始创家立业。创了十年，光景总算差不多了。誰知，禍又从天而降。据說，鄰家的张青芳，从国民党队伍里开小差了。軍閥团长张水芦，帶着一伙土匪兵，編造了許多罪名，借故闖进村里，挨門挨戶搜查，把全村抢掠一空。順堂新兴的小家又破产了。

父亲把两个哥哥留在家里照門种地，領着順堂又去逃荒。临走，东村的王謀儿，忽然領着他十五岁的女儿來說：“把我的芹娃也領上吧，我实实养活不起啦！”父亲犹豫地說：“姑娘大了，怕不方便吧！”王老汉說：“再过两年就給你順堂做媳妇吧。”父亲抱愧地說：“你看，我穷得啥也沒有。”王老汉說：“只要娃不受亏，餓不死

就行。我信得过你家順堂，勤苦、老实。把女子卖给不知底细的人家，我不放心呀！

父亲收留了这个苦女，三个人一路讨饭，讨到宜君县刘家窑坡村，千求万告，才算在地主刘双财家里落了脚。順堂放牛放羊，芹娃做饭抱娃。父亲做了一月多短工，却又不放心家里的哥哥，返回老家去了。



順堂每天天麻麻亮起来，怀揣着几个柿叶掺蔓菁的菜馍，牵牛赶羊上山，天黑回来还要捎一捆干柴。牛羊入圈，柴禾放好，地主的毛驴已休息上槽，順堂还得到三四

里远的沟里去担水，担罢水才能吃饭。每天，当芹娃把饭碗端到顺堂跟前时，总要回头擦泪。日久，顺堂奇怪地问：“你怎哩？”芹娃说：“狗比咱吃的都好。”顺堂说：“不会吧！”芹娃从顺堂手里拈下块菜馍，扔在地主家的狗跟前，狗嗅了嗅，夹起尾巴走了。老实透顶的张顺堂，长长地出了口气，端起糊汤又喝起来。

山路坎坷曲折，顺堂个子低矮，木桶常常触地洒水。有一天，刘双财见他担的不满，凶狠地说：“为啥不往满的担？”顺堂饥渴已极，筋疲力尽，累得喘不上气来，张口无力回答。地主认为他不恭不敬，生气地说：“便宜饭把你憋的话也不会说了。”顺堂不敢分辩，逡直朝家里走去，地主却更为恼火，大叫大骂。

担罢水，顺堂拉牛上槽时，刘双财拄着一根木棍，恶狠狠地站在旁边看着。调皮的牛犊不听话，胡乱窜，顺堂站上槽头，扯住缰绳就揪了一把，骂了一句。不料，刘双财劈头一棍，把顺堂打落牛圈。群牛一惊，乱踏乱踩，顺堂已昏迷不醒。

芹娃听见一声惊叫，跑来一看，吓得抱头就哭，哭也不敢大声。地主却得意地说：“看他还打骂我的牛不？”幸亏，另一个长工赶来，才把顺堂抢出牛圈，捏鼻子折腰，用冷水喷救，顺堂总算又活命了。

第二天，顺堂照例赶羊上山。芹娃偷偷地追到半坡上，背着脸羞怯地说：“堂哥，我怕，咱们走吧。”顺堂低着头说：“上哪儿？”芹娃说不上来。两个人低头痴立

了許久，芹娃才說：“你不怕么？我反正不在他家待了。”順堂慢騰騰地說：“怕有啥法。咱出去，吃啥？住啥？爹來了找不見，咋辦？”芹娃說：“你給我找個地方，我搬走。”順堂說：“到哪里去找？”芹娃說：“村邊上有个破窑，你幫我開一開。”

他們把那狼窩似的破窑修補了一番，打了個草鋪，壘住敞開的窑口，砍了兩捆棗刺攔門擋窗。雖然山果野菜可以充飢，雜草當被褥，篝火可以抵風御寒，但黑夜虎嘯狼嚎，確有些怕人。芹娃悄悄給順堂說：“堂哥，你也住到這兒來，我一個人怕。”順堂的脸紅了，忙說：“我，不敢。東家不准，人家笑話。”天真無邪的芹娃，一片好心遭到了冷遇，又羞又氣地說：“堂哥呀，你也就太——”

漸漸，芹娃學會了獨立生活的本領。人長心長，芹娃也懂得了體貼關懷順堂。她用做短工掙來的米面，做點好飯，給順堂送上山去。她常常就留在那兒，陪着順堂放羊，打柴，挖野菜……生活雖苦，心里却很甜。

鄰家扔了的一口病豬娃，芹娃拾回來喂湯喂水，漸漸長大，到秋天，已變成一口肥豬了。山坡上，芹娃一面拔豬草，一面對順堂說：“……到年下，殺個百二八十來斤，給咱換兩件新衣服，把窑里刷洗刷洗，盤一個新炕，做一對門窗，打一封信，叫爹和舅都來，給咱們倆兒……”說到這兒，她羞怯地低下頭去，抿嘴笑了。石頭一樣敦厚的順堂，也站在山坡上，望着藍天，憨憨地笑着。

突然，一聲豬叫，芹娃扑下山來，劉雙財正在打豬。

她跑上前去，正欲攔挡，地主一脚把猪踢下山沟。她像被人揪掉了心肝，恨不得随猪跳下沟去。地主却嘿嘿一笑，边走边說：“喂不起猪就别吃肉，要拿老子的庄稼當食吃。”芹娃气得疯了一样罵道：“黑心肝！”地主却狞笑着，扭头走了。当天夜里，刘双財威逼順堂划押按指印，以三年无偿劳动，贖偿猪吃的玉米。

一九二九年，芹娃的父亲和舅舅也逃荒来了。他們看見女儿的光景，悲喜交加地說：“娃呀，能保住命，就算好的。咱底下遭了年饑，全村死的剩下几口口人了。你高才叔家，二十几口人一个也沒留下。”

趁这一次团圓，該給女儿办喜事了。老汉流着泪說：“娃呀，你不要嫌弃，爹实实沒法，只給你堂哥帶來一頂瓜皮帽，算爹尽的一分分心啊！”芹娃却心滿意足地說：“爹啊，行啦！”

他們在山上采了几朵野花，把芹娃打扮了一下。順堂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帶上那頂瓜皮帽。四个人面对着石板桌上的几碗开水，几个野菜窝窝，举行結婚“仪式”了。王老汉抹了几把泪水，說：“娃呀，这陣子有个样样就对了。过了門，了却一宗大事，做爹的也就放心啦！”

婚后，父亲和舅舅害怕拖累女儿，难为女婿，拿了两个菜窝窝，奔命去了。

送走父亲和舅舅，順堂又赶羊上山。刘双財領着他的儿子、侄儿和外甥，从沟里赶上來說：“順堂，我把一条

手帕忘了，你去給咱拾回來。”順堂一看，手帕在野蜂窩口，荒山上的地窩子蜂，毒氣大得要命，常常螫得牛也亂蹦亂叫。順堂說：“那蜂窩跟前，羊都不去，我怎敢去。”劉雙財說：“你不惹蜂，蜂不螫你。”順堂不去，他們就一哄而上，威吓地說：“不去就把你揪進溝里，看小寡婦哭坟。”順堂只好去取啊！

他剛走到蜂窩跟前，富兒子們亂扔石頭，砸得野蜂發威了，嗡嗡亂扑亂叫，落滿順堂全身，螫得他鼻青眼腫，頭暈目眩，什麼也看不見了。順堂心如刺扎，手足無措，就倒在地下打滾。

順堂在破窑里躺了三天，身子慢慢好些了，父親又帶來了一個悲痛的消息：大哥餓死了，二哥叫餓狼咬死了……

怎麼辦呢？順堂突地坐了起來，氣憤地說：“走，咱們總要活下去！”

他們連夜離開劉家窑坡村，跑了一百多里，在店頭村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賣菜人孟樹林。他引他們回到家里喝水吃飯，給他們借了一點糧食，安下身，并把他們介紹到一家粉坊里做工。從此，順堂改名張文山，開始了新的艱難日月。

張文山的前半生，和許多農民一樣，在牛馬般的屈辱中奔波着，生活着……

战斗的足迹

解放战争的波瀾，向關中平原推進。廣大的貧苦農

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紛紛参加了革命斗争。

一九四八年二月，大年夜里，张文山在壶梯山下买粮时，被两个游击队员扣住，送到了地下澄城县政府。

山口上，一家穷人的破窑里，一位军不军民不民，官不像官的县长，一见老张却惊喜地说：“你不是张文山吗？”老张愣头转向地答是。县长又说：“怎么忘了，我叫孟树林。”老张惊讶地“啊”了一声。想不到，十多年前的卖菜人，而今是八路军澄城县的县长；更想不到，一个堂堂的县老爷，竟亲热地扶他上炕，给他端饭，和他心平气和地谈家常。张文山从孟县长的身上，初步认识了共产党和八路军。

吃罢饭，孟县长说：“我已经打问你几个月了，想叫你帮忙。”老张说：“帮什么忙？”县长说：“你老实可靠，人不显眼，这一带路熟，给咱们做个交通，行吗？”张文山说：“能成！”

上任后的第一天，天刚亮，孟县长交给老张一封信，让他送到黄龙县政府。澄城的翟卓村离黄龙县的石堡七十里，来回一百四。临行，县长说：“希望你今天能赶回来，明天，说不定我们就转移地方了。”老张说了声“对！”转身走了。

吃晌午饭的时候，老张突然站在县长面前，县长惊奇地说：“你还没走吗？”老张说：“我回来了。”他把带回来的文件交给了县长。县长捧着这新战士的第一分献礼，像捧着劳苦人民解放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哈哈大笑地

說：“你怕是長翅膀着哩。”老張却嚴肅認真地說：“逃荒、要飯、躲丁、跑賊、挑腳、轉担、挖藥、放羊，什麼路沒有跑過，那一回敢慢慢騰騰、游山玩景地走啊！”

九月，澄城縣解放了。滿城軍民正在敲鑼打鼓、扭秧歌演戲的時候，張文山怀揣着一封送給洛川特委的密信，向一百二十里外的石堡走去。

他扛着一根扁担，系着兩根繩子，喬裝成一個小販，踏上豐收的原野。

他一路走，一路望：金灿灿的糜谷，金灿灿的苞米，金灿灿的大地啊！今天咋突然這麼耀眼，這麼勢壯，這麼豐富；白生生的棉田，紅艷艷的柿林，來來往往的男女群眾啊，今天咋全都這麼美麗，這麼高興，這麼親熱……

受盡剝削壓迫和欺凌的人們，第一次走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哪能不輕鬆愉快，疾飛猛進呢……

這一天，剛點着燈以後，縣政府的窑洞里，書記、縣長和幾位同志正在閑談。縣長說張文山當天一定能趕回來，其他同志不信。正在爭論不休時，張文山已走完二百四十里行程。他悄悄站在他們背后的陰影里，默默地笑着。忽然，縣長發現了他，推在眾人面前，“看，怎麼樣！”大家一場哈哈大笑。

笑聲未落，縣長又叫張文山到附近駐軍司令部去聯絡情況。頃刻，張文山又從十里外的庄頭趕回來說：“馬上轉移，敵人來了。”

當夜，縣政府轉移到澄城縣北六十里的關則口以後，突

然又决定张文山給城南的四区区政府送信。四区区政府的联络点，就是他們张卓村的张万祥。关则口离张卓七十里，天明前定要送到。孟县长紧攥老张的手說：“老千家，党相信你，派你到敌占区去。千万小心，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张文山果断地說：“沒問題。万一落在敌人手里，宁舍命也不舍信。”

张文山把文件摺叠成长紙条，包卷了一块小石头。他心想：要碰見過路的敌人，就把信扔进杂草里，等敌人走后拾起来再走；若遇見敌人扯皮，混不过去，只好把信噙在舌头底下，装聋卖傻；若被敌人识破，就吞进肚里。

漆黑的夜，本該是鷄宁犬歇的时辰。可澄城高原啊，秋风瑟瑟，阴云滾滾，鷄飞狗叫，馬嘶人啼，遍地烽烟，遍地烈火……刚刚解放的家乡啊，又落入敌人手里！张文山咬牙切齿，像有什么催促他：快完成任务，快解放乡亲！

拂晓以前，他回到村里，找到张万祥，把信件交他轉給了区委书记。临走，他路过自己的家門前，大門掩閉，滿院漆黑，一片死寂。“他們正在熟睡吧！”张文山多么想回家去扫一眼，看一看年过七十的老爹，看一看操持家务的妻子；大小子能不能分担家务，大女儿可会做飯縫衣，小毛子是不是还在淘气……可是，他只在家門口佇立了几秒鐘，就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他并不知道，送行的张万祥，跟在他后面悄悄擦泪。他还不知道，他的家已被国民党匪軍抢空，妻子儿女逃躲在外，还不知消息。张万

祥想要告訴文山：我們定要把你的妻子儿女找回来，安頓好。但他不能，他忍痛握住文山的手說：“文山，早日領着队伍回来！”

一刹那的儿女之情，早已烟消云散。天亮了，张文山一看，前后左右都是北上的国民党匪軍。无奈，只好混雜在乱七八糟的民伕群里，裝腔作勢地一同北进。

到天黑，他三折兩轉，終於摔脫了敌人，默記着許多重要情况，寻找自己的部队。

在黄龙山上的界头庙，他終於长长地呼了口气，回到家了。他刚汇报完情况，县长又說：“老张啊，你明白，咱們人少，拉扯不开，又来了一个紧急任务。”老张說：“你說吧！我保證完成。”县长說：“偵察部队到敌后去，需要蔣介石的鈔票。給你一匹馬，連夜从石堡馱回来送給部队。”

张文山騎馬出发以后，突然雷鳴电閃，霎时暴雨傾盆，天空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馬看不清路，迴旋輾轉不敢前进。张文山把馬寄存在一戶老乡家里，凭借着路熟，徒步爬山溜坡、翻沟滾泥，冲过一道道的洪水，脚步和暴雨山洪同一节奏，同一音响，向石堡跑去。

张文山查明了情况，知道后山上全是自己的部队，怕发生誤会，于是，他一路跑，一路唱：“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队伍向太阳！”“挺进！挺进！向关中，向大西北，向全中国前进，向前进！”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张口唱歌。他半生不熟，音阶不准，甚至是胡拉胡扯的歌

声，却伴着惊雷闪电，暴风骤雨，伴着滚滚的山洪，滔滔的河水，响彻了黄龙山区，唱醒了一支支露营的部队，冲激着无数战士的心灵。多少战士的心里，都在悄悄地伴随着他，高唱着，高唱着……无数暴风雨般的感情，好似在澎湃汹涌。

交夜以后，雨停了，风静了。张文山背着一褡褳二十斤重的钞票，又向着前方，向着光荣，向着伟大的战斗奔跑前进！

张文山就是这样，日日夜夜，百四、百八、二百、三百，一天也不间断地奔跑着，奔跑着，走遍了澄、郃高原和黄龙山区的每一道沟壑、每一座山峰、每一个村庄、每一寸土地。

他的脚印啊，像开不败的花朵一样，给故乡、给同志、给人民……带来了信心、鼓舞、欢乐和春意……

张文山就是这样，以疾飞的脚步，跟着革命的脚步、时代的脚步、历史的脚步，伴着胜利的鼓音，浩浩荡荡战斗前进！

张文山就是这样，忠心耿耿，朴朴实实，勤勤恳恳，走进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列！

光荣的岗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炮火的硝烟已散，新的建设生活开始。张文山背着背包，离开县人民政府，来到王庄粮站。有人说：“保管员吃土吃苦，没出息没前途。”张

文山說：“咱就是吃土吃苦長大的。只要是黨的工作，都有出息，只要做出成績，就是前途。”

糧站正在進行收糧工作。車馬擠滿巷道，糧袋堆滿院子，人流熙熙攘攘。這麼多金黃的小麥，這麼多踴躍交售愛國糧的群眾，這麼熱鬧的場景，誰說這工作不重要沒出息？誰說這工作不光榮不幸福？張文山放下背包，答了個到，就投入緊張的收糧工作。

王庄糧站，每天要收四十萬斤糧食。每袋糧食他都要親自過手，看一看，聞一聞，放在嘴里咬一咬。看看麥子干不干、淨不淨、顆壯不壯、面飽不飽，然後依質論價。張文山一袋一袋看在眼里，一把一把抓在手里，一顆一顆咬在嘴里。麥子呵，金灿灿一袋賽一袋，干嘮嘮響聲清又脆，胖嘟嘟面飽粉又白。他不由得激動地說：“解放了的農民，分到土地的農民，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送來。”他從這一袋一袋的糧食里，看到了千萬農民感謝黨和毛主席、熱愛祖國和解放軍的心；看到了自己工作責任的重大，也感到了黨和人民對自己的信任。

一天的收糧任務完成了。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經散去。只有張文山，獨自留在靜靜的倉廩前面，對着滿地拋撒的糧食在沉思：“糧食，從開荒整地到下種，從耙耨鋤草到施肥，從收割碾打到揚淨晒干，裝包入倉……要經過多少勞動，流了多少汗水；舊社會，多少人逃荒要飯、吃糠咽菜、賣兒鬻女、餓死路旁……干急沒有一顆糧食啊！就說自己吧，前半輩子，一共吃過幾顆真正的糧食

呢？粮食是人的命根子，粮食是国家的财富，粮食是革命事业的物质保证，粮食一粒也不能糟蹋！”

张文山准备了一把扫帚，一个簸箕，一对筛子，一面筐筛，几条麻袋。最后，他提了一盏马灯，从窑门口到院子里，从门道到巷道，从村口到路口，分段分片，层层不乱，把抛撒在地上的麦粒扫在一堆。灯光随着张文山的扫帚和脚步，一寸一寸地移动，像漂荡在水波上的标灯。

有人劝说：“老张，休息一会。”他说：“不累。”有人说：“反正明天收粮还要撒，等收完了一块扫吧。”他说：“今日事今日清，赶明天人踏风吹鸡啄，就糟蹋得差不离了。”

地脚粮扫在一块了，他又开始用簸箕筛，用筛子过，而后倒进筐筛里，在灯下拨来拨去，把石头土块都揀干净，然后再装进麻袋。

夜深了，他还提着马灯，一步一步复查着那已扫得发亮的土地。哪怕发现了几粒麦粒，也要蹴下来，像小鸡啄米一样，一粒一粒地揀起来。

地脚粮清扫完了，他又开始窑前窑后、院里院外，收拢着散放在各处的工具。工具收拾好了，他又坐在还没有过秤入仓的粮垛旁边，背靠着粮口袋，一面看管粮食，一面缝补麻袋，编织筛子，裱糊簸箕，修理白天用破了的各种家俱。

家俱修理完了，月芽儿笑嘻嘻地上来了，他抬头望望那如钩的下弦月，又想起许多道路需要填补。他又拿起锹

鎬，在一切拐弯、上坡、回車的地方，挖着、铲着、填着。他感到累了，直起腰来擦擦汗，望望渐渐发白的东方，急忙又弯下腰去，赶任务似地干着，干着。直到日出前的霞光已照映在他的脸上，才挺起胸膛，他手拄着铁把，望一望那两麻袋拾掇的麦子，望一望整整齐齐堆放的各种工具，望一望那平整宽敞的场院和大路，倾听着那清脆嘹亮的鞭声、笑声和滚滚而来的车马声，他微微一笑，又开始新的一天收粮工作。

新的热闹、新的欢乐、新的繁忙刚刚开始，一个送粮的群众告诉张文山说：“老父亲病了，叫你回去看看。”他踌躇了片刻，看看全粮站仅有的四位工作人员，看看来往不断的送粮群众，看看这堆积如山的粮食，他依然如常地工作着。直到夜深人静，万事已清，他才独自坐在灯下，动员了自己刚学会的全部文字，一笔一划地写着：

父亲大人：因为这几天工作太忙，不能抽身看你，捎回三十元，请你看病。想你不会生气吧。你不是也常说，党和人民的利益关天，个人利益事小；你不是还想多活几年，好好看看咱们的社会主义吗？一定能成……

全年的收粮工作结束以后，已经入冬了。王庄粮站的七个粮点，百十个仓库，分布在南北六十里长、东西十里宽的高原沟壑地带，分布在许多远离村庄的陈窑和古庙里。

万木凋零，冰雪封地，荒郊野外很少人迹。这时，特

別需要注意防事故、防坏人。张文山每天每天，日沒而出，日出而归，伴着风雪，伴着狼嚎，伴着沉睡的村寨，伴着千万顆星辰，从寒夜到黎明，从月儿如鈎到月圓如鏡，巡邏在这辽阔的高原上，像当年跑交通一样，匆匆地来去。

特别是除夕的晚上，当千家万户团聚守岁的时候，他像万户人家的哨兵一样巡邏着，悄悄地来去。

特别是大年初一的晚上，当鑼鼓喧天、鞭炮爭鳴的时候，他像一切欢乐的指揮者一样，忙碌地穿梭不停。

特别是元宵之夜，当焰火冲天，孩子們提着灯笼，蹦蹦跳跳，藏猫捉狗的时候，他像一个最活跃的跑旱船者，跑过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看見了一个灯会又一个灯会，穿过了一群一群的娃娃窝，又像一切花灯和焰火的鉴赏者一样，他感到无限幸福。

每逢年节，有人总要劝他，“回去吧，过一个团圆年，享一享天倫之乐。上有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下有三对儿子媳妇，十一个大小孙子，四世同堂，欢天喜地，多好啊！”张文山回答說：“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团聚在一起，欢渡佳节，比一个小家庭的团圆更幸福，更欢乐！”

十四年的工作、生活，年年类同：夏秋收粮，冬季护仓，春天发放，日常检查保管……十四年的岁月，张文山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一次月圓又一次月圓，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像表盘上的秒針一样，一圈一圈，周而复始，

不休止地工作着，工作着……

十四年如一日，他随时随地，处处留心，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日光下、月光下、灯光下、风雪里、尘土里、泥污里，一颗一颗，一堆一堆，东一点西一点，南一撮北一掬，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总共清扫、揀回来一万多斤粮食……

十四年来，他連續十五次被評为模范干部、先进工作者、紅旗手……他出席过全县、全省和全国的群英会；他在北京还見過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

李 子 整理
王滿緒 插图
郭 敦

黄河滩上

一

陈修德生在河南开封县靠黄河滩的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小的时候，全家仅有六亩薄沙地，两间破草房，日子很不好过。生他的那一年，正赶上了大灾荒，春旱秋涝，两料未收。修德的伯（父亲）和妈，不忍心看着孩子饿死，忍痛把七岁的女儿给了人。为了维持几口人的生计，就咬着牙从地主石小东那里借了二斗高粱。高粱吃完了，又借了商人殷殿奎三十斤绿豆。哪知这二斗高粱，三十斤绿豆，就给修德一家安排了一个家破人亡，骨肉离散的命运。

修德是从借贷声中降生的，又在催债声里长大的。他们一家拼死拼活地干一年，到了夏收和秋收，粮食还堆在场上，地主和商人就早早端着算盘，拎着口袋等着了。那黄河滩上的土地屡遭旱涝，粮食欠收是常事，因此这笔债年年还，年年还不清，而且越滚越大。到了修德八岁的时候，在石小东的账本上，二斗高粱竟然变成五十石了。

这一年又是灾年，八岁的修德已经懂事了。他记得清楚，在家中颗粒粮全无，全家断顿的当儿，地主石小东却来逼债了。

石小东领着几个爪牙，闯进了修德的家，他把个账本摊在手掌上，啧啧哇哇地念了一气，然后就逼着修德父亲还高粱。

老实的修德父亲，被逼得没有办法，他蹲在地上，两手抱着头叹气。他望望妻子和孩子的脸，就指着给石小东说：“俺家几天没动烟火啦，哪有粮食还你呢？等过了年……”

没容修德父亲说完，石小东把尖嘴一咧，早做了准备的几个爪牙，立刻就冲进了破草房，把破衣服，烂棉絮，锅、碗、家什用具都给抛了满院子。

修德父亲抖擻着站起身来，抢了过去：“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石小东凶恶地一甩手，嘶声地叫着：“没有粮食还账，就拿房子和地顶！”

这时，妻子和孩子全吓哭了，修德父亲也说不出话来，眼睁睁地看着爪牙们拽着一根房柱，只听见忽通一声，年深日久的破草房就倾塌了……

房子拆了，地被夺了，一家五口只好到村头土地庙里去安身。

还没有走到，老远就看见商人殷殿奎站在路边儿，他看见了修德父亲，立刻气势汹汹地赶过来，劈头一句就

問：“好啊，你賣房子，賣地，咋也不告訴我一聲？我問你，你還了人家的賬，我的賬呢？”

遇到這個以放閻王債出名的大奸商，聽到這一陣吼叫，修德父親不由得渾身戰慄起來。他還沒張嘴，殷殿奎又搶上了一句：“好啦，今個不談利，我只求本兒，還我的綠豆！嗯？”

修德父親后退了几步，胸膛里涌上了一股怒火。他忍了几口气，才嘶啞地喊出來：“你要綠豆，你知道我房子、地都頂了賬！現在我什麼也沒有，你看着辦吧！”

殷殿奎嘎嘎地一陣冷笑，陰險地說：“你能還姓石的，就能還我姓殷的，你知道我的綠豆不是白來的，今天非還不行！”

這一向善良、老實的修德父親，現在也實在被逼急了。他一橫心，拍着自己的胸膛說：“我還不起！現在就有五條命，你……”

誰知殷殿奎胖臉一哆嗦，竟凶殘地向修德母親一指，說：“命也成，沒糧食拿孩子來！”

一听這話，修德母親唰地一下臉變白了，她緊緊地摟住孩子。父親也張開了雙臂，護住了妻子，大聲喊起來：

“你講理不講？你不能……”

殷殿奎那管這些，他狠狠地把修德父親推了一個踉蹌，接着餓狼一樣掰開了修德母親的手指，從她懷里奪去了修德的弟弟。

父親傻了，神色淒惶，但眼里卻沒有淚。只是母親伸

着两只手，絕望地喊着、追着，她在沙地上摔着跤，最后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二

后来，修德母亲以每年两串钱的身价，走进了地主的大門，給地主的儿子去当奶媽。她时时想着被人夺走的

亲生儿子，每当地主儿子咬着她的奶头吸吮时，泪水就抑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这一天，她心急火燎似地走出了大門，看見丈夫正領着两个孩子在等着她，就急忙从怀里掏出了半串钱，咬着牙說：“东家心恨哪！說不干到年头不給钱，我死求活求，他只給了半串。孩子他伯，你带着两个孩子逃命去吧！别忘了，年景好些就回来……”說着說着又流下了泪，哽咽地說不出声来了。

修德父亲領着兄妹俩逃荒去了。他們离开住熟了的黄



河滩，带着一只竹篮，两个粗碗，三根打狗棍，一路乞讨着向陌生的西南方向走去。他们要着饭，赶着路，一直走了百十里，来到了许昌地界，在一个叫徐店的地方落了脚。

徐店地面不大，却是隔日一集。修德父亲领着孩子住在庙里，白天出去讨饭，逢集到街上要，背集就进村里要。这地方年景也差，爷儿三个要一天，常常要不到半粗碗。修德父亲往往耐着肚饥，把饭分给两个孩子，修德懂事地拨给了妹妹，妹妹又把碗端给父亲。半碗饭阿，常是滴上了爷儿三个的眼泪，最后还是合着泪水分着吃了。

在徐店过了几个月，到了冬天。刚过了年，就下起了大雪，一连下了三天三夜，最后把个庙门都堵的严严实实。

爷儿三个，出不了门，要不得饭，天气冷，肚子饿，到了第三天头上，全身软瘫无力，躺在地上奄奄待毙了。就在这个时候，却竟然来了个“好人”。

这个人就是徐店的大地主张转运。他带着两个人，抬来了一筐红薯，一捆秫秸，笑容满面地对躺在地上上的爷儿三个说：“起来吧，看把孩子都饿坏了，来，搵个火，烧烧吃吧！”

修德父亲像做了梦，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费劲儿爬起来，用犹疑、警惕的眼光打量着张转运。过了好半天，才清醒似地说：“吃？我……我还不起啊！”

张转运马上把手一摆，慷慨地说：“不用还，吃吧，看你那妮饿坏了哩！吃不够了还有哩！”

老实的修德父亲哪能猜透地主的心机，他相信了张转运的话，留下了红薯和秫秸。以后，地主又送来了一斗大

麦。这样省着吃，好容易凑合到天放晴，雪化了，爷儿三个又出去要饭了。刚要了几天饭，张转运就堵住了庙门，说：“你的钱捐到了没有？”这劈面而来的一句话，使得修德父亲蒙头转向了，他呆了半晌，才张口结舌地问：

“什么钱呀？”

张转运脸色一变，厉声地说：“你装什么傻？当初你说吃了粮食，托人回家捐钱来还么！钱没有不要紧，那还红薯、大麦也成！”

修德父亲一听几乎昏过去，他定了下神，叫喊着：

“你不是说不用还……”话没说完，就挨了地主的几个耳光，他恶狠狠地骂着：“我是东西多的没处扔啦！不用还？哼，没有钱和粮，你就别打算出徐店！”

跟着张转运的婆娘也答腔了。她说：“我看，这样吧，你那妮就到俺家来，有吃有喝，亏待不了她……”地主婆娘把话点明了，修德父亲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他唰地一下变了脸色，连连地喊着：“怎么？你想要我孩子，为了这个才送粮食啊！不行，不行！……”

张转运凶狠地一跺脚：“你放明白些！给你实说吧！我家缺个使唤的人，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明天见人，啥事没有，不然咱们上‘栏’里去评评……”

地主走了，修德父亲搂着兄妹俩掉起泪来，修德的妹妹虽然刚刚八岁，但却像个大人般的懂事，她用袖子频频地给父亲拭掉眼泪，说：“伯，你就让我去吧，到他家我就不要饭了，等年景好了你再来领我！”

修德父亲听着孩子的話，万箭穿心一样难受，心里想：“也許孩子說的对？去的是财东家，有碗飯吃，也許能逃条活命？何况不去又不行，这黑心的地主，不是說要上‘栏’里去評評，‘栏’是啥？那是土豪的衙門，是官匪勾結的地方，到那儿去，会有穷人說話的分儿？……”这一夜，爷儿三个泪眼相对地守着，第二天修德妹妹就进了地主的大門。

时光飞快，轉眼之間已是第二年春天了。

修德架了跛着一条腿的父亲艰难地回到了家乡。走时是三个人，回来却只有父子俩了。修德的母亲，呆楞楞地瞅着回乡的亲人，想問又不敢問，不問又想問。最后，她心悸肉跳地挤出了一句話：“他伯，俺那孩子？……”

修德父亲嘴唇颤抖着，囁喘地对着妻子，好半天說不出話来。这时节，他的心像刀割一样，天！怎么說呢？孩子她媽說过，要我照看好两个孩子，可是如今……

原来，修德妹妹送去不久，因为給张轉运把大烟熬干了，就挨了一頓乱棒毒打，孩子被打的皮开肉綻，不省人事，随后就扔在紅薯窖子里。

修德父亲得到信息，带着修德跑了几次，可是地主不讓进門。妹妹在地窖子里哭伯、哭哥、哭媽媽，哭得四鄰心酸落泪，可是地主也不理睬，到了第三天头上，地窖子里听不到声息了。可怜的修德妹妹，临死也沒有見到亲人一面啊！

父亲不服这口气，到“栏”里去告状。在那个吃人

的旧社会里，这官司咋能打得赢？张转运只上下使了几个钱，就一顿板子打瘸了告状的人，打过之后，又派人去庙里拔了锅，赶修德父子连夜出徐店……

修德母亲看出来，凭着女人的敏感，她从丈夫和儿子的脸色上，推测到不幸，知道女儿已经不能再和她见面了。于是，她哀痛地叫了一声孩子，就昏厥在沙地上……

三

一九三八年夏天，抗日无能的蒋介石炸开了花园口大堤，滚滚黄流冲散了多少田园，淹毙了多少人命。陈修德一家被洪水逼到逃亡的路上来。已长成人的修德，带着年迈的父母，受尽千辛万苦，从河南逃到了陕西。

在渭北原上，修德父亲饿死了，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家乡，嘱咐修德说，等打跑了日本鬼子，还回到开封黄河滩上去种地。修德和母亲埋葬了亲人，就在原上流浪，要饭、打短工，维持母子俩生活。这时候，修德遇到了一个逃难的女人，这女人也从河南来的，在路上丈夫被飞机炸死了，看到她举目无亲，修德就收留了她，后来两个人就成了亲。

不久，他们一家三口下了北滩。

北滩在邠阳县东南，是紧靠黄河的一片荒地。三十里长的滩地上，看不见一株树，里滩是蓬蒿遍野，外滩是黄沙连天，一刮大风，就是沙尘漫空，抬头不见天，对面不见人。几场大雨，往往又引起河水漫溢，把滩地变成一片汪洋。到了夜晚，那更可怕，四野蓝光幽幽，嚎声不断，滩

上又成了狐狼橫行的天下了。

無路可走的難民們只好投奔到這樣荒涼可怖的黃河灘上來。這兒聚集了幾千人，修德也和別人一樣，在草叢里搭上个草庵，就動手開起荒來。修德年輕力壯，有骨氣，在家乡的黃河灘上就種慣了地，他相信：人不虧地，地不虧人，這兒的地荒怕啥呀，只要下勁兒干，就能種庄稼、打糧食。

修德決心下定了，就是兩頭牛也拉不回頭。為了開地，他出去賣了十天短工，掙來了一把小鏟。有鏟沒有鏟把。一根木棒兒，說不上是啥希罕物兒，可在這一棵樹不長的北灘上，那比大海里撈針還難哩！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修德就用這沒把兒的鏟，躬着腰開地，挖掉亂根糾纏的葦子、蒲草、羊奶子、馬林子……一小片、一小片地把田開出來。

一家人累死累活開了一點點地，種上了綠豆，眼看着就收了，一場大水沖了個精光。剛剛過了水災，大風沙又吹跑了草庵。再搭上个草庵住吧，誰知新的災難又降下來，那原上的土豪劣紳來奪地了，他們賄賂了反動軍隊，一把火点燃了千百個草庵，火光熊熊，染紅了北灘，染紅了黃河，染紅了半个天！

想奔出個好日子的想法，這回是破滅了。母親和妻子在痛哭，修德在嘆息，他常咬着牙在想：“這是個啥世道？難道真沒有窮人的活路？”

活路？有！這個時候，解放戰爭的炮聲，已在河對岸猛烈地响起來了。一九四七年冬天，修德接觸到革命，找

到了党。一位我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第一次使这个穷苦人弄清了道理，使他知道了贫苦和不幸的由来。

他告诉修德：“河东的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就要打过来了……”像在沉沉的黑夜里看见了一盏明灯，苦了三十多年的修德，立刻眼前亮堂了，他觉得有了奔头。党、毛主席、解放军……翻身、革命……一连串新鲜的字眼，带给他多少力量和希望呵！三十六岁的修德，终于找到了“母亲”！

修德毅然地参加了革命，接受了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当了交通员，为党传递信件。虽然日子还是那么艰难，喝凉水，吃花生饼，坏血病使他掉了牙齿，可他不在于。没有扁担挑柴禾，用了根秃尖的三叉棒，肩头磨的流血，他也不当回子事。一挑二百多斤柴，忽闪忽闪走十里也不歇气儿，活儿再累，他却哼起家乡的梆子腔来……这一切一切，当然瞒不过老母亲的眼睛，老人敏锐地发觉了儿子在变，因为儿子不再叫苦，不再叹气，而是脸上在笑，嘴里在唱，这的确叫白发人感到了万分惊奇。有时，老母亲会耐不住地问儿子：“孩子，你凭啥高兴？有啥喜事？”

修德知道党的纪律，心中喜欢，但不能对母亲明说呵！遇到这个时候，他只能憨厚地嘻嘻笑一阵，然后对母亲说：“妈！是有喜事，快啦！”

四

老母亲终于懂得了儿子所说的话，不久，北滩上晴了

天——解放啦！

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三十里的黄河滩地。北滩改名叫新民滩。修德和几千难民一样，迎接了自己的队伍，欢欣鼓舞地庆贺了自己的翻身。

修德辛劳地为大伙儿办事，解放以来，就在滩上工作，连续被人们选为治安委员、民兵队长和乡长、乡支书。成立了新民公社之后，他又担任了这个公社的社长。

解放后十几年，党把这个一字不识的庄稼汉，培养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好干部。修德一时一刻不忘党的教导，他在黄河滩上熬过日月，受过苦难，现在却是信心百倍地领着大伙儿建设、改造黄河滩了。

解放后第二年，荒滩就开始造林。修德和他的老战友丁绍曾（全国造林模范）老汉共同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领导同志说：“要治住风沙，管住洪水，就得植树造林！要改良土壤，保护庄稼，就得植树造林！植树造林是消灭贫困，改善人民生活，彻底改变穷滩面貌的唯一途径！”

党指出的这一方向，鼓舞了全社的人们，十五年来，修德牢牢地记住党教导的话。他和丁老汉一道，依靠了滩上的群众，顽强地战斗在黄河滩上。他们从百十里外拉来树苗，一株一株地种到沙地上去。不怕风、不怕水、不怕栽不活，他们战胜了种种困难，坚持年年种植、年年扩展。经过了十几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千年荒滩完全改变了面貌。现在谁会相信这就是十五年前的北滩呢？那时候三十里滩地没有一株树，现在却是一片浩瀚葱郁的绿海，

千万株白楊、刺槐、沙柳，緊緊箍住汹涌的黃水，維護了十万亩良田。解放前后的黃河滩，簡直是两个絕然不同的天地。

植樹成林，挡住了風沙洪水，也改造了盐碱地的土質，庄稼一年比一年长的旺，粮食也一年比一年收的多。不久以前，新民公社还是一个出名的缺粮社，每年政府要从外地調拨进来五十万斤粮食。县委董書記曾經問过修德：“你們社多咱能不向国家要粮呢？”修德有把握地笑着答：“快了，再过些时候，我們不但不向国家要，而且还要向国家卖余粮哩！”董書記高兴地拍着修德的肩头說：“好，有志气，我等着听你們的好消息！”

修德沒有說空話，他跟社員們一道，大搞农业，一边务田，一边开荒，連續地获得了花生、棉花和粮食的大丰收。一九六二年新民公社缺粮的历史就一笔勾銷了。这一年，新民公社向县委送出了一张捷报，修德代表全体社員去大会上汇报，他說：“我們社今年向国家交售二十五万斤余粮，以后我們一定年年卖，而且一年比一年卖的多！”

新民公社在前进，人們满怀信心地建設黃河滩，要把滩上变成一个五业俱兴的好地方。他們的理想正在实现，而且已收到了显著的战果。一九六三年新民公社被評为先进集体，派代表出席了省群英大会。

修德身为干部，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他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的不易，所以革命意志特別坚决，从来不怕任何困难。他坚持参加出間劳动，和社員們一齐干活，在干活当中，一方面摸問題，一方面就出主意。社員們高兴地說：

“修德的办公室搬到田头上来啦！”

修德不单参加劳动经常，而且能关心群众疾苦，对待社员充满了阶级感情。三队的周老汉半夜得了急病，修德得到消息，马上起来去找大夫，然后跑十几里去看老汉，去集上买药。老汉病好了，感动地直说：“修德是咱们的知心人，真是党的好干部啊！”

修德今年五十三岁了，他生在黄河滩上，长在黄河滩上；他从黄河滩上外逃过，又在黄河滩上落了脚。黄河滩上他有过家破人亡、骨肉离散的痛苦，但也有着家丁兴旺、丰衣足食的欢乐。新旧社会的黄河滩，却给他二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在他从河南逃到陕西的时候，只剩下了母子二人，可现在却是子孙满堂的九口之家了。三十多年的苦难岁月，十五年的翻身幸福，修德都深深地记在心里，他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他常常把儿子、儿媳、女儿、孙子叫到一块儿，开“家庭会议”，在会上讲过去的遭遇。他讲开封的黄河滩，也讲邵阳的黄河滩；他讲旧社会的北滩，再对比新社会的新民滩，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子孙、教育后代。修德说：

“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一家人！看看现在，想想过去，那就好好听党、听毛主席的话，加劲儿建设咱们的社会主义，千万千万不能忘本啊！”

周 亮 整理
郭 敦 插图

秀絨的泪

住在澄城县刘家洼鎮上的女社員秀絨，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哪里？她只記得：小时候是个不爱哭的姑娘。四岁那年，有一次跟姐姐上山挖野菜，为了采崖畔上的一棵大刺角，不小心摔下沟去，跌破了头，她也沒哭。这年年底，爸爸病死了，媽媽、哥哥、姐姐都哭了，独有她不知道哭；为这事，媽媽气得打了她，她仍然沒哭。可是，五岁那年的冬天，她哭了……

—

这是一九四二年，秀絨的家乡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顆粒无收。秀絨的一家由于父亲一死，失去了唯一的“靠山”，无奈何只得东离西散：哥哥到矿井里做苦工，姐姐送给人当小媳妇，秀絨和媽媽提着破竹籠四处討飯。

每天，天麻麻亮，媽媽就把秀絨从梦中喚醒，秀絨拉着媽媽的衣角，爬山过沟，东村跑西村轉。天黑了，秀絨和媽媽还在鄰村的村头待着，等富人給点残湯剩飯；有时回

不了家，娘儿俩就找一个破窑洞，蜷缩着身子熬到天明。

常言说：讨饭的也盼好年景。在玉米下种的时候，天下雨了。种下的玉米长得特别好，苗儿齐臻臻绿油油的，人们的心里都有了一丝丝希望。一天，娘儿俩讨饭累了，坐在地畔歇脚，秀绒躺在妈妈的怀里，闪烁着明亮的眼睛，高兴地说：“妈，玉米熟了，咱煮回‘棒棒’吃啊？”妈妈摸着秀绒的头，本想说：“娃呀！咱没种下半丁儿地，到哪里去掰‘棒棒’。”但她不愿伤女儿的心，强笑着说：“中，我娃等着。”秀绒说：“妈，把哥和姐都叫回来。”妈妈含着泪笑了。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在玉米长得尺把高的时候，遮天盖地的飞来了一群群蝗虫，转眼工夫，绿油油的玉米地全变色了，苗苗给糟蹋光了。这一来，给饭的人没有了，要饭的人更多了，秀绒和妈妈的生活更艰难了，可是秀绒仍没有忘掉吃玉米“棒棒”的事。

转眼到了十冬腊月。一天，妈妈哭着对秀绒说：“秀绒，妈今日想到远处去要，山高路远，你留在家，等妈要回来给你吃。”秀绒是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答允了。妈妈擦了擦眼泪，慢慢地走了。

秀绒倚在门口，像只嗷嗷待哺的雏燕，等着妈妈。

太阳偏西了，妈妈还没有回来。秀绒饿得实在受不住了，肚子咕噜咕噜地直叫。她用小拳头打着肚子，心想不叫就不饿了，可是，越打越叫，越叫越饿。最后，她爬着回到了屋里，走到炕边，迷迷糊糊地扒着睡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秀绒妈妈讨饭回来，走到村口，看

見一个外乡人，背了个鄰家的娃娃，对着面走来。娃娃的媽媽在后面抹着眼泪。这个外乡人，头戴瓜皮毡帽，身穿翻領老羊皮袄，猴面鼠眼，一看就不是个正經貨。他端詳了一会秀絨的媽媽，笑嘻嘻地說：

“大嫂，这年月沒吃沒喝的，你要是娃多，让我給你养个吧！”

秀絨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折身走了。

回到家里，媽媽叫醒了秀絨，把半个饅塞在她的手里。秀絨咬了一口，仰起了小脸高兴地說：“媽，真香！”小小的秀絨那知道这是媽媽从財主家的狗食盆里抢来的，为了这块饅媽媽的手被狗咬的流出了血。

媽媽看秀絨吃的香甜，心里舒坦极了。等秀絨快吃完最后一块饅的时候，她的心又像一块鉛似的沉下去了。她想：“明天吃什么？等着餓死，不如把娃卖了，逃条活命。”她想着想着，那个人販子的怪形又在她眼前閃了出来，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一把把秀絨搂在怀里，自言自語道：“不，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决不把娃向火坑里掀。”

一連几天吃不到东西，媽媽餓病了，从早到晚閉着眼睛，躺在土炕上。这天早晨，媽媽叫秀絨到煤矿上去找哥哥，好要些錢回来。秀絨好不容易摸到了矿上，狠心的矿主說啥也不让見，她只好空着双手，一步一步地回来。跑了这么远的路，秀絨餓的更厉害了，一进屋，便伏在媽媽的怀里哭了起来。媽媽摸着秀絨的头，心里像油煎似的，她

想：“我要是死了，把秀絨一个人撇下，这孤苦伶仃的娃娃怎样活啊！不如趁我还有一口气，把娃托付给别人家，娃娃有人家照管，当妈的死了也能闭上眼睛。”

刚巧，第二天人贩子找上门来了。

“大嫂呀！听说你病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还是趁早把娃卖了吧！回头好看病，再说娃也能保个活命。”

“他叔，钱我不要，我不能把娃当牲口卖，你要不嫌娃丑，就留下吧，娃大了她会报答你的。”

人贩子眨了眨老鼠眼，假惺惺地说：“大嫂，你放心，我眼前没娃，你娃养在我跟前，我亏不了她。”

妈妈叫来了秀絨，支撑着爬起身来，从破箱子里取出一件宽大的土布袄，给她穿上，扣好纽扣，拉展衣角，双手捧住秀絨的脸，看了一会，眼角流出了豆大的泪珠，抽抽咽咽地说：“秀絨，跟上你‘舅’走吧！”她想说很多很多的话，恨不得把这一辈子生活给她的一切全教给秀絨，告诉她已经把她送人了。可是，她什么也说不出。

秀絨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这个奇怪的来人，撅起小嘴，摇摇头说：“我不去，妈！”

“听妈的话，妈和你哥隔几日来看你！”

这时，人贩子“舅舅”掏出几块洋糖，塞在秀絨手里，她乖乖地扒在人贩子的背上，走了。

二

人贩子带着秀絨和另外两个姐妹：十四岁的玉梅，十

二岁的菜花，像被赶牲口那样，在冰天雪地里，没停点地走了两天，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秀绒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小脚上早就打起了血泡。血泡又磨破了，血水和渗进来的雪水混在一起，脚掌肉很快就和烂鞋底黏在一起了，痛得她好像在刀山上走着。三步一跌，五步一跤，到后来她实实儿走不动了，就苦苦哀求人贩子说：

“舅！……背我一陣。”

“啥！”

“大叔！你背秀绒一陣，她走不动了。”玉梅在一旁帮着说。

“不要紧，再有一里路就到车站了。”人贩子把头往老羊皮袄里一缩，猫着腰在前边走了。

秀绒的脚碰在一块刀刃似的三角石头上，心像被蛇咬了一口，痛得她跌倒在地上，喊着妈妈哭起来。

人贩子听见哭声，气势汹汹走了过来，说：“放灵醒些！你妈把你卖给我了，快走！”

秀绒一听是妈把她卖了，好像晴天霹靂，吓得直打战。“卖”字她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从前邻家叔叔有头猪是卖给人杀掉的，今天，秀绒也被卖了，是不是也要被人杀掉？小秀绒不敢再想下去……她忘掉了脚痛，爬起来冒着风雪就往回跑。

人贩子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踢了她一脚，掐住她的胳膊像拖一头小猪似的拉着走了……

这天晚上，他們赶到一个小鎮子，人販子怕花錢，不住店，把她們領到村外的一間破廟里。

“乖乖歇着，我給你們弄点吃的去。”人販子惡狎狎地說完，走了出去，用繩子把門环綁住，独自走了。

玉梅把秀絨拉在身边，揮去她肩上的雪花，亲切地問：

“痛嗎？”

“痛！”

“把鞋脫了，让姐看一下。”

玉梅和菜花帮着秀絨把鞋脫下，給她揉着两只冰冷冷的小脚。

“秀絨呀！忍着点，咱都是一根蔓上的苦瓜，只要以后能寻上个好人家，就不受这罪了。”

不知走了多少天，人販子把秀絨带到澄城县刘家注鎮。这天正遇集会，天刚亮，人販子就起来了，早晨給秀絨吃了頓飽飯，还帮她梳洗了一番，让她蹲在客店門口，对她說：

“有人問你多大，你就說七岁了，不要說五岁！”

“嗯，記下了。”秀絨抬起头来，疑惑了一陣說。

这时，过来了一个大汉，走到秀絨面前抬起秀絨的下巴，仔細看了一下，把秀絨提了提，吓得秀絨放声哭了起来。

人販子笑了，把帽子盖在手上向那个大汉伸过去，两个人的手在帽子底下动了儿动，只見那大汉摇摇头，把手

一抽，走开了。

人贩子正想发脾气骂秀绒，忽然又一只瘦骨嶙嶙的手伸到帽子底下来了。人贩子转怒为喜，赶忙把码子捏给对方。

这人叫刘蒙祥，是一家富农，家就住在刘家洼镇。妻子胡氏，是镇上有名的泼妇，绰号“母老虎”；三十岁上生得一子，长大了又聋又傻，又加上他家人性情刁恶，多少媒婆为刘家说破了嘴皮，跑断了腿，到头来仍然寻不下个媳妇，早想买个童养媳，可是没人。今天赶会，刚好看中了秀绒。当时就以一石七斗糜子的价，把秀绒买去了。

三

在那个封建礼教吃人的社会里，女人是不当人看待的。秀绒卖给刘家以后，就像掉进了人间地狱！母老虎跟她妈学到的那套封建“家法”，像枷锁般地扣在秀绒的身上！无情的棍棒，打得她遍体鳞伤。她是多么想念妈妈呀！妈妈不是说过，要和哥哥来看她吗？她恨不得马上见到妈妈，扑在妈妈的怀里，让她看看女儿遍体的伤痕，叫妈妈来救她，把母老虎痛打一頓。

从这以后，她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跑到门口，痴呆呆地望着大路的尽头，看有没有妈妈来看她，几个月过去了，还不見妈妈的影子。

有一天，母老虎要秀绒到邻家去寻鸡，她看见一家院

里，有二只小羊咩咩直叫，找不到媽媽了。秀絨正替小羊难过的时候，这两只小羊不顧主人的阻攔，突然从門口挤了出去，找媽媽去了。秀絨走出院来，心里忽地一閃，想道：“小羊自己能找媽媽，我为什么不能？”她把小嘴使劲一抿，决定逃出刘家找媽媽去。

第二年的正月十五，刘蒙祥一家大小，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秀絨偷着跑了。

秀絨走到村外，分不清东西南北，这么多的路，該走哪一条呢？正想着的时候，她就被刘蒙祥抓回去了。

秀絨被綁在磔椽上，母老虎瞪起眼睛咬牙切齿地用蘸过水的皮鞭在秀絨身上抽打着。

“你这屁大个娃，就敢偷着跑，哼！我叫你跑！我叫你跑……”

刘蒙祥抽着水烟站在一旁，嘿嘿地冷笑着：“打，美美的打，活着是刘家的人，打死是刘家的鬼，不要紧。”

秀絨咬紧牙，一声也沒叫喚，两只眼睛閃着憤怒的光亮。

秀絨被关在一个阴森森的窑里，昏迷地躺在地上，血渗透了衣服，她全身痛得翻不过身来，口口声声地喊着媽媽……

这以后，刘家怕秀絨再偷着往外跑，对她的打罵不那么凶了。可是另一种更痛苦的折磨开始了，这就是超过她体力几倍的繁重的劳动。

这一年夏收，秀絨才八岁。可怜她連镰刀把都不知道

怎么拿，更不要說割麦了，可是母老虎却硬逼着她下地，每天还给她规定行数，割不完就不让吃饭，割不完就不让回家。

这一天，天空万里无云，太阳光像火针一样在人们身上扎着。到中午的时候，村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全歇晌了，只有秀绒一个人还跪在麦地里“沙喇——沙喇——”地割着。她割一把麦，喘一口气，直一下腰，挥一把汗；累得她摇摇晃晃，真想躺下身子歇一歇，可是她知道割不完，回去母老虎一定要打她的，法难犯啊！只好又低下头割了起来……

天快黑了，地里的人们都回村了，连寻食吃的鸟儿也归巢了，只有秀绒那小小的身影，还在麦浪里晃动着。这时候，路畔上过来了一个好心的大叔，他见秀绒还没有回去，就关心地说：

“天黑成啥了，还看见割？回吧！”

“大叔，麦没割完，我不敢回去，回去就没命了……”

“走吧，不要紧，我送你回去！”

到了刘家大门口，秀绒停住了，她一见这黑漆大门就浑身打颤，两腿发软。大叔看她不动，知道她是害怕了，就亲切地拉起秀绒的小手，一同走进了门。进了窑，刘家一家大小正围在一起吃晚饭。

“我说大嫂呀！你的心太狠了！”大叔摸着秀绒的头气愤地说：“只有这么大点娃，黑天半夜，还不叫娃回

来？”

“看你大叔把話說到哪里去了，她不回来，还叫誰去背她回来？”母老虎假笑着說。

“瞧你說这話，你們就不能叫她一下？”大叔有些火了。

“誰不爱娃，迟早是一家人嘛——叫媽看，”母老虎一品話味儿不对，赶忙把話头一轉，一边說一边像老鹰抓小鷄似的把秀絨拉了过去，裝出怜悯的样子：“唉哟，看把我娃苦扎了。”就在这时，她另一只手已經偷偷挨到秀絨的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下。

秀絨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沒敢叫出声来。

冬天来了，晋北高原上下了一次少有的大雪，冻得石头都裂了縫。刘蒙祥一家大小穿着厚棉衣，坐在炕上还覺得冷，可是秀絨还是穿着那件破的成了烂布条条的土布袄子，每天还得到鋪滿白雪的山沟里去拾柴。

这天晚上，秀絨冻得像个冰棍，偷偷地躺在灶窝里，睡的又香又甜。誰知道，第二天早晨起来，两个脚指头冻流了。

近些日子来，母老虎看到秀絨不如以前好管了，有时竟敢当面頂撞她，早想美美地收拾她一顿。

母老虎藉口冬天活少，早上只給秀絨一个饅，晚上只准喝一碗稀糊湯，不許秀絨吃飽飯。

有一天，秀絨餓得連紡花車都攪不动了。她走进灶房，猛然看見瓮上放着一籠蒸饅，便順手拿了一个偷着吃。

了。誰知，母老虎很快地就知道了，便拿起一根棍子，沒頭蓋腦朝秀絨身上楞打下去。

秀絨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痛得在地上乱滚，母老虎还是不停点地打着。秀絨逃到門口，她打到門口；秀絨逃到屋后，她打到屋后。秀絨沒处逃了，身子一爬鑽进了案板底下。

案板下的蜘蛛網挂了她一脸，灰尘糊住了她的眼睛，她急忙轉过身来，一只眼睛正好碰上了母老虎的长烟杆，眼戳破了，她还没有来得及叫喊，烟杆又戳进了她另一只眼窝，她惨叫一声，抱着头从案板下滚了出来。刚刚碰在母老虎的脚上，秀絨不顧疼痛，抱住母老虎的腿就咬，“哎哟——”母老虎痛得直喊叫，手里的烟杆掬出了丈把远。

秀絨的眼睛肿得像颗核桃，眼前昏黄一片，模模糊糊地啥也看不清，痛得她整天捂着两眼团团打轉。母老虎怕左鄰右舍指着脊背罵她，假意儿請来一位“白先生”，在秀絨的眼上貼了两张膏药。

一个多月过去了，秀絨的眼睛不像以前那样痛了。一天上午，她小心翼翼地把膏药揭了下来。眼前黑洞洞的一片，啥也看不見了。她以为是膏药把眼睛糊住了，用手蘸了一点唾沫，使劲地擦了一擦，可还是看不見，她急忙用双手掰眼皮，咬着牙拼命地掰呀掰，眼角都快撕裂了，仍然看不見啥。她急了，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挖，抓得脸上出了血，心里像炸了似地想道：“难道眼瞎了？……”

是啊，秀絨的眼睛瞎了！她再也看不見太陽，看不見經常砍柴的社公山了，再也不能站在村口，向遠處張望媽媽和哥哥來接她了……

殘酷的舊社會，剝奪了秀絨僅有的一點歡樂……

劉家吸盡了秀絨的血，榨干了秀絨的油，看她再也沒用了，就把她賣給凌坡莊的劉保發。這一年，秀絨十二歲。

保發家是個窮家，三口人：爹、娘和他自己，住在山溝溝里的石崖底下，秀絨到他家的第二天，就跟着保發的媽媽出門討飯。

真是苦瓜并蒂心連心，保發家不嫌秀絨眼睛，對她很親。有一天晚上，四口人水米沒沾牙，保發出去要來一個饅頭，他媽就把饅頭切成四塊，燒了些開水，一家人推推讓讓地吃了。秀絨吃着饅頭，喝着水，小小的心田里又埋下了一顆希望的種子……

四

一九四八年九月，澄城縣解放了，黨和毛主席的陽光雨露，使秀絨這一個枯萎了的苗苗，抬起了頭，得到了新生。

那勝利的歡天喜地的鑼鼓聲，像春雷一般地震撼着秀絨那顆幼小的心。她在屋裏坐不穩了，讓村里的小姐妹們牽着她在歡迎解放軍的人群里竄來竄去。跟着大人們，舉起小拳頭，高興地喊着口號。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渡途中，洗劫了所有村庄，第二年春天，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眼下正是春荒时节，旧社会留给穷人心目中的饥饿的魔影，又使人们担惊受怕起来，穷苦人的脸上又笼罩着一层愁云。

这一天，秀绒一家人正愁得揭不开锅的时候，门“吱扭”一声开了。村长背着一袋粮食，满脸笑容地走进来。

“老嫂子，给你送粮食来了！”

一家人听说是送粮食给她们吃的，都惊呆了。

村长看见一家人迟疑的样子，心里就明白了，爽朗地笑着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咱穷人的救济粮，不问你们要钱，也不用你们还啦！”

当秀绒端起饭碗，一口一口吃着饭的时候，她突然想起和妈妈在冰天雪地里讨饭，想起了饿倒在炕上的妈妈……不由得落下了几颗豆大的热泪，自言自语地说：“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党和毛主席比爹娘都亲啊！”

秀绒长大了，心里一天比一天亮了，她那双从小就干惯了活的手发痒了。农村合作化以后，她成天摸索着干活，从早到晚，一刻也不闲。一天早晨，生产队的羊群放出去了，她和邻家的一个小姐妹，抬土垫圈。她俩刚抬到圈门口，秀绒一脚没踏稳，绊倒在地上。刚巧，党支书从地里回来，碰见了，赶忙走过来把秀绒扶起，拍掉她身上的尘土，关切地说：“和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让你干重活，你咋不听活呢！咱这么大的社，还养不起你个娃娃

家！”

“我不能坐在家里吃閑飯啊！我給社里添不了个斤斤，也能添个两两，就是把腿跌断了，只要还有两只手，我就要給社里干点活儿。”

从此以后，秀絨的活路越干越寬了：編草帘、剝棉花、剝玉米，只要她能干的活儿，她都泼命地抢着干。人們見了，都說她眼睛亮了。秀絨听了，高兴地說不出話来，心里甜滋滋地想：“不是我眼睛亮了，是我的心亮了！”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走上了幸福康庄大道的公社社員們，生产鬧得更热火了，生活更美了。这时，秀絨已經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大女儿春梅，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穿着紅花袄，背着天藍色的塑料书包，带着鮮艳的紅領巾，像一只小鳥似地，在去学校的路上，飞来飞去。一天晚上，春梅拿着刚发下来的新书，連蹦帶跳地从学校跑回来，还没有走进窑門，就大声地喊道：“媽，学校发新书了！”秀絨一听笑了，連忙把书接过来，瞎摸着凑在眼前，忽然眼前一閃，像影影糊糊地看見了什么，激动地說：“来，給媽念念。”

春梅用清脆的声音念了起来：“毛主席，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

听着听着，秀絨觉得眼前紅光一片，不知为什么她又滾下了几顆豆大的热泪！……

郑定宇 整理

苦难的脚印

澄城县葛家洼村，有个老人叫周克俭，旧社会讨了半辈子饭，是在黄连水里泡出来的人。如今，这位须发苍然的老人，常常坐在暖窑的热炕上，口里衔着个旱烟管，乐呵呵地对人们说：

“旧社会，我只有一个逃荒用的破独轮车，几根讨饭棍，冬天一家人躲在破庙里，晚上睡下，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睁开眼睛，可如今，瞧瞧——”每每说到这里，这位在旧社会里哭干了眼泪的老人，就用粗糙的手背，抹起自己的眼睛来……

一

二十四年前，周克俭的老家住在河南小禹州城北三十五里外的横山村。那年他刚刚三十五岁，有个五十多岁的老爹，过门不到十年的妻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不知道从哪一辈子开始，周家积下了一点祖业，给他传下了不到二十亩的薄田，三间遮雨不避风的烂草房。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国民党反动派

消极抗战，抱枪南逃，一路抓丁；乡下的地主豪绅，勾结当地的兵匪，逼租勒捐，趁势掠夺，小小的横山村，骤然变得像一座死寂的坟墓。白天，穷苦的农民提心吊胆地在田里做活，傍晚回到村里，不等天色黑定，就家家关门闭户了。

四月里的一天上午，他和父亲正在地里锄棉花，突然看见远处的小路上扬起一片尘雾，几只高头大马飞蹄而来。田野里锄地的人，把锄头一扔，一边向村里跑，一边喊叫着：“黄皮土匪来啦！……”

“爹！”周克俭抹了抹额上的汗水，喊了一声，拉住父亲的胳膊就跑。

老人向前踉跄了几步，把胳膊一甩，说：“慌啥，匪兵能把咱穷种出的咋样！”说着，提起水罐子递给儿子。“怕是来抓丁的，你年轻，回去躲一躲，过一阵子，提点水回来。”

周克俭接过罐子，望了父亲一眼，转身就跑了。

等他提着罐子回到田里，却看不见父亲那驼背的身影了。躲藏在地沿土洞里的人鑽出来，说他父亲被土匪绑票了。

周克俭一听，好像挨了个炸雷，头轟地一声，急得眼前直冒金花。他跺着脚骂了一句：“这群畜牲！”便不顾众人阻拦，操起锄把就追去了。跑了一段路，他停住脚望着，空荡荡的田野里，连个影子也见不到，到哪儿去追呢！

过了几天，有人到村子里来传话，说要交出五百元钱才能把人赎回来。听说父亲有了下落，周克俭那颗吊在半空的心，总算沉下来了。可是，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

节，穷人家一天两顿稀糊汤都喝不上，到哪里去凑五百元钱呵，这不是逼人的命么！周克俭脸上的愁云越来越重，每天吃不下饭，喝不进水，老婆也从早到晚坐在炕头上，扯起衣襟抹眼泪。

一天晚上，周克俭的老婆，含着眼泪把老二卷才往丈夫怀里一塞，扭过身去抽泣着说：

“我想好了，实在没法子，就把荀女和老二卖了吧！……”

周克俭猛地一惊，抬起头来，望着怀里的孩子，望着背过身子正在抹眼泪的妻子，心想：“这不是剜她的心么！”他站起来，长叹了一口气，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

“把地卖了吧！”

“卖地？爹回来该怎么交待呵！再说，麦子过两个月就是到嘴的粮食呀！”

“瞎，只要爹能回来，谁还顾得这些个！”

十三亩地一卖，只剩下几亩地了。这苦难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全家老小六条命，光靠这巴掌大的几亩地能活下去么！没办法，第二年，周克俭只好求情托友，向村里的豪门富户租下了一块不到十亩的田地。

穷人的路，真是越走越窄。这年夏天，当地王老虎的杂牌军和地痞土匪，在乡镇里轮回抢劫掠夺，比以前更加凶残，害得小禹州一带，家户断炊，田地荒蕪。为了逃丁躲祸，周克俭一家随着横山村穷苦的乡邻，纷纷扶老携幼，逃进了小禹州城里。过了两个月，等他们一家人回到

自己乡上的时候，村里那三间破草房，早已被土匪兵烧得一光二净，只剩下一片焦黑的残垣断壁了。

“老天啊，你睁开眼吧！……”他的老爹仰起怨天怨地、老泪纵横的脸，悲忿地喊道。

周克俭一屁股蹲到墙边，唉声叹气地拍着大腿说：“这群害国殃民的畜牲，真没有咱穷人的活路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在自己的土墙根下，望着星天，躺了一夜。第二天，周克俭和他父亲在上堆里掘出几根焦糊糊的烂木椽，又到野地里割了些茅草，依着剩下的半截子土墙，搭了个又低又小的茅草棚。他们一家大小六口人，就挤在这座草棚里，度过了阴雨连绵的深秋和风雪飘飞的冬天。

二

一九四二年，河南遭到了大旱，小禹州一带，从春到秋，一丝雨也没下，天上连个云影也没有。土地干得裂开了嘴，种下去的玉米，没等放出叶儿来就干死了。玉米死了，种谷子，谷子死了，又种荞麦，一连种了三回秋，地壟里仍然不见一株青苗。秋田颗粒未收，穷苦的农民只好提着破篮子，到野地里挖野菜剥树皮。狠心的地主，不管穷人死活，照样进门催租逼债，害得穷人交了种子退了地，一家人流离失所，出外逃生的家户越来越多了。

这一天，周克俭和老婆领着十三岁的女儿荷女，出去采野菜，一路上走的尽是向西逃荒的人群。周克俭的老婆一边挖野菜，一边向丈夫说：“地退了，租子交不上，在

家里怎么熬啊，不如跟他们一样，早些到别处去逃条活命。”

周克俭说：“回去跟爹说说吧。”

晚上，周克俭的老爹坐在炕头上，怀里抱着今年生下的不满七个月的孙儿，默默地想心事儿。

周克俭一边吃着煮烂的糠皮野菜，一边对父亲说：

“爹，我看咱们也走吧！”

“家里没吃没喝的，不能等着饿死呀！”儿媳妇也插进嘴来说。

老人坐到炕头上没有言语，过了一会，才抬起头来说：“庄稼人往哪儿走？出去连块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爹，人家说陕西没年饷，咱们到那儿去吧，用不了个把月就走到了。”周克俭说。

老人把孙儿递给儿媳妇，叹了口气说：

“要走，你们带上孩子走吧！以后年景好了再回来，我留在家守着咱那几亩地，再说你五伯也不走呀。”

“你老人家不肯，那我们也不走了。”儿媳妇说。

“瞎，你们带上孩子走吧，出去也许能逃个活命，我是土埋半截子的人啦，一张嘴留在家，怎么也好对付。”

第二天，他和父亲商量了一阵，把十三岁的女儿苟女卖给村里一家姓林的做了童养媳。苟女的妈知道后，抱着女儿对哭了一天。

周克俭对妻子说：“苟女跟了人家，总算有口饭吃，只要命能保住，咱做父母的也算对得起她了，再说，女儿家总免不了要给人的……”

阴历七月十九，周克俭和他老婆孩子就要离开乡土横山村了。早晨，他爹东邻西舍地凑借了不到四升糠皮，叫儿媳妇合着野菜叶子烙成了干巴巴的糠皮饼，准备路上带着充饥。这时候，周克俭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喊了一声：“爹！”便和父亲面对面蹲在屋里，一直沉默着，父子俩谁也没说话，只有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在炕上哭着，叫着，闹着。

过了一会，周克俭的五伯推着一辆独轮车，吱吱呀呀地进院来。进了屋，没等站定，他就说：“侄儿，听说你要走了，五伯没啥周济，把这架车子推上吧，孩子多，担着不得劲，以后年景好了，可要回来看看你五伯呀！”

“伯，你……”周克俭站起身来，泪珠快滚下来了。

“侄儿没办法呀，这鬼世道，逼得咱只好走这条路！”

这一天，周克俭把七个月的进才和三岁的卷才放在车上，让妻子领着老大，一同走出院门。这时，卖给林家的女儿苟女跑来了，扯着妈妈的衣襟哭喊着。她每喊一声：

“娘呀！”便像一把刀子，剜着母亲的心！

周克俭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他喊了声：“爹，儿走了！……”便推起车子，带着老婆，慢慢地向村外走去。

走出好远，他们停住脚，回头望一眼父亲那矮小的身影，望一眼自己的乡土和村庄，听着女儿那撕裂人心的哭声，从村头阵阵传来……

三

周克俭带着老婆孩子，像秋风里的枯叶一样，到处飘

蕩。不知走了多少天，路过了多少村，翻过了多少原，一天黄昏，他們终于逃进了陕西境内。九月末的一天，周克俭一家大小来到澄城县以南十几里的窑头镇。他听说这里有一个煤矿，到井下挖煤可以混碗饭吃。他刚把车子放下，就跑到煤矿上去了。矿主见他面黄肌瘦，衣着褴褛，知道他没多大力气，便代理不理地说：

“我这儿入够了，你另走路吧！”

“掌柜的，收下吧！……”周克俭央求道。

矿主搭拉着眼皮，装做为难的样子说：

“看你怪可怜的，那就留下吧。咱要说清楚，在我这儿干活可没工钱，只管饭吃，干一天活，井上二斤、井下四斤，塌死砸伤我不管！”

“掌柜的，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饿着肚子，能不能多少给点工钱？”

“瞎，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嘛！只管饭吃不开工钱，你愿干就干，不干就滚，少说废话！”矿主把脸一沉，袖子一甩，扭身就走了。

周克俭一想，多少能给些馍糊糊口，总比讨饭饿着强，便追了上去，和矿主说定了。

第二天，他开始上工给矿主绞煤了。

早晨发的二斤黑面馍，他只啃了几口，就用裹头的烂手巾包起来，留着晚上带给老婆孩子吃。几个月来，在风雨里逃荒赶路，没吃上一顿饱饭，他像得了一场大病，早就筋疲力尽了。如今突然摇起这粗大的轱辘，绞着一百多

斤的煤籠，感到分外吃力，每絞上一籠煤，他就累得渾身打戰。

快到下工的時候，他肚子餓得咕咕叫，出了一身虛汗。他咬着牙，硬挺着抓起沉重的搖把絞着。漸漸地，他感到眼前一陣發黑，突然一失手，百十斤重的煤籠隨着井纜急沉下去，倒轉的搖把像飛輪一樣旋轉起來，猛地一下，將他甩了出去！

井上的監工聞聲趕來，二話沒說，舉起木棒就朝周克儉的身上打下去，口里罵道：

“黑鬼，誰叫你偷懶！啊？……”

周克儉的肩膀摔破了皮，他支撐着爬起來，大聲地說：“你凭什么打人？”他真想跳過去，奪下工頭的木棒，還他几棍子！附近的工人圍過來，給監工說了些好話，工頭才搖搖擺擺地走開了。

傍黑，周克儉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土窑里，只見老二卷才坐在洞口，哄着哭得喘不過氣來的老三。妻子是帶着老大苟卷出外討飯去了。他抱起老三進才，順手解開頭巾，啃了一口冷饅嚼爛，用粗笨的手指塞到孩子的嘴里，孩子立刻不哭了，貪婪地抵動着小嘴。

過了一陣，妻子拖着苟卷回來了。她看見丈夫坐在窑洞里喂孩子，心里像有了依靠，笑着問：“干了一天，活重不重？”

周克儉沒說話，用鼻子嗯了一聲，把四五个黑面饅遞給老婆。

妻子接过黑面饅，惊愕地問道：

“一天給二斤饅，你咋剩这么多？”

“吃不下……”他吁了一口气，本想把今天挨打的事和老婆說說，吐吐这一肚子怨气，又一想：“別叫老婆再为我操心难过了吧！”便側着膀子，蜷縮起腿脚躺下去了。

个把月来，每天領二斤黑面饅，除去給老婆孩子留一斤，自己只能用一半填肚子，時間一长，身子就支撐不下去了。

这一天，周克俭决定要下井挖煤。他心里想：“挖一天，可以領到四斤饅！自己吃上二斤，老婆孩子也能多吃几口。”

当他領到冷饅提着鷄儿灯走到井口往下一看时，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这黑古隆冬的口子到底有多深？井底下是个什么样子？下去还能出来嗎？……他想着，想着，脊背“啪！”地一声，挨了一板子，回头一看，那贼眉鼠眼的监工早就站到身后了。

“掌柜的，我还是留在井上被煤吧！”周克俭央求道。

“啥？饅吃了，油領了，不想下？那有这么便宜？下！”随着罵声，几木板子又重重地落到脊背上……

这竖井足有五十多丈深，周克俭縮着身子坐在煤籠里，伸手抓住湿漉漉的井纜，像下到十八层地獄，眼前漆黑，耳旁呼啸，井下的冷风袭来，冻得他骨头都打寒战。越往下沉，繩子摆动得越厉害，头和肩膀在井壁上乱擦乱撞，头破了，衣服破了，临到井下，昏昏沉沉地差一点倒在地上。

他站稳身子定神一看，心里不由得一惊，这是人干的

活么！只见一个个光身赤背，气喘喘地掬着沉重的铁镐，镐尖下去，煤屑迸溅一身。四周是用木架支撑的又低又窄的煤洞子，几个拉煤的工人，仰着只见两个白眼圈的黑脸，唉声叹气地从洞里擦着地皮爬出来。

监工见他是个白头（第一次下井的人）就把他领到离井口最远的洞子里去拉煤。周克俭照着别人的样子把鸡儿灯绑在头上，顺着洞道爬了进去。

洞道里弯弯曲曲，又低又黑，一抬头就碰到洞顶的石板。高低不平的洞底积满了水，爬了一节，他全身的破衣服就浸湿透了。

借着油灯的微光，他看到头上的木架有几根压断了，好像立刻就要塌下来，他闭上了眼睛，战战兢兢地爬了过去。这时他想：“要是砸死在里边，老婆孩子可怎么过呵！”

周克俭爬着拖了几回煤，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了，鸡儿灯在他头上摇摇晃晃，油点子变成火球，顺着额角流下来，把眉毛和脸颊都烧焦烫伤了。渐渐地，他闷得透不过气来，头阵阵发晕，不断呕吐，最后，突然昏躺在煤水里了……

过了一阵，他被冰冷的地下水泡醒过来，头上的灯淹灭了，煤油流的净光。他不知道自己爬到什么地方了，前边看不到一丝光亮，离井口还有多远呢？他喘了几口粗气，咬紧牙，扒着布满水坑的洞底，向井口慢慢爬去……他身子刚爬出洞口，工头就在那里等着他了。

“妈日的，拉一回得一年！”工头骂道。

“掌柜的，我在洞里昏过去了。”

“胡說，我叫你偷懶！……”說着一頓木板“啪啪”地打將下來。

周克儉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忽地從洞口爬起來，把煤車一掀，煤塊翻倒一地，瞪起眼睛站在工頭面前舉起拳頭在工頭眼前晃了幾晃。工頭吓得倒退了幾步，他剛要掄起木棒，只見井下的工人群聚而來，每個人的胸膛，都像埋着一座快要噴射的火山，憤然不平地起伏着。工頭見勢不妙，落下手中的木棒，像一只賴巴狗似地溜走了，口里不停地罵道：“好大的膽，你們要造反啦！……”

下了工，周克儉咬緊牙忍着痛走出井口，傍晚的余輝晃得他睜不開眼睛。停了一會，他才發覺自己的鞋底磨透了，手和腳被井下的石頭路擦得流出了血，褲管和衣袖綻開來，滴着烏黑的煤水。

到了家，妻子看見丈夫累得不像個人樣子，滿臉忿忿的怒氣，便沒敢多問，只是心疼得落下淚來。她捨不得吃，把幾個冷饅都給丈夫和孩子泡上吃了。

有一天，周克儉拖着兩只麻木的腿杆下工回家，突然瞥見礦上的門旁有一個老人，身上背着個破行李卷，拖着一根棍子，抖抖瑟瑟地站在牆腳，向出門的人群里尋覓着。他站住腳，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不是自己的老爹嗎？他怎麼找到這裡來了呢？他喊了一聲：“爹！”便穿入人群，急忙走過去。

老人見到兒子，又驚又喜，急急慌慌地把兒子上下打量了一眼，抹着老淚說：“這幾個月，你可怎麼熬的



呀！……”

周克俭背过行李卷，扶着老人說：“爹，回去說吧……”

回到窑里，一家人见到老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苟卷的娘在洞外摸黑烧了些开水，六口人便挤在土窑里，喝着水，啃着黑馍，谈起话来。

周克俭的父亲喝了一口水，叹着气说：

“你们走后，咱那里还是一滴雨也没下，村里的人把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死的死，逃的逃。爹打听到你们的下落，把咱那几亩地卖了，当了盘缠钱，就投奔到这里来了……”

“爹，咱苟女呢？”苟卷的娘一边喂孩子，一边问道。

“唉，可怜那孩子呀！”老人说着落下泪来。“灾荒年月里，林家那肯把饭给外来的童养媳妇吃，不到一个月，就把孩子折磨死了！”

苟卷的娘听了，弯下腰，伏在老三的身上哭了起来。周克俭也低下头，一边叹着气，一边抹眼泪……

真想不到，一家人又在这别土异乡团聚了，每个人心里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欢慰，但更多的还是酸辛的眼泪。讨饭吃的人家，突然又多了一张嘴，怎能不叫人更加忧愁呢？这些天来，周克俭的爹，一看到自己的儿子把挣来的馍，带回给自己和孩子吃，而自己却勒着肚子挨饿时，嘴里那口饭就咽不下去了！他想，如果儿子病倒了，这一家老小可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当儿子回来之后，周克俭的爹，就对儿子说：“爹不在这住下去啦！明天到北山里找点活做，那里

庄头多，要飯也比这好要些。”

“爹，往那儿走呀，儿宁可不吃，也要养活着你老人家。”周克俭急着說。

“一家人刚凑在一起，可别再四分五散的了，咱們餓死也要死在一块！”媳妇接过話来。

“瞎，爹不忍心拖累你們啦，走到那儿还不是要飯吃？等明年开了春，爹在北山上开点荒，日子就过去啦。”

第二天，周克俭的老爹出去討要，一直到天黑还没回来。周克俭实在騙不住了，便爬起来，走出窑洞，站在夜晚的小路上，望着、喊着。眼前大雪纷飞，哪里看得見父亲的影子呢？他回到窑里，心中万分难受，悽楚地和老婆說：“这么冷的天，爹真的走了。”

腊月初的一天，苟卷的娘出去討要，走在窑头鎮的街上，看見一群人围在两三个窑洞門口，噉噉喳喳地說着什么。人群当中傳出几个女人的哭声，这哭声随着冷风飄来，是那般悲悽，揪心！苟卷的娘挤了进去，只見几个衣着襤褸、头戴重孝的妇女，坐在窑洞里哭喊着。苟卷的娘听到身旁的一位老人說：“唉，男人們場死在煤窑里，到头来連个尸首都見不到！……”

老人說完，众人就紛紛議論起来：

“媽的，資本家就知道賺錢，坑木烂断了也不換！那管工人死活！”

“去他媽的吧！不給他們卖命啦！”

……

苟卷的娘听罢，心里蓦地一惊，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她转身退了出来，饭也顾不得要了，急急慌慌地向回跑去。她恨不得一步飞到家里，能够看到自己的丈夫坐在窑洞里，抱着孩子安然地等着她。可是当她跑回窑里，只有三个孩子饿着肚子昏睡在麦草上，那里有丈夫的影子呢！她心想：“那是两块石头夹一块肉的活儿，要是他也有个三长两短，我娘儿们怎么活，再靠谁呀！”于是，她眼眶一酸，便伏在土墙上低声地哭了起来。

这时，周克俭回来了，进了窑洞，把头巾往地上一摔，气愤地说：“娘的，不干了！”

苟卷的娘呆住了，她抹去泪痕，望着丈夫那黄瘦的脸，惊异地问道：“怎么了？”

“这群喝人血的东西！工人砸死在井里，他们连管都不管，穷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么！”周克俭气呼呼地说：

“这个气再也不受了！”

苟卷的娘搂着三个孩子的头，含着泪说：

“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周克俭忿忿地拍了一下大腿说：“要饭！”

四

一个风雪弥漫的黄昏，他们来到澄城县西北五十多里的葛家洼村。村南有一座岳王庙，庙内一丈见方，紧靠后墙的土台上，立着几尊彩塑的泥像。周克俭领着老婆孩子走进庙来，身子顿时暖和些了。七岁的苟卷望着那青面獠牙

的泥像，連忙用凍得紫紅的小手捂住眼睛，躲在娘的身后。

等天色黑定，周克儉出去抱了一些麥草回來，鋪在地上，又拾了些柴禾，把討來的冷食熱了些，給孩子和老婆吃了。末了，把小車子橫過來，頂住廟門，一家五口才合着一條破被子睡下了。

臘月十七，下着連天大雪，那紛紛揚揚的雪花，鋪滿了田野。周克儉和老婆孩兒們，冒着大雪走遍了所有的村路，身無棉衣，飢腸欲斷，每次討要回來，籃子里除了落滿一層冰冷的白雪，什麼也沒有。孩子的腳埋在雪里走路，風吹氣寒，手脚很快就凍爛了，成天流着黃黃的膿水。

一天晚上，苟卷的娘領着老大討要回來，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門邊，借着清冷的月光，縫着破褲腿。周克儉把討來的冷饅用水煮成面糊糊，遞給老婆說：“明天再縫吧，先喂喂孩子，以後走路要當心，地邊上麥刺多得很，咱這爛褲子一挂就是一條縫呀！”

苟卷的娘沒說話，心里一酸，淚珠就像斷了綫似地滾下來。

“怎麼又哭啦？方才的話就當我沒說，喂孩子吧，別哭啦。”

“爹，我和娘出去要飯，狗把俺娘的腿咬壞啦！”苟卷聽到爹在屈說娘，嚙着小嘴說道。

周克儉聽兒子這麼一說，身子像觸了電似的，急忙挨過去，看着老婆的腿。

苟卷的娘一边喂孩子，一边抹着脸颊上的泪珠说：“不碍事，我用破布条子缠住了。”

周克俭气愤地骂道：“地主的心比狗都狠！往后饿死也别到这些狼窝门前讨吃的！……”

一家人讨了一天饭，还不够孩子吃的。三岁的卷才扯着娘的衣襟哭着，口里喊道：“娘，我还要吃哩！……”苟卷也不肯睡，紧紧靠在娘的怀里，亮着两只大眼睛，向大人巴望着。苟卷的娘摸着孩子的头，含着泪说：“孩子呀，忍着点吧，明天天亮了，娘给你们要大白馍吃，睡下吧，听话……”

孩子没吃饱，哭着不想睡，老婆也只喝了几口面糊汤，这么冷的天，忍着饥肠躺一宿，明天还能活么！周克俭想罢，蓦地站起来，拄起讨饭棍子就想走出去。

“到哪儿去呀，他爹？天黑一会了，家家户户都关了门，到哪儿要去呀！”

“到地里挖点蔓菁，你和孩子先躺下吧……”

严冬的夜晚，田野里铺着一层半尺多厚的积雪，周克俭踏着灰蒙蒙的小路，摸到一块蔓菁地里。他拨开积雪，用棍子吃力地挖着。地冻得又实又硬，老半天才挖出三五棵蔓菁来，最后他只好拔了些冻得干黄的蔓菁叶子，蜷缩着身子，回到庙里。

这时，三星已经出来了，渭北高原上的每一个村庄都静悄悄地睡去了。而在这座冷清清的破庙里，周克俭和妻子却饱含着泪水，正在用煮好的几棵蔓菁和一把干黄的

叶子，哄喂着自己的孩子……

一轉眼，年根儿到了。腊月三十的晚上，村子里財东人家的門口，张灯結彩，爆竹連响，屋子里敬神祭祖，酒席盛宴的香味飄出来，散滿了村巷。

夜里，周克俭一家大小討要回来，空着肚子躺下了。刚一合眼，就冻醒了。孩子在麦草窝里翻滾着，哭叫着。周克俭坐起来，想出去提点水，回来燒开，灌灌肚子暖暖身。他叫老婆把草繩和褲带接起来，系在罐罐上，又端起个沙鍋，走出庙門。

村子里的水井都是十五六丈深，穷人沒井繩，就別想喝井水。他想了想，只好去提富戶人家的窖水了。他摸着黑，悄悄地来到一家院前的水窖边上。他爬在地上，把头伸进窖里，才慢慢吊上一罐子水来。誰知刚提到中間，繩子断了，罐子“随”地一声掉下去！

响声惊动了院里的人，一条黑影提着灯笼走出門来。

“誰呀？”那黑影認出是周克俭，便把院門使劲一关，恶声恶气地說，“穷要飯的，大年三十晚上，別冲了我家的財气！”

周克俭一听，罵道：“娘的，你們的財还不是从穷人身上刮去的！”說着，他忽然想到黃龙山里八路軍游击队打土豪斗地主的消息，便把怀里的沙鍋往地上狠狠一摔。

“瞧着吧，你們的好日子长不了！”

午夜，周克俭被村子里迎神的爆竹声惊醒，他睜着眼睛，透过庙門的縫隙望着星天，心中若有所思。

“天快亮了！”他翻了个身，对妻子喃喃地说，“穷人总会有个出头的日子的，你信么？……”

五

如今，这位六十一岁的须发花白的老人，已经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了，用他的话说：“今天，才真正活成了人，可掉进福窝里了！”

说来也巧，解放后他分得的两孔砖窑，刚好和先前那座岳王庙南北相对。每天一开院门，一家人就望得见那座破庙了。早晨，周克俭老汉拾上一篮子粪回来，总要站在院门口，望一眼那座破土庙，然后转回窑来，一边吃着饭，一边和儿子媳妇们唠叨起过去的苦处来。天长日久，老伴就插嘴了：“让孩子们吃饭吧，别唠叨你那套家经啦！”老汉听了，把筷子往碗边上一敲，说：“哼！这家经非念不可！”如果儿子媳妇，甚至那三个不懂事的孙儿们，稍有不勤俭不合心意的地方，老汉就压不住火气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拍着土炕说：“滚！给我睡到破庙里去，我看你们这些娃娃们都忘本啦！”

一九五八年，公社成立时，队里打算拆平那座岳王庙，腾出些青砖垒猪圈。周克俭老汉听了，急得赶忙去找队长，说啥也不让拆。队长和他开玩笑说：“周大伯，你还想住那破庙么？”老汉当下一楞，内心的话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想了半天才找个借口说：“留下社里也能盛个啥嘛！”

队长迟疑了一会，笑着说：“你老人家的心思我明白

啦，不光留下給你家娃娃們看，讓咱村里的娃娃都看看，別忘了咱旧社会討飯那年月……”

這一年，隊里的棉花大丰收，刚好用上了這座廟。摘回的棉花都放在這座岳王廟里，廟里廟外堆得滿滿的，像座又高又大的銀山。社里要選個看花的，選來選去，推出個年輕人來。周克儉老汉沉不住气了，忽地站起來說：

“我不同意！年輕人睡神大！”他望望社員們，干咳了一聲。“大家要是信得過，這個差使就讓給我吧！”……

夜里，他在廟里不敢躺下，生怕合起眼皮睡着了。他像个老哨兵似地，在廟里院外轉來轉去，脚步放得那么輕，总怕惊醒了村子里熟睡的人們。轉了一会，他回到廟里，掏出旱烟袋來，想抽袋烟，刚把火柴划着，又一口气吹灭了。他望望身边堆得滿滿的棉花，从口里拔下烟管，独自笑了，心里暗暗地罵自己：“娘的，那來这么大的烟癮！……”

一連半个月，周克儉老汉很少合上眼皮睡一会。老婆見他瘦了，眼睛熬紅了，心里又疼又想罵。一天晚上，老婆拿条被子从家里趕來，把被子一丟，說：“今晚回家歇歇吧，我來頂你。”

“你那两只錐子脚，笨笨拙拙的，能頂个啥！”老汉听了，动气地說，“看棉花拿被子做啥？叫你来睡覺呀！”

“你不要老命了？再过几天就散架子啦！”

“看把你心操的，回去吧，社里的事你少管。”

“啥？社里的事我就不能插手么？”

老汉被問得无話可說，只好讓老伴看着棉花，自己躺

在庙里睡下了。

星月的清辉像水银一样，从门缝里泄进来，照得庙里明晃晃的。周克俭老汉刚合上眼皮，就醒来了，他放不下心，抬起身来，看见自己的老伴坐在门旁，借着朦胧的月色扞着鞋底。他抖抖精神爬起来，悄悄地走出庙门。

“怎么起来了？我说你呀……”

“瞎，你说我能睡得着嘛！”

夜静声息，皓月当空，周克俭老汉瘦小的影子在庙前庙后慢慢地移动着。他一边走着，一边沉思着，渐渐地，那一堆堆银白的棉花，满地的月色，突然在他眼前化成了一片纷飞的霜雪，雪花把他卷进了往日的记忆里去……他绕着这座曾经住过的破庙，望着渭北高原上公社的田野，听着村子里第一声报晓的鸡啼，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儿，真想马上折回身来，和老伴扯上几句心头的話……

棉花摘过，紧接着就是拔秆翻地。周克俭老汉看完棉花，一天不歇，第二天就起早上地犁地了。

冬月初九，是馮原鎮一年一度的古会，这天，牛碰巧要歇槽，地犁不成了，周克俭老汉背上孙儿和社員們也一起赶会去了。走出村口，他感到早晨的太阳这么红，天这么蓝，地这么宽！当他忽然想起十几年前，背着老二沿着这条小路讨饭吃的情景时，他不由得向这些年轻小伙子唠叨起他过去的事情来了……

李小巴 整理
郭 敦 插图

老 树 紅 花

逼 錢 粮

赵彦成幼年时，家里父亲、母亲、三个弟弟，共六口人。全家守着五亩沟坡地，沒有牲口，父子們就当牛作馬，鏟头磨秃了一把又一把，誰知一年的血汗，到头来不够官家的錢粮，只落得一場辛酸泪。沒奈何，父亲給财主打短工、卖炭。母亲沒黑沒明給人家紡綫织布拾棉花，拆拆洗洗抱娃娃。赵彦成引着弟弟，四乡沿門乞討，求爷爷，告奶奶，討的好了，当天还能給肚子填些冷菜剩飯；討的不好，只好肚皮当鼓敲。天黑了，遇上庙，庙就是家，遇上地里看庄稼的庵子，庵子就是家，遇不上啥遮身的地方，高墙角下就是家。

一九二一年，腊月。母亲刚生下第三个弟弟，三天米面沒沾牙，光喝干野菜湯。娃沒奶吃，楞哭楞哭，娃哭一声，娘的心碎一片，眼泪串綫流。父亲捶胸頓脚，直打轉轉，口口声声喊：“蒼天你咋不睜眼，看看穷人啊！”

一天，全家人正哭的恹惶，两个粮差冲进門来。大禍

又临头了。

原来，官家向老百姓勒索钱粮，每年两次，麦收一次，腊月一次。百姓们最难逃的是腊月关，这时穷家小户，十室九空，哪有钱粮喂官家的狗肥肠？因此人们把腊月叫“鬼门关”。每年腊月祭过灶神，穷哥儿们就跑出去躲差去了。赵彦成家因娘坐月子，还没来得及离家，就碰上了凶煞神。

只见两个粮差，一个麻杆腰，瘦猴脸，大烟吸的满嘴黄牙，牛眼睜得的溜溜转；一个身矮腰粗，肥头大耳，眯缝眼，说起话来，嘴一扭一歪。瘦猴脸，皮笑肉不笑，向着赵彦成的父亲说：“没逃外就是好百姓，你家的钱粮尾欠，今天好说好清。嗯。”父亲连忙向粮差哀求：“恩典恩典，我家实在……”没等父亲说完，眯缝眼早把铁绳“唰啦”一掬，雷吼道：“笑脸不识，爱挨硬头。”说着，铁绳像雨点似的在老汉身上抽打着，烂棉袄的花絮，白一块黑一块地绽开来。可怜的老汉倒在地上，呼天抢地。赵彦成的娘早吓呆了，像个木头人，她欲哭无泪，泪早流干了！赵彦成气的眼里直冒火星，拳头握得咯嘴响，恨不得揍狗彘粮差几个耳光，解解冤气。在那个黑暗的世道里，哪有穷人占的便宜，赵彦成的双手像系着千斤锁石，抬也抬不起来啊！

两个恶狗，一看打不出油水来，一手捂着鼻子，一手翻柜倒缸，什么也没抓到手。最后计穷了，黄眼珠子一溜，一个抽掉月娃身上盖的烂被子，一个拔了灶头的锅，

撒腿就走。赵彦成和父亲扑抓上去，死拉活扯，反被狠心的粮差踢倒，說：“这点破烂，还不够老子們的跑鞋錢。再要胡纏，小心狗命。”罵毕，揚长而去。

过 年

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

腊月三十日天快黑了。风雪交加，紛紛揚揚，远山近村迷迷茫茫。这时，財主赵閻王的大院，屋頂上冒着一股青烟；跟着傳出一陣陣的爆竹声，火药味扩散在村庄的上空。这意味着財主家要过年了。

“娘呀，我要花炮哩！”赵彦成的母亲在草屋里正为人家紡着线，不懂事的小弟弟牛娃听着爆竹声，从門外跑进来，扳着娘的肩膀直搖。

“等陣，你大回来了給你。娘的乖娃，好好听話。啊。”赵彦成的母亲一面用手撫摸着牛娃的头，一面用焦急的眼光，不时地朝門外瞅着。天越来越黑，还不見丈夫的影子。

財主家过年，穷人过难。

明天就要过年，这陣，要米沒米，要面沒面，丈夫从赵家大院还没回来，她怎能不心急如焚。她記起今年开春丈夫給財主上工时，赵閻王說的天花乱墜，右一个都是一个祖宗，左一个都是一个赵字掰不开。今天听說丈夫吆着車到鎮上給財主又拉年貨去，她在盼望着丈夫能带回一点过年食用的物品。

“喇叭！”又一陣爆竹声从赵家大院傳來。赵彦成的母亲又扭头朝門外望了望，叹着气：“唉！啥时辰了，还不見回来，真沒心思的。”紡車还在嗡嗡地响着。

已点着灯了。雪越下越大。赵长庚赶車回来，赶忙把貨卸了，騾馬拴上槽，抱着滿腔希望，想到赵閻王面前要点东西，好歹过个年。誰知他还没有踏进赵閻王房子的門檻，赵閻王站在脚地，把手向外一揚，瓮声瓮气地說：“你找账房先生去。”說毕，房子門“咯啦”一声关上了。

“你一年工錢三石二，是不？”账房先生拨着算盘珠子，慢条斯里地說。

“嗯！”赵长庚順口应着。

“春荒时你借了一石六，是不？”算盘珠子响了几下。

“嗯。”赵长庚看着算珠，心里一沉。

“月利一升半！”算珠又响了几下。

“利？”赵长庚猛的像被毒蛇咬了一口，气急地說：“我預支的是工錢，怎么能算利？这不是把人朝死处逼哩。”

“嘿嘿！”账房先生奸笑了一声，把茶色硬腿眼鏡往上一按，說：“工錢归工錢，借錢归借錢，井水不犯河水嘛。工錢有言在先，年底一次結清，借錢就得算利，这是老規矩。”

真是无风三尺浪，晴天一声雷。赵长庚顛抖抖地站在桌前，像犯人听候宣判自己的命运一样。

一阵算珠“噼哩叭啦”响后，账房先生说：“本利加在一起，扣除全年工钱，净欠六斗四。”

“啊？”赵长庚两腿一软，只觉得天在头上转，地在脚下动，眼一黑，一个趔趄栽倒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赵长庚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赵家大门外的石台阶下，身上落了一层雪。这时，财主的漆黑大门已关上了，门前一对石狮子，怒睁着两眼，张着大口，像要把他一口吞了。他不顾一切扑上去，用手狠狠地拍着门环，门像山一样竖立着，一动也不动。

赵长庚拖着麻木沉重的双腿回到了自己草屋，刚一进门，牛娃跑过来，抱着腿喊：“大！我娘说你给我买下大花炮，我要哩。”赵长庚一把抱起孩子，有气无力地说：

“大今年给我娃没买下，明年一定买个大的。”

“不，不，你哄我哩。我要哩，我要哩！”

“谁叫你投生在这间草屋里……”赵长庚说着把娃放在炕上，蹠在脚地，双手抱住头，眼泪往腔子里流着。可怜的女人，一見丈夫这般模样，希望的泡沫，突然破灭了。她头上像浇了一瓢冷水，脚也不稳起来，软溜溜坐在炕沿上，心中像打翻了调味罐子，酸辣苦甜啥味都有，眼泪泉涌，抽抽咽咽问着丈夫：“到底是咋回事呀？”

赵长庚心比刀搅还疼，“哇”的一声大哭了，边哭边说着赵阎王的毒计……

这时，赵彦成和二弟弟要饭回来了，浑身成了雪人，

精明板冻成了铁青色。

“娘！你饿坏了吧！”赵彦成从破瓦罐里掏出半个烂馍，向娘手里塞去。

“呜呜——哇哇——”一家大小五口人，哭成了一团。

这时，隔壁住的长工老郭，听到赵彦成一家人的哭声，知道他年过不去，就用瓦盆端来了三升黄米。赵彦成的父亲一见老郭送来了米，感激地说：“又难为老哥了……”

老郭放下米，安慰地说：“我一身一口好混，你受的难，也是我的难，再不要见外了。”

逃 荒

一九二九年。眼看到了收麦的时候，半年过了，天没滴过一星雨。麦苗干得一放火能烧着，地皮张着大裂纹，秋田种不上，人们心似滚油煎。

可是，就在这当儿，财主们笑歪了嘴，他们认为发家的机会到了。赵阎王和一些有钱的人，睡在洋烟灯下一咕嚕，大钟一敲，说村子要祈雨了。

村东有个仙姑洞，修筑在一个高崖上面。传说仙姑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向她祈求，她便趁父亲睡熟的时候，将父亲藏水的宝葫芦稍微摇摇，溅出一滴水来，就是一场大雨。

夜里，仙姑洞里烛火通明，两旁人群一字跪倒，焚香

祈雨，口里念着：“金篩子，銀篩子，天上烏云大块子。金簸箕，銀簸箕，老天下得多多的。”

这哪里是祈雨，明明是赵閻王借祈雨为名，勒榨穷人的油水。赵閻王說的明白：每家繳两块白洋的灯油錢，誰不繳，誰就心不誠，誤了下雨，全家休想活命。这样，穷人沒錢繳，只好把一张张地契，一件件家当，送进赵家大院。赵彥成家沒东西变卖，有心卖了地，可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呀，活着靠它吃，死了靠它埋，千万不能卖啊！

一天，赵閻王領着几个狗腿子，冲进赵彥成家来，一站脚便破口大罵：“你家老小活够了嗎？为啥不繳灯油錢？”

“老东家，抬抬貴手，你看我实在拿不出錢来。”赵彥成的父亲哀求着。

“赵老汉，不要死心眼了，你有的是办法呀。”一个狗腿說毕，向赵閻王投去了一个邪意的笑眼。

“对嘛！活人还能叫尿憋死。”赵閻王冷笑着說。

赵彥成的父亲一听話味，果然是給他五亩地打上了鬼主意。低头不語。

赵閻王見一樁沒敲响鑼，火了：“給我把地契抽了。”

話刚一落点，几个狗腿便七手八脚，从烂木箱里取出了老汉的地契。就这样，老汉的五亩地，白白送进了狼口。

仙姑洞里的灯火，日日夜夜紅堂堂的。天依然瓦藍瓦藍。跪香的人越来越少，他們私下紛紛議論着：“仙姑是个屁，仙姑也是人捏下的，凭你膝蓋跪烂，天不下雨，还

是干瞪眼。求神不如自謀生路的好。”

一天晚上，老郭来到赵彦成家，向着老汉說：“今日格一个北山过路的人說，他們那几年限还好，咱可起窩到那儿逃一条活命，总比坐着等死强。人常說：树移一步死，人挪一步活。这话在理，你說呢？”

“走就走嘛。不走也是一死，天下黄土那里不埋人。”

赵长庚紧皺双眉。

天上噴火，地上冒烟。这时候，在通往北山的大路上，赵彦成一家人，蹒跚着，掙扎着。喉嚨冒火，沒水解渴，就嚼上一根草根，潤一潤嘴唇，接着向前走；脚烂了，就裹一块破布，咬一咬牙根，你搀上我，我扶上你，还是一股劲挪着脚步。他們每遇到一个人，都要拱手探問，世上哪搭是穷人安生的地方。“窝窝苦瓜霜打尽，树树黃連风雨愁。”（旧歌謠）誰能說得清啊！有天，牛娃肚子餓的咕咕叫，搖着娘的手問：

“北山里有蒸饅嗎？多不多？”

“有呢，多的太。娃呀！你要能把路跑到头了，就能吃得上。”不知怎的，鄰村城壕边餓死的小娃的慘状又浮現在她的眼前，她不由得身子战慄了一下。

天真幼稚的牛娃，脸上泛起一陣微笑，抬头一看娘脸，娘脸上挂滿了泪珠，一顆泪珠灑到他张开着的嘴里。多苦啊！他再沒敢望娘的脸。

好容易，父子們爬过一山又一山，走尽一川又一川，苦熬硬挺，来到了黃龙山的一个小村庄。天下穷人心連



心，受苦人爱的受苦人。赵彦成一家，在当地穷哥儿们的帮扶下，就住在村外一孔烂窑里。

已是五月底了。为了抢着安上一料秋，除了娘在家里，给人缝缝补补转腾点生计外，赵彦成和父亲、弟弟，上山开荒。每天披星星，戴月亮，泼死泼活地挖。地皮硬，草根深，每挖一镩都要使出吃奶的劲。力出尽，汗流干，才挖出了二亩，种上了玉米。

天跟着下了一场好雨，庄稼长得一片油绿。一家人愁

紋重重的臉上，出現了從來未有過的笑容，都盼望着有個好收成。

秋收了。黃灿灿的玉米發出醉人的香氣，全家人看着院裏晒着快要入缸的糧食，忘掉了一切疲勞。不料，一天，不知從哪個狼洞裏鑽出來了幾個“惡狼”，來到趙彥成的院子。只見一個穿着長衫短褂，戴着香色禮帽，手裏拄着文明拐，走上前來，指着趙彥成的父親，從鼻子里哼了一聲：

“哪兒來的野秧子？”

“山外逃荒的窮人。”趙彥成的父親疑惑地說，“你是……”

“他是這裏的山主馬大爺，誰人不知。”一個狗腿子搶着說。

“庄稼收的不錯吧。嗯？”馬大爺冷笑着。

“就打了這點。”趙彥成的父親指着院子裏的玉米說。

“你種誰家的地？”馬大爺緊跟着問。

“是開下的荒山地。”趙彥成的父親打了個寒噤。

馬大爺一聽，眼睜的活像趙家大院門前石獅子的銅鈴眼，吼道：“你說啥？荒山就沒主家？打聽一下，這兒頭頂的天，腳踏的地，那兒不是我馬德厚的？今天說的好了，給你留點沾鍋的，說的不好，一顆休想磨牙。”

趙彥成和二弟，氣炸了膽，扑上前說：“你們講理不講理？”

“理是个屁，我的话就是理。”马大爷说着，飞起一脚把赵彦成的二弟踢倒在地。

这时，村里来了几个穷人，向马大爷好话说了一河滩，才将打下的粮食各分一半。并说定今后种地，每亩地租是二斗粮食。

这样，赵彦成一家人的血汗，白白流进了马家的仓库。赵彦成的二弟从此得了重病，没几天就离开了人间。

三年过了。赵彦成和一个穷家女子成了亲。赵彦成的母亲每想起了死去的弟弟，就起了回家的念头，她不愿把骨头再埋到异乡的土地上。这年，听说山外年饑过了，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赤东村。

赵彦成一家人回到村子。村西头财主们的大院添多了，一个比一个高拔；村东头穷人家的房屋，越少了，越烂了。他们满眼辛酸地走到自己原来住的地方，草屋早塌架了。墙头白一道黑一道的老鸦屎，墙角一层层的蜘蛛网，院子长满了蓬蒿。凄凄惨惨，目不忍睹。全家人像万箭穿心，抱头大哭一场。没办法，只好住在村东外“无量爷”庙里。

过了几天后，谁知赵阎王像肥猪一样，大摇大摆地来了，一进庙门就开了腔：“长庚，我只说你们骨头全化散在外了，欠我的六斗四升债水冲了龙王啦。几年过去了，你也許忘了？”

“这怎么敢。”赵长庚忙陪笑脸说：“你看我站的地方都没有，拿什么还债？”

“照这么說，債还是白白的毕啦。”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說旁的沒有，就有个力气……”

“嘿嘿！”赵閻王狞笑着說：“早这么說，話就好商量。看在一个祖先面上，債算多少不提啦，你和牛娃給咱做一年活頂消了。这該不亏待你吧。嗯。”

有什么办法呢？不去，恐怕連庙也插脚不成了。赵长庚只好領着牛娃，重新走进了赵家大院。赵彥成到外村，也給財主拉长工去了。丟下娘和媳妇給人家紡綫織布和做針綫活。就这样，一家人在生活的苦海里，又开始了漫长的掙扎……

一碗南瓜惹禍端

第二年夏天，赵彥成的父亲給赵閻王干活时，跌死在深沟了。从此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在赵彥成的肩膀上。为了給自己创个家底，赵彥成和兄弟牛娃，掙命地給人家熬长工，娘和媳妇省吃俭用，才慢慢盖起了三間房子，租种了赵閻王十亩薄地。日子过的照旧拮据据据。

到了一九四一年，一入冬，赵彥成的娘得了一种說不上名的病，整天吐黃水，吃不进茶飯，有时肚子疼的在炕上滾蛋蛋。一来穷得沒錢看病，二来娘再三地說：“娃呀！娘再活也活不了几天。穷人的一个麻錢都是一条命，能省一个就給你們省一个，也好多过一天日子。往前看当紧啊！”娘这撕腸裂肚的話，每說一次，母子們就大哭一

場。

西北風連日狂叫着，樹上的黃葉“唰唰啦啦”地飛落着，大地的一切都呈現出蕭條的景象。

恰巧在“寒食節”的晚上，財主家正是忙着包“煮角”的時候，趙彥成的娘，一手拉着趙彥成，一手拉着牛娃，用幾乎聽不見的微弱聲音說：“娘對不起你們，跟娘苦了一輩子。娃呀！在這個人吃人的世道里，沒窮人的活路啊！你們等着啥時世事翻了向，也許有個好日子過……”娘說着說着閉上了眼睛，再也聽不到娘的聲音了！

趙彥成的娘，一生織過多少布？縫過多少新衣裳？拾過多少棉花？誰能說得清？可憐的老婆臨終時，腰坐成了駝背，指頭磨積着一青錢厚的硬茧，屈都屈不下，可幾十年間，沒穿過一個囫圇褲子，一件棉袄。死了，也只裹了一件破衣服。

財主家不論過婚事，還是辦喪事，都是三班子吹，六班子打，講排場，圖闊氣，光宗耀祖，抖風抖威。趙彥成埋娘，家里只有一合米，一筐爛南瓜。

趙彥成娘入土那天，剛要吃晌午飯，不知啥風把“瘟神”保長趙志元吹來了，腳蹺進門，一面假惺惺地說：

“老人死的可憐。”一面賊眼睛朝灶房里亂瞅。

“趙保長，快到炕上坐。”趙彥成忙招呼着。

“今日格能待几席客？動牲靈了嗎？”趙保長坐在炕頭上問。

“沒啥貴客，就是几家穷亲来帮丧。”赵彦成泪閃閃地說。

吃飯了。牛娃端来一碗熬南瓜，双手遞給赵保长。

赵保长是个吃人賊，不管誰家有个婚、丧、生日、娃满月，他都要像蒼蠅一样去混个油嘴。他接过碗一看，脸唰一下吊的駝脸长，眉头一皺，“嘩啦”一声，碗朝赵彦成身上摔来，南瓜和湯濺了滿地。跟着跳下炕，屁股一扭，气势汹汹地朝外冲走。

赵彦成忙上去拉住赵保长的后襟，跪下就磕头，說：“实在是穷的沒法呀！”

“穷？有人不穷，为啥不揭借？明明是給我难堪。好！你給我吃南瓜，我就也要給你几个‘难瓜’尝尝。”赵保长說毕，一脚踢开赵彦成，甩袖而去。

果然出事了。第二天，赵彦成正在娘的灵位前磕头，忽然一只大手抓在肩膀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联保处跑保的。

“姓赵的，赵保长今天設席請客，特請你陪坐一趟。”跑保的冷諷着說。

赵彦成一虎身起来，惊慌地說：“不敢，不敢。請你回稟赵保长，夜日格多怪我莽撞，請他多涵海量，感恩不尽。”

“我是吃官飯，不管閑事。你有話当面去講。”跑保的撕着赵彦成的領口就走。

赵保长盘腿坐在炕上，面前放了个小炕桌，桌上面放

着两大盘热騰騰的肉菜，一手提着酒壺，一手捉着筷子，自斟自飲，眉飞色舞。一見赵彥成踉踉跄跄地跌进来，哈哈一笑，神气十足地說：“来，尝点，看有沒有你家南瓜好吃？嗯？”

“保长，穷人沒咧口福。有話就吩咐吧。”

“那好！”赵保长吃了口肉，呷了口酒，慢悠悠地說：“打开窗子說亮話，这两天，上头催壮丁催的火燒眉毛，昨日給你家雇的人已送走了，壮丁費是三石五斗麦子，啥时交齐？”

“赵保长，吃人賊！我知你的狼心是黑的！”赵彥成像千年沉睡的火山，再也压不住心头的終火了，狠不得一拳把狗保长砸成肉醬，一头碰过去，大声說：“要麦沒有，要命今日就交給你！”

赵保长万万沒有料想到这个給人当了几十年牛馬的老长工，竟然犯上来了。顿时吓得猪头紅脸，变成了紅一道白一道的，喘了半天气，这才連声怪叫：“米人呀！穷鬼造反了！”

跟声，三个跑保的闖进来，把赵彥成五花大綁了。可赵彥成还是噴口大罵：“赵志元狗保长！你总不得好死！……”

“給我吊起来打！狠狠地打！”赵保长把手向外一揚，气喘吁吁地說。

可怜的赵彥成，被打得皮开肉綻，昏迷不醒，抬回家几天不省人事。

正当赵彦成一家人，哭的死去活来的时候，可恶的赵保长带着跑保的来了。赵保长凶煞煞地说：“要装死狗，没麦叫你一家人都休想活命。”说着喝令跑保的上屋揭瓦。

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房上的瓦，一层层一行行被揭下来，就像揭着自己身上的皮一样挖心疼！赵彦成气得嘴角渗出了血。可你能有什么办法？赵保长的盒子枪对准着他们啊！

后来，赵彦成被狗保长逼得实在走头无路了，只好将兄弟牛娃又打发出去给人拉长工，换了一石麦，给了保长，才算息了眼前的祸。

老 树 红 花

一九四九年，平地一声雷，解放了。赤东村才真正升起了赤光灿烂的太阳。赵彦成一家人从草房底下熬出了头，直起了腰，扬眉吐气了。老汉高兴得一跳三尺高，整天村东走到村西，村西走到村东，狂喜着：“解放了！翻身了！”

土地改革运动中，他知道党和毛主席要领导穷人打碎旧世界束缚在农民身上的条条锁链，高兴得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半夜起来给毛主席像磕头。斗争地主时，他第一个跳上主席台，挖着地主的鼻子，控诉了血仇大恨。当他双手捧着土地证的时候，多纹的脸上，笑得开了花，热泪闪闪地说：“祖祖辈辈梦想的命根子啊！”

在合作化运动中，老汉认定走毛主席指出的路路没错，事事扑着往前干。有些人嘲笑农业社，他却说：“咱是共产党的贴心人，办社的柱子，就是挣断筋骨，踏破铁鞋也要走社会主义。”地主、富农给农业社使坏，老汉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并说：“谁要挖咱社会主义的墙脚，就和他拼老命。”总之，凡是党的号召，老汉使出吃奶的劲儿响应。有一年交公粮时，老汉是免征户，但他比谁交的都早。粮食背到收粮站上，工作人员一查名册，应交公粮户没有老汉的名字，说：“老大爷，你是免征户，不能收你的粮。”老汉一听，说：“我不懂啥叫免征户，这是我老汉一家人报答毛主席的心意。”说着，把口袋底角一提，粮食倒下走了。工作人员紧拉慢挡，已不见老汉的人影儿了。

人民公社化后，老汉更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见了谁都說：“想不到老来碰上了好世道！解放了，给了咱一条活命，土改给了咱一层家底，合作社给了咱一个饭碗，人民公社给咱指出了天堂大道。日子过的真是一节比一节甜，一步比一步高啊！”老汉虽说年过花甲，可身板还挺硬朗，庄稼行里样样通，样样精，做啥活都不输给青年人。生产队长和一些社员常劝老汉说：“大爷！你老熬了一辈子，现今多歇歇脚，还愁没啥填肚子。”老汉却笑哈哈说：“我一见咱社里的一草一木，一禾一苗，都爱得心疼。日格是给咱自己出力流汗，心里舒坦，心里滋润，不做心里憋的闷慌啊！”他就是这样的倔强，长着一双套不

住的手，凭你劝说也是白搭！看！你把他从地头上支使开，他转到饲养室，不是拌草垫圈，就是给牛抓痒痒；饲养室站不住脚了，他又尻子一扭，鑽进了保管室，当起杂匠来了；保管室鎖了門，村外大路上，老汉又在拾粪哩。社員們贊許地把老汉叫“閑不下”、“老来紅”。

日出日落。一个春上，赵彦成老汉在金水河的荒草坡里，踏出了一条条的新路，一背籠，一捆捆，給牲口割了五千多斤青草。个个牛吃的毛色潤光潤光，走起路来蛮撒欢。当記工員拿着册子問：“赵大爷！你再想想，看哪回割的草还没有給你記上工分？”老汉火了，說：“我做活不是为了挣工分！你要記，你就在册册上記上这样一句话：赵彦成老汉沒有給貧雇农丢脸！”說毕，提起鐮刀繩子，又走了。

赵彦成老汉現在家里有三个儿子，一个媳妇，一个孙子，共六口人。住着五間大瓦房。日子过的有吃有喝有錢花，逢年过节，大人小娃都是脫旧換新。用老汉的話說：

“日子过的諛乎乎。”老汉经常端着飯碗，給娃、孙子講着自己一生受到的苦，說：“娃呀！你們算是生在好时辰了，跌到了福窩窩。可千万不能忘了这笔階級恨呀！往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哩，你們要好好听党的話，实心跟上党跑，做一个党的真正的忠实社員！”

陈策賢 整理
郭 敦 插图

苗家恨

—

一九四一年的古历三月十八日，是蒲城县馬湖保保长馬养仁厅房立柱上梁的日子。清晨，远近十多个村子的穷苦庄稼人，不得不忍着飢餓，拿上酒肉、鞭炮去“恭賀”保长上梁大吉大利。

正是紅日当头，从馬湖北的前洼村里，走出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女人，她双手端个破木盘，盘里放着一瓶酒，一吊猪肉，一股香和两盒二百头的鞭炮。她，就是苗家老四潤林的媳妇，边走边望着盘里用自己的柜子换来的这些东西，心里又难过又气愤，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为了过几天安静的穷日子呀！

潤林媳妇来到馬湖鎮，走进街南一座新圈起来足有五百亩大的院落。院落里，挤满了前来給保长賀喜送礼的人。高大的厅房骨架像只巨兽似地蹲在院落的北边。潤林媳妇在人群里寻找做工的三哥，忽然一阵破锣似的喝斥声从收礼桌旁傳來。她抬头一看，只見馬养仁头戴礼帽，身穿綢

衫，拿着文明棍气势汹汹地大骂一个胡子斑白的老人：

“姓赵的，我馬养仁再穷也不稀罕你这两盒炮仗！”說着一脚将炮仗踢开。那个姓赵的老汉，苦苦哀求道：“馬保长，我……我家里实在没办法，就这两盒炮仗还是我那件破棉袄换下的。”馬养仁理也不理，用文明棍狠狠地把老汉拨到一边去了。

潤林媳妇不忍再看下去，刚转过脸，又听见馬养仁那破锣似的声音朝她吼道：“苗老四家的，老大今天没去驮炭？”

“天没亮就走了。”

“哪怎么这时候还没见回来，媽的，免了你苗家的兵，送几驮炭还不乐意！”

潤林媳妇看了一眼满脸横肉的馬养仁，无奈地咽了一口气，向收礼桌旁走去。

一会儿，乐声起了，鞭炮乱响，馬养仁神气十足地給大梁披好紅，又給“天地神之位”燒了一炉香，正要合手作揖，突然“咣当”一声，是苗家老大的炭馱子进来碰翻了茶桌。馬养仁不由火冒三尺，破口大骂：“日你媽的！长下眼睛出气哩？”过去就是一文明棍，打得苗老大立即昏了过去。

潤林媳妇哭叫着跑了过来，正給馬养仁做工的苗家老三气愤地冲着馬养仁道：“沒钱人就这样龇，欺負一次又一次，白驮了三个月炭还打人！”

馬养仁恼羞成怒，刚举起文明棍，但轉眼一想，今天

是上梁吉昌，便鉄青着脸，狠狠地指着苗老二說：“要不是今天这日子，老子非收拾你一頓不可！”

二

原来，苗家有弟兄四人，老大年近五旬，老二双目失明，老三背有点駝，老四潤林出門在外。早在一九二〇年，父亲德旺老汉同老伴領着四个儿子，从老家山东逃难到了馬湖，錢无一文，地无一錙，他們依靠勤勞的双手，給地主拉長工，打短工，苦度日月。入穷，沒势，弟兄多，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便成了保长抓兵榨財的主要对像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麦苗才起身，油菜、苜蓿刚一露头，就被飢餓的人們攫光了。就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馬养仁到前注村抓兵来了。他一来，前注村頓時乱了，到处是关門声，正像人們說的：“馬养仁进了前后注，狗鑽窝来鷄上架。”在一陣“咚咚”的砸門声中，苗家老三翻过后墙逃走了。

馬养仁闖进苗家大門，找不見苗老三，气势汹汹地質問德旺老汉：“老三哪里去了？嗯！”

德旺老汉說：“原是这两天吃的盆干罐淨，三娃到他姑家借粮去了。”

“这兵你想出不想出？”馬养仁不耐煩地吼道。

“馬保长，你行行好，我家老的老，小的小，全凭老三过活，你千万不能拉他的兵呀。”

馬养仁見老三不在家，心想要人是办不到了，可是这趟也不能白跑，只見他嘴角一动，裝做无可奈何的样子說：“有啥法子，上边催的紧嘛。”

“保长，你就在上边成全成全咱吧，以后我老汉一定补上你这片好心。”

馬养仁假惺惺地說：“唉，近村鄰舍的，我去說說看，不过——得赶后天送来三石麦子，我好另找人。”

听了这话，苗老汉不由一震，这年头要說三石，就是一斗穷人誰拿得出来，这爪子比狼还残呀！可是为了儿子，又有什么法子呢？德旺老汉只得流着泪，背着加五合子的利息，从鄰村的财东家揭了三石麦子，用平头車一袋一袋地推进馬养仁家的大門。

秋风四起，轉眼到了八月，馬养仁的母亲要过六十大寿了。馬养仁又以拉兵为名，到处搜刮财物，而苗家那口喂了一年多的大肥猪，他早已看在了眼里。

八月十三这天，馬养仁来到苗家，老远就大声嚷道：“苗老三在家嗎？”說着，他已走进苗家院里，对苗老汉說：“这次县上下来人检查，老三一定得去。”他又信步走到院角的猪圈旁，膘了一眼圈里的大肥猪，眨眨狡黠的眼睛，說：“苗老汉，你平口知道我的秉性，是这，你把这头猪吆下去，我給他們設席飯，或許能画掉老三的名字。”

德旺老汉好一陣沒答上话来，儿媳們辛辛苦苦，一天天用青草野菜喂起来的猪，心說能卖点錢，救救紧，誰料

眼睁睁又要被这强盗抢去，他哪能不气愤不心疼啊！可是在这贼人当道的旧社会里，又有啥法子，他只得忍气吞声地应承下来。

冬去春来，在这晋北高原上的前洼村，却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村巷里萧条冷落。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夜晚，马养仁领着保丁又来到前洼村一家门前，在敲门声中，一个中年人探出头来，问：“谁呀？黑地半夜的。”

“王老大，兵出到你门上了。”

这个开门的中年人，一听是马养仁破锣似地声音，不由打了个寒战，连忙开闩大门说：“不知道是保长，屋里坐，屋里坐。”

钱顶住了兵，可是这个名儿又该谁去替呢？马养仁灵机一动，小声和保丁咕囔了一阵，便快步来到苗家门前。

保丁的翻墙声惊醒了苗老三。老三刚翻身冲出房门，却被早抢进来的保丁一枪把子打倒了。

枪托声惊醒了德旺老汉，他看见儿子被绑，不顾死活地扑上去，拉住儿子不放：“马保长，他的背有病，不能打仗。”

狠心的马养仁向德旺老汉猛踢了一脚，骂道：“滚！老混账，打不了仗，喂不了马？”

见家人哭叫，父亲又被踢倒，已被推出门外的苗老三，挣扎着扭回头来，安慰父亲道：“爹，别难过，我走了省得你日夜担心。”

路上，馬养仁边走边想：“这小子背有病，交不上咋办？”可是又一想：“这家伙该不是怕当兵，故意装个背锅……”回到保里，馬养仁阴险地走到苗老三跟前说：“你大说你背有病，老子今天给你治治。”随即叫保丁拿来一根粗壮的杠子，压在苗老三背上，可怜的苗老三昏过去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两个保丁把昏迷不醒的苗老三抬了回来，见了苗老汉，馬养仁还奸诈地说：“你儿子半路上得了重病，不能去了，快拿出一百元作抵了费。”

德旺老汉看了看儿子那蜡黄脸上的血迹，心里早已明白了八成，儿子被整治成这个样子，还要一百元作抵了费，愤怒已极的德旺老汉，已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大叫一声：“你赔我的儿子！”便发疯似地扑上去，抱住馬养仁的腿。馬养仁炸雷般地骂道：“老家伙，你不怕死！”随即，文明棍、枪托雨点般地打下去，可怜的德旺老汉，顿时昏死过去……

三

六次拉兵逼得这个穷苦的人家，揭债、卖房、卖媳……家产变卖得一无所有，可是万恶的馬养仁还常常找上门来。苗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当家的父亲，只得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西安作工的四儿子潤林身上，盼望他能弄点钱回来。

一九四一年秋天，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潤林背着被

子，踩着泥泞，冒雨悄悄回到家里。刚进门，脚跟还未站稳，保丁紧跟了进来，鞭打绳拴地拉走了潤林。原来，心腸恶毒的馬养仁听了甲长的报告，連夜就赶了来。

潤林一走两年无有信音，生活折磨死了父亲、大哥、三哥，摺下孤儿、寡妇，过着困苦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隆冬的一个黄昏，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世界一片阴冷，只見一个人，披件烂成絮絮的棉袄，踉踉跄跄向前洼村走来。他，就是当了二年兵，开小差回来的苗潤林。

潤林进了村，久久地站在秃墙败瓦的家門前。門，沒了；牆，倒了；房，塌了；人，亡了。仇恨在他心里翻攪，憤怒的泪水直往外涌……这时，从村东头甲长家走出两个醉醺醺的人来，潤林連忙躲进屋，探出头，仔細一瞧，真是冤家路窄，馬养仁又“年关拉兵”来了。他望着馬养仁那肥胖的身躯，心中霎时燃起一股复仇的怒火，拾起一块半截磚，猛地朝走过来的馬养仁砸去。一磚砸得馬养仁惨叫一声，倒下去了。

潤林打了保长——得罪了“土皇上”，这个家，不能再待下去了。他便趁着茫茫的夜色，踏着厚厚的积雪，向那冰天雪地的黄龙山走去。……

一道閃电划破阴云，一九四九年馬湖解放了。潤林随着一支南下的解放軍，才回到离别六年的故乡。一九五〇年初春，馬湖鬧起了土地改革，穷苦的庄稼人，在土改工作組的领导下，打倒了馬养仁，分到了胜利果实，把血、

泪、死亡、鞭打、绳拴的旧债一笔一笔清算了。斗争马养仁那天，润林登上诉苦台，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他愤愤地举起了拳头。

“马养仁，你扭回头看看我是谁，我苗家可有了报仇伸冤的今天！”润林激愤地向人们讲完了他家受害的血泪史。台下，立即响起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封建地主！”“打倒无恶不作的马养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马姚 刘耕 整理

我的童年

一天晚上，娃娃們吃了飯，都圍在我的炕上，要我說說我童年時的事兒，我心里一動，就給他們講開來……

你外婆家住在商南縣布丈溝里。那里山大溝深，乞討者成群。一九一九年，家里斷了頓，你外婆流着眼淚，你外爺拿根桑木扁擔，挑着你大舅、二舅逃出了山。逃到韓城縣廟戶村，就住在了三間破廟里。那里的日月，比山里也強不了多少：你外爺終年在外，給人家拉長工；你外婆給人家抱娃、做飯，勉強糊了全家人的口。后来又添了你三舅、四舅和我三張嘴，生活又混不下去了，你外婆只得扶兒攜女，乞討度日。偏偏又碰上了一九二九年那個大年饑，乡亲们挖盡了野菜，剝光了樹皮，咱向誰去討飯呢？更不幸的是，你外婆得了病，離開了人間；你外爺只好又拿起那根桑木扁擔，挑着我和你四舅，領着全家人沿路乞討，又回到了窮窩窩——商南縣布丈溝。

天下烏鴉一般黑。老家和山外沒有兩樣，也混不住口。你外爺、大舅、二舅都給人家扛長工，就連你三舅，才十一、二歲，也給財主当了羊倌。就這也养活不了我和

你四舅两个小娃娃。一天，你外爷从外面回来，泪花花地对我說：“女子呀，不是爹心狠，咱这穷光景实在熬不下去了，爹已把你給齐家了。逃一条活命是一条……”說着就放声哭起来。全家人哭成一团。

接着，一个肥头肥脑的老头子，戴着狗头帽闖了进来。那狗头老汉，两眼盯了盯我，然后把手里的小花衫一展，翘起八字胡子說：“小娃娃，爱花花；穿上，到咱齐家享福走！”我把花衫往地上一摔，哭喊着：“不，不，我捨不得爹！”五岁的小娃娃，怎能扭过大人呢！那狗头老汉，掐着我的腰，把我拉到他家，給他老三做了童养媳。

提起我在齐家的日子，可真令人咬牙切齿。狗头老汉把我交給了一个外号叫“母老虎”的婆婆，那“母老虎”整天呲牙咧嘴，真比老虎还凶恶！她給我扎了耳朵、纏了脚，疼得我不知向誰訴說！她张口罵我爹娘，我两眼泪汪汪；她待猫狗，都比我强。飯熟了，她頓頓先給她的金娃子，銀女子吃。全家人吃毕了，小花猫吃毕了，那“母老虎”才从灶火案板上，取下那个喂花猫的破瓦碗，給我舀不滿一碗，就算是一頓飯。穿的呢，更叫人难提。我一到他家，“母老虎”哄着我剝下了狗头老汉給我穿的花衫（后来穿在她銀女子的身上），我赤条条地，一絲不挂。冬天，北风呼呼，雪花飘飘，冻得我縮成一团，围在火炕門口，烤呀烤，烤得我渾身紅一块来青一块（这边烤紅，那边冻青）；熏呀熏，熏得我双目难睜，鼻涕长流。半夜

里，火息烟散，我只得像狗娃子一样，往炕門热灰里，鑽呀鑽……就这样，忍飢受冻，挨打挨罵熬了两个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母老虎”烙了油餅，煮了鷄蛋，給金娃子、銀女子，換了衣衫，領着他的儿儿蛋蛋，到鄰村冬至会上去看大戏，单单留下我独个儿在家看門。我又气又悶，心想：齐家待我不如猫狗，何必在这鬼地方挨打、挨罵、着气、受罪？于是我頂着西北风，跋起了被纏得寸步难行的小脚，一癩一跛地偷偷跑回娘家。

娘家人見了我，又哭成一团。你外爷把我抱在怀里哭着說：“桂香呀，爹的亲女儿，爹对不起你死去的娘！实想让你活命，誰知他們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又指着西山沟罵道：“姓齐的，狗财主，难道你就沒有儿女？难道你不怕天打雷击？你再休想让我娃进你齐家門了！”你大舅流着眼泪，东家借錢，西家借布，給我縫了一身棉衣。从此我就同你舅舅、外爷团聚在一起。虽然披星戴月，吃糠咽菜，心里倒还暢快。有时候，我也担心齐家来抢我。又想：在齐家时，他們常罵我“丑女子”、“黑母猪”、“干螞蚱”等等，嫌我相貌不好，大概一笔拉倒了吧？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也愈来愈放心了。

我十六岁时，听說那狗头老汉的大儿子齐秋合当了保长（外号叫“鷹嘴鼻”），齐家霎时威风起来了。又听人說，齐保长曾揚言：非把我抢去給他三弟作媳妇不可！我白天黑夜提心吊胆。可是，你外爷寬心道：“不管他是

啥长，咱謝家又没有用他齐家一分一文，他又没管你的吃穿，担心它做啥？就是官司打到南京城也不怕！”

一天晌午，我正在家做饭，忽听前沟狗声汪汪，我的心毛了，你外爷跑出去一探听，赶快把门轻轻一闩，对我说：“糟了！齐保长领着十几个灰狗子来了。我望见沟顶的梁上还有灰影影，怕逃不出去了！”我急得团团转，不知藏到哪里好。

“砰砰砰！”一阵紧急地打门声，你外爷搔着头，揭开屋后墙角里那个烂柜，让我藏了进去。

“砰砰砰！”又是一阵更紧急的打门声。

“来了，你们打门做啥？”你外爷慢腾腾地答应着，去开门。刹那间，屋里噔噔地响了起来。

“把老家伙捆起来！”好像是“鹰嘴鼻”的声音。

“打，弟兄们，把老东西往死打，看他把人藏到啥地方去了？”我听到叭叭的皮鞭声，心痛极了，好像抽打在我的身上一样。

“你们这些强盗，你们要谁？”

“装什么洋蒜，你女子，保长他兄弟媳妇嘛，还用问！”

“噢，我女儿前天就到她外婆家去了，你们叫她做啥？”

“打！不成交不出人！”又是一阵皮鞭声。我闭住了气，流着泪，心里想：爹娘生了我的身，养了我的身，担着我的心，替我受着罪……

“飯桶，站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給我翻箱倒柜，挖地三尺？”

“齐保长，你就是把老子打死，我女儿也不进你齐家的門，你們丧尽了天良！”

“打打打！”皮鞭不断地抽打着你外爷，我恨极了，用头把柜盖一顶，跃身一跳，跳到齐保长跟前喊道：“住手，你这‘鷹嘴鼻’、灰狗子尽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就不怕挨炮子！”

“捆，給我兄弟拉回。”齐保长把脑袋一晃，把拐杖一挥，指示着他的灰狗子。

“慢些，我謝桂香不是好惹的，我謝家沒用过你齐家一分一文，你凭什么拉人？”

“鷹嘴鼻”被我問得閉口无言，气得从鷹嘴鼻里呼呼地噴了两股气，伸出了魔爪，朝我脸上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回过头又对你外爷說：“死老汉，看你謝桂香进我齐家的門不？”

我流着泪，怀着恨，同“鷹嘴鼻”讲理，“鷹嘴鼻”說不过，就給我嘴里塞了手巾，并把我捆在凳子上，抬进了齐家。那时我已被折磨得不省人事了。

醒来，我水湯未进，酸泪滾滾，心里老挂念着你外爷，不知他老人家性命如何？我在齐家度日如年地熬了两天。第三天，家里托人捎信說你外爷只剩一口气了，叫我赶快回一趟家。我給“母老虎”說要回家看爹，“母老虎”冷笑道：“死了，还能看活！”后来在鄰居的气憤不平

下，“母老虎”只好准我回去住三、四天。

回到布丈沟，見你外爷被打得伤势很重，老病复发，只剩一口气了。我的眼泪不断线地往下掉。他从被窝里伸出被打伤的手臂，撫摸着我的头发說：“女子，我的好女子，別哭了，让爹再看你一眼，爹磨了一辈子男寡妇，沒把你磨成人，把你搬到火坑里去了！爹对不起你娘，你別忘了爹是怎样死的，你有本事就同他們鬧，为咱穷人……爭……一……口气……”沒等說完，就閉了眼。全家人哭了起来，我哭哑了声，哭干了泪。在鄰居們的帮助下，将将就就地埋葬了你外爷。左鄰右舍，有的捐錢，有的帮我写呈子，我要告齐保长这狗东西。

头七那天，我給你外爷燒了紙，正准备上乡公所去告状，齐保长又領着十几个灰狗子气势汹汹地来了。他們鬧得布丈沟鷄狗不宁，还干了絕子灭孙的坏事——抢了东西，抄了家。我被捆了起来，拉到齐家，綁在門前槐树上，打了又打，罵了又罵。天黑了，齐保长又晃起脑袋問我“低头不？”狗头老汉、“母老虎”都等着我回話。我一見这些野兽恨极了，便說：“低头？把我的骨头磨碎也不会給你低头！”狗头老汉生气了，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就走了。“鷹嘴鼻”举起皮鞭，又是一陣抽打，打昏了，又叫“母老虎”用冷水把我噴醒了再打……后来在鄰居老太婆的苦苦哀求下，这些野兽才松了手，解了繩，把我关进柴草屋，叫我“反悔”。

想叫我“悔过”，那是妄想。你齐家害死了我爹，霸

占了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不悔过，倒叫我“悔过”，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是什么世道呀！我决不低头，絕忘不了爹临死时叮嚀我的话！就是死在天涯海角，死在深山野洼，也忘不了我謝家的仇，也不做你齐家的鬼！想着想着月亮牙儿从东边墙縫斜射进来。月亮啊，你为啥不替我分愁担忧？能不能給我照出一条道路？更深夜半，我爬上小楼，用磚块輕輕敲碎了窗齿，提心吊胆地順墙溜到外面。往东跑嗎？不，不能，东边不远是布丈沟，不能再連累娘家。往西跑嗎？对，往西跑。齐家可能向东追，西边比較保險。往西边哪里跑呢？走哪条路呢？跑，人常說“車到山前必有路”，到啥时候說啥話。

我翻了一架山，又一架山；过了一条沟，又一条沟，沿着羊腸小道往前摸。呀！那白白的一条，不是大路嗎？走，拼命走；跑，拼命跑。快要走上大路时，誰知一脚沒踩穩，骨碌骨碌地从坡上滾了下来，掉在冰河里。我从冰河里拔出了身子，掙扎着又走。后来碰見几个担柴的，給我指了路，才知道再走二里路，过了丹江，就是梁家灣。我的腿愈走愈硬，愈走愈走不动了，我拼命走到河畔，过不去桥，就昏倒在桥头。后来，幸亏两个姓王的穷人把我背过河，背到他家，給我燒水灌湯，才救活了我。又把我抬到布丈沟里。天下的穷人才真是一家哩！

你舅舅見把我折磨得不像人样了，就趕緊借錢請医生，給我治病。病稍微好些，我便到太吉河乡公所里找乡长，上告狗日的齐保长。

乡长戴着礼帽，露着两颗金牙，听我诉完了齐保长的罪状，用长长的指甲，梆梆地敲着桌子说：“让我查访查访再说。”我退了堂，旁边的人对我说：“乡长的意思你看出来了没有？”我说没有。他们说：“要打赢官司没有几根纸烟钱还行？”我恍然大悟，这咋办呢，向谁借钱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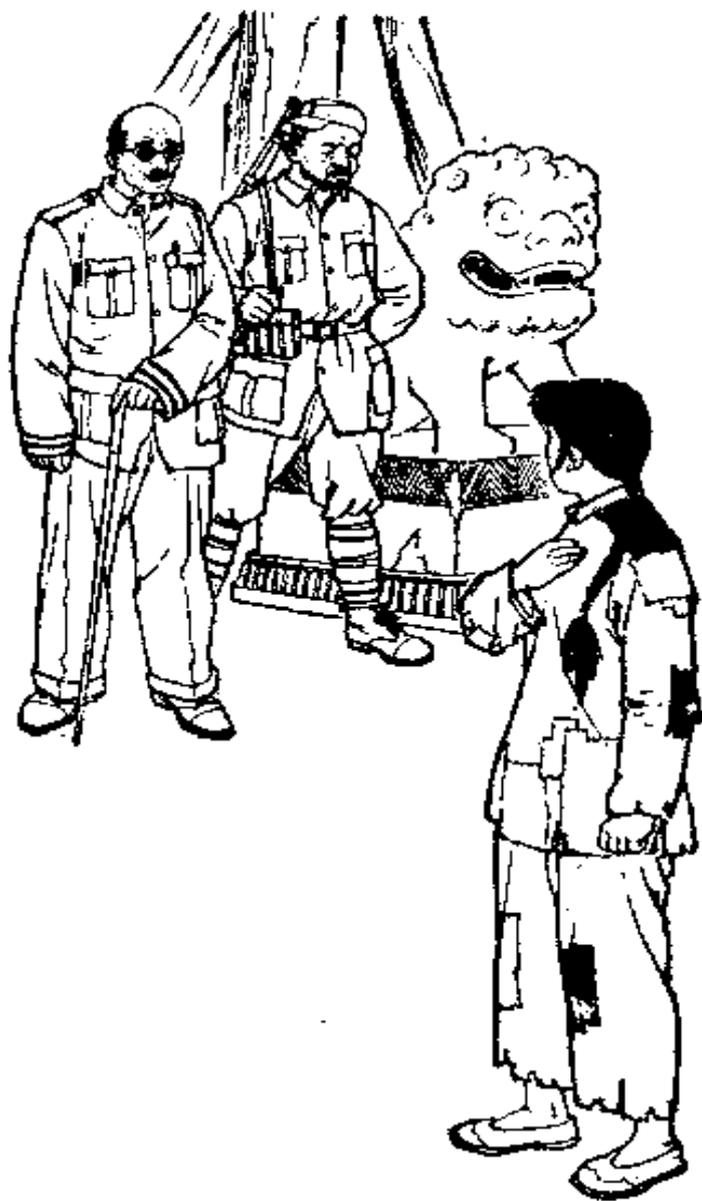
过了几天，我又到乡上去问，只见乡长喝的醉醺醺的，喷着香烟对我说：“谢桂香，你的事我已查访过了，你父亲既然将你许给齐家，就不该悔婚；人家大门大户的，闹得吗？”我气极了，一时说不出一句话。半天才挤出了几个字：“他害死了我爹，谁抵命？”乡长红了脸，发了怒，把桌子一拍道：“你这小小年纪，真混账！你父亲明明得病死了，硬给别人搅事；何况你到齐保长家享清福，过自在日子，何必跟穷小子受苦受累？真不知好歹！”我着了满肚子气，只好退出来，往回走。心想，这真是“官官相卫”，真是有钱人的天下，那有穷人活的路！

又过了几天，听说商南县县长杜德林领着一队人马，到太吉河来了。我想找县长给我评理，乡亲们挡我，我不听，心想：县长总比乡长强吧！于是去见县长。

县长穿着呢子军装，拄着铁棍，戴着黑墨眼镜，威风得很。一见他威风凛凛，满脸横肉，就知道我又要倒霉了。

“你告谁？”

“我告齐秋合。”



“齐秋合，他不是保长吗？”

“对，齐保长，仗势欺人，要我给他兄弟作媳妇；我爹不肯，他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的东西，还把我爹活活打死了……”

“对对对，别婆婆妈妈的，你的事情我全知道。明明是你父‘嫌贫爱富’，悔婚弃约，违犯国法，害得齐保长不知花了多少钱，还来告人家。护兵！给我打四

十皮鞭，叫她滚回齐家去！”

一个黄狗子把我压倒，另一个黄狗子就用皮鞭狠狠地抽打着我。

“冤枉！閻王、小鬼原来都是一路子貨！”

“冤枉什么？竟敢罵人！”杜德林举起鉄棍，向我掄了三下說：“看你回齐家不？不回齐家，就用鋤刀結束了你的狗命！”

.....

我早被打得昏迷不醒了。

第二天醒来，我一睜眼，見躺在齐家床上（听說是杜德林派了两个黃狗子把我綁着抬回齐家的），我恨极了，握着拳头，想同狗日的拼，但手被捆肿了，头被打伤了，腰被打得青一块米紅一块。心想，啥时候才能出了这口气？啥时候才能为爹报仇？同他們现在就硬斗吧，撞死了倒是小事，就是替爹报不了仇，我心不甘！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趁他們不注意，终于逃出了火坑。我拼命地跑，赶天明跑了五十里路，到了鉄裕鋪，想改名換姓往山外跑。改什么名呢，咱是农民的女儿，要为爹报仇爭气，現在正是收麦的时节，就叫麦荣吧！換什么姓呢，不，不能，我要永远为謝家报仇，这个姓不能改，就叫謝麦荣。后来經過了不少波折，吃了不少苦头，逃到了商县商鎮乡沙沟河村（現在丹凤县），在这里安了家。由旧社会熬到解放，终于見了晴天，替你外爷报了仇。这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娃娃們，我的故事就講在这里。現在的生活好得多了，你們看：咱家經過土地改革、合作化和公社化后，生活一天更比一天甜。咱有三間寬寬敞敞的瓦房，咱有三床

花被子，有蚊帳，有水壺、雨鞋；咱不愁吃、不愁穿，再不受人欺壓了。媽當了公社婦聯副主任，公社社員代表；你哥哥當了解放軍，拿着槍杆子，保衛着咱這幸福生活。你們姊弟幾個都在學校里念書，一天什么都不操心，只想着怎樣學好功課，怎樣學好本領，將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你們這些福蛋蛋，不知比媽那時候要好多少倍！可是媽希望你們可別吃了蜜糖忘黃連，你們要把媽媽的故事一代一代往下傳。

謝麥菜 口述
賀貴德 整理
宋懷林 插圖

进拴媽的遭遇

一

一九二八年冬，邵阳县一带兵荒馬乱，人心慌慌。一部分国民党匪軍，就住在和家庄附近。有钱人家不是往城里跑，就是整天价在家里挖地洞、埋粮食、藏财物；没钱人家有年轻小伙的，都逃往外边；尤其叫人担心的还是那些年轻妇女們，結过婚的給脸上抹鍋墨，姑娘家，父母們不管她們够年龄不够年龄，也要想办法嫁出去。

大約是农历十一月，一天，梁化竹家才給他的堂妹子碧慧找了个婆家，正說一两天过門。誰知化竹的堂侄儿，一个不务正业，給駐扎在半个城村的匪軍营长雷广胜背枪的梁明有，突然回来了；同时，还領着匪軍营长一起到了梁家。

梁明有一躡进化竹家的門檻，脚沒落地，就急着要化竹把碧慧叫出来，見他們营长。

化竹虽說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但也立刻明白梁明有的瞎心腸，气得脸色鉄青，渾身打战，罵道：“你是不是人

生父母养的？碧慧是你什么人？知道不知道她是你堂姑哩？嗯。”梁明有却满不在乎，不时地给匪军营长投去邪意的狞笑。

这时，碧慧正在后头小房里，缝补着快要出嫁的烂衣裳，听门口有人吵嚷，不知出了什么事，担心地出来看看。她刚一露面，早被匪军营长看见了，淫猥地大笑起来，随即掏出十块现洋，往梁明有手里一塞，悄悄咬了咬耳朵，便得意洋洋地出了大门。

梁明有煞有介事地说：“梁老四，今日对你实说吧，碧慧是你的堂妹子，可也是我的堂姑，我怕你误了她的终身大事，才把她许给我们营长作三房姨太太。方才营长答应，只要人一过去，就提升我当副连长；另外，还给你三百块现洋。嘿嘿——”他说着，又把那十块现洋往化竹脚前一扔，扭头就走了。

“这咋行啊！”化竹踉踉跄跄赶出门来，梁明有早骑上马飞出了村子。

梁化竹为了不能眼睁睁把碧慧掀进火坑，当晚就悄悄送碧慧过了门。可他却因此惹下了杀身大祸！

二

有一天清早，化竹妻——进拴妈，领着三个大点的女儿，到地里剜地几菜去了。

她娘女出了村，在冬天早上的薄雾中，远远看见村北大路上，一行四、五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匪兵，直朝自己的

村子奔来，眨眼就閃进了北門。“这些該死的孬种，大清早来干啥？”进拴媽心里嘀咕着。过了不大一会儿，便听見从村子里傳來“叭——叭——”的悶枪声，紧接着又是人們一陣惊慌的喧杂声。这时，进拴媽不由得一楞，打了个寒噤，停下手里剗菜的刀，直朝村子盯着。心想：“不知那些土匪作的啥孽，誰家又受害了。”

“进拴媽——进拴媽——”突然，听得村子像有人破着嗓子在喊自己。

“啊！”进拴媽惊叫了一声，手里的刀掉到了地上，脸色发白了，腿也打抖了。

“进拴媽——进拴媽——”又是人們一陣焦急的喊声。

現在对进拴媽来說，眼前世上再有天大的事，也不会知道了。她只知道快往家跑，快跑，家里到底出了啥事？

“媽呀！”进拴媽才跑到家門口，三女儿春杏哭喊着跑出来，一头跌倒她的怀里，泣不成声地說：“媽——大叫人拿枪打——死——咧！”进拴媽的心嗖地往下一沉，像掉进了万丈冰窖，軟溜溜地瘫在地上，还没有哭出声，就昏厥过去了……

原来，进拴媽在村外看見的那几个騎馬的匪兵，正是梁明有准备今天把碧慧抢过去和他的营长成亲。但当他到了梁家，才知道碧慧已出嫁了，还被化竹狠狠打了两个耳光，罵道：“披着人皮的畜牲！”那梁明有立时暴跳如雷，眼睜的像銅鈴，說：“你眼里沒有我这个侄儿，

我心里也就没有你这个叔父……”他当时抽出匣枪，对准化竹的太阳穴“叭叭”两响，可怜的化竹倒在了血泊中……

三

进拴妈醒过来后，直哭得死去活来。穷乡亲们劝她说：“别哭坏身子，娃娃们还小，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仇怎么报？咱得朝前看呵……”

进拴妈含着满腔的冤气，求人写了一张伸冤大状，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但啥也不顾及了，连夜赶进了县城。

第二天早上，她捧着状子，还没有踏进县衙的大门，就被几个黑狗挡住了。她说明了来由，黑狗冷笑了一下，把手向外一扬说：“文职衙门不理武事，管不了。”

“吃百姓的饭，为啥不管百姓的冤事？”进拴妈气愤地问。

“滚开！快给我滚！”黑狗骂着：“看不出你还是个刁妇！”枪托不停点地朝她身上打来。

天哪！这叫什么世道？她疯了似的在大街上呼喊。善良的人听了，都对她投来了同情的眼光。有一个头发苍白的老人对她说：“这吸人血的衙门，谁知屈了多少穷人啊！我说你还是到他们队伍上的军法处去告，兴许还能伸你的冤。”

然而，她又失败了。军法处的人，当场把她的状子撕得粉碎，还反赖她故意破坏他们军队的名誉，是在无事生

非，他們的隊伍里，根本就沒有梁明有這個人。她的命差點喪在兩點般的軍棍底下。

進拴媽無奈地回到家里，心像一團烈火在燃燒着。可她能有什麼辦法呢？幾家窮鄰居安慰着她說：“拴媽！暫且忍下這口惡氣吧。人常說：‘三十年河東倒河西’，‘好漢報仇十年不晚’，你還是把娃好好務養成人才是呀！”

進拴媽把丈夫埋過不久，梁家的族長梁庭貴登上門來，眼一瞪說：“化竹在世還欠我家三石四斗麥的賬，眼下我有急用，得馬上還我。”

進拴媽求情道：“看在死者的面上，看在同族本家的分上，等明年麥罷再還你。”

“不行！”梁庭貴把蛤蟆臉一擺說：“要不你就搬家騰房子，我還等着賣現錢哩。”

這時，站在她身傍的大女兒春梅，狠狠盯了梁庭貴一眼說：“媽！還是把我賣了吧，房子千萬不能拆，看他誰來吃絕食！”

梁庭貴一聽，眉頭皺了皺，他想：春梅賣了，眼下就可撈到一把白花花的現洋；有機會再把她媽這個寡婦一賣，又是响咣咣的“老人頭”，那時這幾間爛房也飛不了……他想到這裡，哈哈一笑說：“還是梅女機靈。女大當嫁，終歸是人家一口人……房子嘛，看在一個祖先的分上，我也不願做斷子絕孫的事……”

進拴媽揪着心賣了女兒。

天！誰能料想到，春梅被人領走後的第二天大清早，

那边有人跑来报丧哩，說春梅当晚就上吊死了。

晴天霹靂。进拴媽抢天呼地哭着：“孩子！是誰逼死了你呀？！到底是誰呀？！孩子……”她一忽儿哭，一忽儿叫，一忽儿晕过去，一忽儿轉过来。

四

丈夫和女儿死后的第二年，便是血淋淋的一九二九年的大灾年。

进拴媽領着孩子剥树皮，挖野草，就这有时几天还填不上肚子。

“媽！我想吐。”一天，餓得爬不起来的四女春娥，突然平地一跤，倒在地上了。进拴媽以为孩子得了急症，赶忙請老年人来看。一些老人看后，搖搖頭，叹息着：“唉！这不是啥病，孩子是餓死了！光緒三年，像这样倒下去死了的人多哩。”

立时，死的恐怖籠罩了进拴媽的全家。

为了让孩子們逃个活命，进拴媽不得不把十二岁的二女春兰，不滿十岁的春杏，卖给有钱人家当了童养媳。

这时她一家七口人，死的死，散的散，眼下只剩下她和她唯一的希望——进拴了。可族长梁庭貴并没有放过她。梁庭貴放出风来，要卖她这寡妇，直使她日夜提心吊胆。

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进拴媽不能眼睜睜让族长把自己卖掉，她终于瞒着族长自己嫁给了故池村一个姓

范的中年人。

可她还没有逃脱族长的勒索，梁庭贵的毒心像一条无形的锁链缠着她。

原来这范家的丈夫范根生，是梁庭贵的佃户，他要娶姓梁的寡妇，没有梁家族长立下的字约，是不行的。因而范根生不得不送给梁庭贵五十块现洋，才换来了一张梁家卖寡妇的字约。

进拴妈引着进拴到了范家，日子苦是苦，但憨厚的丈夫对她知热知冷，她心里暖烘烘的。他常对丈夫说：“只要咱勤苦，进拴大了，日子总能熬出个头。”

日子过的飞快。到了第五年，进拴妈又生了两个女儿，两口爱的不离手，立家的劲头更大了。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邵阳一带瘟疫流行，不几天，丈夫和两个女儿齐头头死了。又剩下她和进拴了。她一颗复活的心，又掉进了冰窖，整天整夜坐在炕上发呆。

在丈夫死后半个月的一个晚上，鸡还没打鸣，突然有人一脚踢开房门，闖进四、五个人，用麻绳把她捆了起来。她挣扎，她喊叫，她用牙咬他们！但还是被人家捆着抬走了。

天快明了。进拴妈被人抬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个家里，硬逼着她和一个快五十岁的人拜堂成亲。她哭呀！叫呀！但又有什么办法？可怜的小进拴也被拉了过来，他畏缩在屋角，用怯生的眼光看着人们一张张的脸色。

后来，进拴妈才知道，范根生有个堂弟叫范生财，在

县衙里混事，为人心毒手狠，多年浪荡没有回过家。当他风闻范根生死了，就起了歹心，以一百块现洋的身价，把她卖到了这里——离故池村二十多里地的南蔡庄。这家人姓赵，老汉的老伴死了以后，因儿子和媳妇对他不好，才决定娶个伴儿，所以他待进拴妈还不错。可儿子和媳妇却把她娘俩看成眼中钉，整天指桑骂槐，特别是进拴稍有不节不到，便要挨一顿毒打。

屋漏偏遭连夜雨。一天，梁家族长梁庭贵派人来要叫进拴回梁家，说回去好为他死了的大开门立户。这那是开门立户？明明是看进拴长大了，要用个不出钱的长工哩！进拴妈紧拉死扯，进拴已被人架着走了。现在她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第二年，老汉又死了。前房儿子和媳妇对她更是百般虐待，有时连她端着的饭碗，也夺了过去。“闲槽不养瘦马，没那么多的瞎账草料！”进拴妈听在耳里，难受在心里。她终于被四只手揪出了赵家的大门。

偌大的地面，她该向哪里走啊！她回梁家找进拴？不行。“寡妇进了村，石头瘦三分。”梁家的族规难犯啊！她只得孤零零一个人，住到村外一间破庙里。从此，在渭北高原的小路大道上，又多了一个要饭吃的寡妇……

五

一九四九年，邵阳解放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进拴才把妈接回了家。进拴妈回来时，全村还开了个

欢迎会。进拴媽在会上字字泪泪控訴了万恶的旧社会給她的血和泪。最后，她感动地給毛主席像磕了个头，說：“毛主席是我的大救星，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娘儿俩！”

土改后，进拴媽分到了土地，参加了互助組、农业社后，日子过得一天天好起来，她常年四季心里乐得开了花。人民公社化后，日子过得更上一层楼，吃喝穿帶，样样都有。进拴当了生产队长，年年評为“五好”干部；媳妇也当了生产小組长，光荣榜上不离名字；两个孙子一男一女，也上小学念书。她每念叨起日今的美生活，就不由得想起自己在旧社会的辛酸遭遇……

車如平 整理

穷人的路

求 神

刘根定的家，在澄城县刘家洼村。根定幼年时，有爹、娘、两个姐姐，共五口人。爹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给自家开了十五亩荒地，修了一个小庄院。日子虽说拮据据据，可还能将就着混下去。忠厚善良的娘，每逢初一、十五，总要给菩萨烧香磕头，口口声声祈求着：“愿神神多睁慧眼，保佑我一家人过个安生日子。”

刘根定见娘给菩萨磕头，就天真地问：“娘，神神是泥捏的，咋知道咱穷？”

“傻娃子，再要胡说了！”娘战抖抖地说：“神是咱穷人的救星，好好敬神，咱家就没灾没难了。”

爹在一傍抽着闷烟，听娃说出这号不懂事理的话，猛抬头美美瞪了娃一眼。刘根定一缩头，才记起爹也说过：

“神会显灵，会给穷人消灾免难。”

一九二九年，陕西遭了年馑。渭北高原上，人能够到的地方，野菜挑完了，草根挖净了，树皮剥光了。穷苦人

家，整天揭不开鍋盖，个个餓得身子成了骨架子。

有一天，天色阴得很重，烏云眼看着压住屋頂，黑风一陣陣刮得烟山霧罩。到处一片蕭杀景象。村里的家家戶戶紧关着門。刘根定的娘正在窑里給菩薩磕头，“喀啦”一声，窑門被踢开了，狗联保处主任，引着一个“风水”先生模样的人闖了进来。联保主任黑煞着脸，气势汹汹地說：“現在要修个学堂，‘风水’先生說你家的庄基的脉气好，你們就另寻个窝去吧。”說着順手从腰袋里掏出两个銀元，撂在地上。“这是买錢，三天內搬走。啊！”

这时，刘根定的爹正害着重病，惊得昏了过去。十二岁的刘根定，躲在娘的背后，渾身发抖。娘急得直打轉轉。她正想向联保主任求情說理，那知联保主任早不見踪影了。“风水”先生却点头哈腰地說：“这庄院不宜病人长住。只要离开此地，保准四季平安，人丁兴旺。”

根定的娘怯生生地抬起头，定神一看，“啊？……”这不是上月几次逼她家把庄院卖给联保主任的张六娃？她气得說不出話来，呆呆地站在脚地，一动也不动。

张六娃是个地痞，联保主任的心腹爪牙，外号叫“刀子客”。几个月前，联保主任就看中了貼己、向阳的刘根定的庄院，一心想霸占过来，給自己另新盖个馬房。他曾暗使张六娃，到刘根定家試探了几次口气，刘根定的爹一口咬定：“不能卖！”誰知今天张六娃替联保主任出了个假公济私的鬼門道来。

第三天，联保主任領着两个狗腿子，硬揪活拉地把刘

根定一家人赶出去了。一张写着斗大的“封”字的白紙貼在他家大門上。

刘根定一家人，住在村外南城傍的一座古庙里。老爹的病，因受惊恨气，一天天重了起来。娘把一副副的“神药”灌进了爹的嘴里，病还是只增不减。一天，爹把根定叫到跟前，说：“娃呀！世間是沒有啥神的，只有守住咱那几亩地，争口气，好歹创个业底，才稳靠。”然后慢慢地閉上了眼睛。根定和娘、姐姐正哭得死去活来，突然，老爹猛地掙扎坐了起来，睜大两只深陷的眼睛，順手攆起枕着的半截磚，鼓起全身的气力，往庙台上的神像打去，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枉受了人間的香烟！”随着香炉“啪”的破碎声，他永远离开了人世。后来，根定娘常常站在神像面前，滿脸泪花，癡癡呆呆，自語着：“天哪！求神一場空！穷人的活路在哪搭？”

靠 亲

根定爹弟兄两个，分家后，根定叔父既会巴結財主，又会做生意，不几年，就成了富戶。从此，亲兄弟俩像隔了一条沟。

根定爹一死，叔父就謀着根定家的土地，便和自己的女人商量：“根定爹死了，我看咱不如把根定养活上？”

女人一听，火了，瞪着眼說：“啥！你疯咧，还是咋的？你莫看見眼前的年饉是啥火色嘛。把咧張口貨引到屋里，拿啥給喂？”

男人滿不在乎，顯得很有計謀的樣子，說：“我說你這婦道人家，真是頭髮長，見識短。牆外飢荒，牆里那一頓你沒吃飽？咱娃多，咋也能剩些湯湯水水，破衣爛褲，還愁养活不起？”

“能养活，你养活去。我可沒那閑淡工夫！”

“給你打開窗子說亮話，只要根定端上咱的飯碗，他那十五畝地，就得跟咱的地合畝。有了刮金板，何愁发不了家。你呀！你真是一杆沒尾兒的秤。”

“就算你能！”女人笑了。

一天，根定的叔父走來，面善心慈地对根定娘說：“老嫂子，根定年紀小，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讓我哥絕了后，還是叫我把娃引過去养活着。”

根定娘是一輩輩把別人想得和自己一樣善心的人。她高興地忙把娃拉到叔父跟前，就叫磕頭，說：“到那邊，可要好好聽話，多長點眼色，學的勤勤快快的，把叔當做你的親爹看。啊。”

叔父滿臉堆着笑容，扶起根定，說：“娃呀，有叔在，你和你娘都餓不死。”

根定一踏進叔父家的門檻，二娘笑嘻嘻地迎了出來，親熱地把根定拉到身邊，手在頭上撫摸着說：“看娃瘦得多可憐！”說着，她轉身回屋拿了一條被子，把根定引到一個破破爛爛的房子。四周圍的牆上，留着一溜一行雨漏過的痕迹；半面塌了的土炕上，塵土有一青錢厚。二娘掃了掃炕上的土，尋了幾塊小木板，把塌的地方支了支，鋪

上一頁爛席，把被子放在炕上，假慚惶地說：“娘這幾年的光景也過得作難，我娃先受點屈。等你叔有了錢，好睡新房。”根定放下手提的小包袱，點了點頭。

一天晚上，剛喝罷湯，叔父把根定叫到堂屋，親熱地說：“叔見你年紀小，地里的活又多又雜，一下子也難學會。你家那幾畝地，在你手里就荒棄了。我看不如叫叔種上，一年到頭，有你母子吃穿就是了。”

根定一聽，楞了一下，說：“叔，這個事我拿不了主，讓我回去跟娘商量一下。對不？”

天，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根定迷迷糊糊地走回家。娘正在給人家拈鞋底，姐姐在紡棉花。一見根定，娘生氣地說：“娃，少回來一趟，別叫你叔見外生氣了。”

兩個姐姐心疼地說：“根兒，乖乖聽娘話，姐給你做新鞋。”

根定把叔父的謀思給娘說了一遍。

“啊！”娘的心猛地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她一下夢醒了：他叔的心不是在骨肉的情分上，是在自家的幾畝地上。她氣憤地說：“給他白熬活都行，地，千萬不能讓他種，這是你爹給你留下的創業本錢。”

大姐也氣憤地說：“有錢人的心都是黑的！”

第二天，叔父聽根定一說，眉頭皺成一個疙瘩，臉吊得尺把長，說：“真是把好心當成了馱肝花。你娘把話說絕了也好，那咱今後都看自己的秤星星行事吧。”

從此，根定在叔父的眼里，不再是親侄兒了，而是一

头会說話的牛了。家里、地里样样活都往他身上压。可怜的根本，年幼力薄，哪里能熬得住，常常做着活就昏倒了。狠心的叔父还不停点地罵：“你是跑来吃冤枉飯的，啊？”

根定十七岁那年，七月間整整沒見个雨星星。直到八月中旬，天才落了一场透雨。根定一連五、六天，沒黑沒明地給叔父家抢墒种麦。根定的两个姐姐都已出嫁了，娘一个人心里急得火燒毛燎，东家出，西家进，借不到牛。

“有牛莫借无牛汉，一天就是两天半。”富人怕穷家貪活嘛。后来根定給叔父好說歹說，才借了牛給自己种那点麦。

一天，傍黑。根定拉牛从地里往回走，叔父在半路上就把他截住了。啥話沒說，一手抢过牛繩，用手在牛背上一摸，牛发汗了！他像蝎子螫了一样，跳了起来，朝根定脸上美美地唾了一口，跟手又是两个耳光，罵道：“你心咋黑成这咧！把牲口杀的吃了，你心就甘咧！”

第二天，叔父不給他牛了，还不准他回去，立逼着給自己收豆子去。根定娘絆絆磕磕地来到亲兄弟的堂屋求情，誰知兄弟躲的不見面。她只好用笑脸去求弟媳：“他娘，牛累了不借也罢，好在地也剩的不多了，看能不能叫根定回去和我一块……”

弟媳还没等她話落点，风言冷語就来了：“看你說得美的，你家种麦当紧，我家豆子就不当事？让它干炸到地里，你拿粮食养活我呀！”

根定娘气地說了声：“世上的路絕不了！”扭身走了。

“麦不离八月土。”眼睁睁就是月底了。她回到家里，左思右想，还是没办法。只好把心一横，自己提上籬籠，扛起鋤头，到地里种麦去了。

第二年，收麦时节，叔父把根定纏在場里給自己家碾麦，暗地里叫他娃把根定地里的麦捆往回背。根定发现了，跑去問他。他一下子恼羞成怒，指着根定的鼻子，破口大罵：“你个野杂种，簡直反了！五、六年你想白使我的牲口？念起你死去的爹，不叫你娃給我淨麦顆，就恩寬了。把麦秆背回来，你狗东西还毗牙裂嘴哩。噫！”

二娘狠狠白了根定一眼，朝男人煽阴火：“我說你把这沒良心的狼喂不熟，你还犖嘴呢？看咋着！”

根定一听，气得滿脸鉄青，啥也不顧了，大声說：“今天算把你看透了，你不是我的亲叔父，你是吃人不吐骨渣渣的狼！今天把話說清，再不端你家的飯碗了。天无絕人的路，我有一身力气，还怕餓死不成。”說罢，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叔父家的大門。

創 业

根定从叔父家里走出来后，东奔西跑，給人打短工、做杂活、卖炭。过了两年，积攢了些錢，才和一个穷家的女子成了亲。创业要有好帮手。根定媳妇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过門，就和丈夫肩靠肩，心貼心，风里鑽，雨里滾，为穷日子操劳。人們紛紛地贊許着：“过日子的好样儿！”

年轻的根定，觉得有人有地，只要泼出命干活，不怕日子过不前去。他兴奋地对媳妇说：“咱把庄稼做好，粮食打下，也过它个不求人的美日子。叫咱娃，咱孙子，再也不看有钱人的眉高眼低了。你说行不？”

“行！”媳妇说：“可咱眼前连个牛尾巴也没有，咋办？”

根定把手一扬，说：“尿还能把活人憋死！咱先揭一点钱，买些农具。没牛？咱过去给财东家当牛，今日格还不能给自个当牛？”

农具买下了。根定两口创业的心更切了。他们天天顶着星星上地，戴着月亮回家。伏天里，太阳火毒，人们都歇了晌，他俩还在地里楞干。有一次，太阳晒，肚子饿，两人同时昏倒在地。几只红嘴老鸦在头顶旋飞着，忽高忽低。根定被老鸦的寒叫声惊醒了，吃力地撑起身子，朝着天空的老鸦骂道：“老子还没死呢，就着了急啦。”他扶起媳妇，喘了会儿气，又干起来了。

第二年，根定家的麦子，长得分外惹眼，谁见了都“啧啧”夸奖几声。根定和媳妇更乐得心里开了花。他们像把魂丢在地里，一天不知道向地里跑几回。他们觉得自己的地，是世界上最好的地，麦是世界上最好的宝贝。

快要搭镰的时候，有一天，根定来到地头，麦子金黄的耀眼。他顺手掐了一个麦穗，放在手心轻轻揉了揉，吹飞了麦糠，把黄灿灿的麦粒扔到嘴里，嚼了嚼，“多香啊！”他自言自语着：“只要照着今年这样干，还愁买不

下午，刨不起家！”

根定的幻想正在一个美妙的境界飞翔，“嗚——日——”一阵狂风吹醒了他。他抬头一看，一片乌云已从社公山翻腾过来，压到头顶上了。要下暴雨了！他急忙跑到一棵大槐树底下。“唰——”一阵大雨点子过后，紧接着就是“啪啪啦啦”的冰雹打下来。这时根定像一只发了凶的猛兽，一下子扑到麦地里，张开两臂，直挺挺地倒下去，恨不得用自己的两臂，把十多亩麦子抱到他的身下。

雨停云散，太阳出来了。沉甸甸的麦穗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麦秆子，东倒西歪，随风摇曳着。

这时，娘和媳妇颠颠跛跛地跑来了。母子三人，抱头大哭，抢呼着：“天哪！穷人该咋活命啊！”

当初买农具借下人家的一石麦子，是加五的合子，债主说得清：“麦后一次还清。”眼前一场横灾，该拿啥东西还人家呢？

一天，根定一家人正在发愁，债主引着长工找上门来了。债主一进门，黑眼珠滚了几滚，啥话没说，指着窑里的农具，扭身给长工说：“把这些东西给我扛回去！”根定赶忙拉住债主，再三求情，保证想尽一切办法，照数还债。债主转过身，呲牙裂嘴地骂道：“把你两口的穷骨头抽了，烧成灰，能值几个烂钱！从今儿起，这些东西就跟我姓了。”说罢，一甩手，把根定推了多远，背着手，大摇大摆地走了。

根定的娘，一气之下病倒了。

一天，娘把根定和媳妇叫到跟前，一会儿摸摸儿子，一会儿看看媳妇。枯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两只深深陷下去的眼睛，湿漉漉的，却滴不出眼泪，用微弱的声说：

“娃呀！立个家业不……容……”一句话没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

根定的娘死后，第四天，保长又一步一鞭子地逼着要公粮。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把十五亩地卖了，还了债，交了公粮。根定媳妇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走进了地主张愿虎的四合头大院，扛长工去了。

扛 工

地主张愿虎，有一百五十多亩地，四、五头高骡大马，养了十几头肥猪，另外还开了一个酒坊。刘根定到他家扛活的时候，正碰上了张愿虎父子发家致富的刀口。地主发家，长工磨扎。这话一点没错。根定踏进张家大门以后，各种活路像冰雹一样落到身上。每天，天麻麻亮，张愿虎的吼声就传来了：“睡死啦！还不起来？操的啥心？啊！”

根定起来后，先给马房、酒坊、张家大院，挑二、三十担水；水担一离肩，就扛犁拉牛上地；从地里回来，肥猪早哼哼开了；猪喂毕，转腿上酒坊帮忙；日头丢山，赶紧铡草、垫圈、拉牲口上槽；牲口喂饱了，还得磨来天的面。就这样“转马灯”地蛮干，根定稍有不节不到，张愿虎父子俩动不动就脏言脏语地骂：“我家掏钱雇的是做活

的，不是請的吃客！”

渭北高塬上的井，深三、四十丈。絞一桶水，比肩上放兩担水還重。沒力氣的人，就甭想沾邊兒。因此，人們把井柱叫“好漢柱”。

有一天，早上，根定醒來，覺得四肢疼痛，渾身發燒。心想多睡會兒，誰料張願虎早站在馬槽傍，把水缸敲得“叮咣”響。根定喘着氣說：“東家，我有病了，實在……”

張願虎搶上了話槎：“沒死就得干，這是我家的規矩。”

根定咬緊牙關，使出全身的力氣挑水。當他挑到十担水的時候，已經大口大口地喘氣，胸口憋得要炸。黃豆大的汗珠，撲頭蓋臉地滾。腳步交錯，身子搖晃。剛走到張家大院門口，眼前一黑，“哇哇”幾聲，鮮血從口里噴出來。接着，“撲咚”一聲，昏倒在地，啥也不知道了。

根定醒來後，血、水滾了一身。他一看水桶不見了，張家的大門緊緊地關着。心里憤憤地罵：“張願虎你真是狼心狗肺，你惜愛你家的水桶，就不顧我的死活。難道窮人的命不如兩個水桶！”沒奈何，只好掙扎着身子爬回了馬房。

根定媳婦聽說丈夫病了，心跳得鼓響。她連咋樣跑到張家馬房門前，也不知道。她一只腳剛踏進馬房門檻，就被一只大手抓住掄了個趑趄，摔得幾尺遠，差點跌倒在地上。她定神一看，是張願虎！只見他睜着牛眼，像要吃人

的样子，骂着：“不要脸的泼妇，青天大白日跑来干啥？
嗯？”

“恶虎！你真缺德死咧！”根定媳妇说着朝马房楞扑。狠心的张愿虎不准她进去，连推带踢，嚷道：“给我滚蛋！要把穷气带到我张家院里来。”

这时，根定挣扎着爬到窗口，只见媳妇摇摇晃晃地往回走着，一步一回头。气得眼里直冒金星，心里骂道：

“张愿虎，你个黑了心肠的狗狼，总不得好死！”

根定在张家干了一个月，身子瘦得像一根柴棍。这样下去，不要说谋生，还得贴上一条命。

第二天早上，大雨串线儿地下着，张愿虎又硬逼着根定挑水。根定忍无可忍了，大声说：“你们欺侮人简直没个边边。你家的活，我不干了！你马上给我算工钱！”

张愿虎皮笑肉不笑地说：“有话好说嘛，你歪啥呢？”

“我怕你连我的骨头都啃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走着看吧！”

张愿虎望着根定走去的背影，呆呆发楞。

革 命

刘根定从张愿虎家回来，日子到底咋个过法，心里还是一团黑。不久，他病倒了。这一病，整整四、五个月没下炕。一天，他问媳妇：“就说凭咱这分力气，为啥还填不饱肚子？世上穷人走的路，真的都绝了？”

媳妇劝慰着说：“咱只要人在，兴许苦日子能熬到

头！”

一九四七年冬天，有一次，根定到窑头煤矿担炭，炭场上的工人照旧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他放下担子，看见远处的一堆炭旁边，挤着一伙人，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他无意地走了过去，悄悄地坐在一边。只听见一个粗大的声音说着：“……八路军来了，专门打地主、分田地，叫穷人过好日子。……”这人还没说完，另外几个人就嚷开了：

“那嫖扎啦！八路军啥时能打过来？”

“走！干脆咱参加八路军去！”

那个粗嗓子又开了腔：“婆急嘛，心急吃不了热饭！听北山下来的人说，游击队快来得了。”

根定听着听着，心里就像烧起一团火，一下子热起来了。他想：“只要八路军能帮穷人翻身，头割了也要参加八路军！”

根定担炭回来后，心里老念叨着游击队。他一个人常常站在村口，眼巴巴地望着社公山，看有没有游击队的影子。一天黄昏，他看到北山坡上黑压压的一片，好像一群人影蠕动着向山下走来。“游击队！”他高兴得悄悄地喊了一声，急忙用手揉了揉眼睛，仔细看时，他失望了：

“瞎，我把柏树林当成游击队哩！”

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根定和媳妇又在念叨游击队的事儿，猛乍一阵敲门声。根定开门一看，啊！不是别人，正是他要找的张根源。

张根源住在根定的鄰村，过去他俩在一起做过短工。后来，根源被地主逼得实实没办法活下去，参加了游击队。根定从炭場回来，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寻过根源好几次都沒得見面。

根定扑上去抱住根源的肩膀，說：“游击队来了吧！把人盼得脖子都长了！”

媳妇也笑哈哈地說：“活罪实在受不下去了！”

根源兴奋地說：“根定哥，咱的队伍下来了，走！”接着又說：“队部就扎在村中的关公庙里，队员都分散到穷乡亲家串联去了。听我爸說你也想参加游击队，我就来叫你。”

根定忙叫媳妇給根源燒火做飯，自己把根源拉到一边，亲热地說叨起来了。

月亮西下，东方渐渐露出了黎明的微光。根定和根源走出了破窑洞。临出村时，根定望了望媳妇。她沒有哭，在苦难的生活里，她也磨炼出来了。过去，她是送亲人去受苦的，出村的这条路上，不知洒了她多少眼泪！今天，她知道丈夫是走了一条穷人翻身的路，脸上带着希望的微笑。

“你多保重点。”根定对媳妇說：“到了那边，我就給你打个信。”

媳妇点了点头，把两个燒得燙手的紅苕，塞在根定的怀里，說：“你俩快上路吧！看，太阳快出来了！”

根定到了游击队，革命的道理像春风化雨一样，使他



心亮了，眼明了。他懂得了共产党、毛主席要领导穷人打倒一切反动派和吃人的剥削制度，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要给穷人打江山，高兴得几夜没有睡着觉。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南下，游击队为了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常常急行军，有时一天要转移几次。为了加强后勤工作，根定被派到运输队去了。

根定的革命心劲可大啦！经常肩上放着一百多斤的重担，不管刮风下雨，脚底像起了风一样，日日夜夜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从来不知累，不叫苦，心里总觉得甜滋滋的。

有一回，根定从山外担了一担粮食往回走，刚翻过社

公山，爬上黄龙山的时候，忽然山动雷响，树林摇曳，接着倾盆大雨披头地下起来了。山石路一见雨，明光滑溜。根定一步一跤，衣服被尖石、树枝扯得絮絮纷纷，腿上的血混着雨水直流。这时，他想起了自己过去的苦，想起了自己眼前责任的重大。他一把把抹着脸上的雨水，充满信心地说道：“雨再大，大不过我的意志；路再滑，挡不住我的脚心。世上没有上不了的高山，吹不响的笛子！”

根定终于完成了任务，回到了游击队。

解放后，刘根定怀着建设新农村的革命热情，回到了家乡。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和穷乡亲们一起，斗倒了地主，分到了土地，分到了房子。合作化运动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光看得更远了，做啥事都是扑着扑着往前曳。他兴奋得常给人说：“旧社会穷人创业，像大风里一盏灯，经不起风吹雨打。日今在咱党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地合亩、牛合槽、人合心，才真正像个创业的气魄！咱要一个心眼地爱这个新社会，就是把骨头挣断，也要走合作化的大道。”人民公社化后，日子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他的生产劲头更足了，好像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几次被评为五好社员。他常把念书的女儿巧莲叫到跟前，叮嘱着：“娃呀，爹恩深，娘恩深，没有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深！蜂蜜甜，冰糖甜，没有新社会的生活甜！咱要一辈接一辈地记着咱家过去受的苦，永世跟着党和毛主席向前走，没错！”

楊广元 整理
宋怀林 插图

三輩创业記

旧社会创业一場梦

我的老家是神木县赵家村人。解放以前一直是赤貧戶，祖祖輩輩种租田，安伙子，当长工，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爷爷刘成茂給地主攬工一輩子，临死时把我父亲刘德恭叫到炕前說：“旺儿！我睡半夜起三更，想給你們父子置点家业，想不到現在头頂人家的天，脚踏人家的地，还給你們父子留下了二十石谷和二十块钱的債！”他緩了口气接着又說：“我們是吃了沒地沒牛的亏了。旺儿！你要記住，有朝一日爭口气，自己买头牛，再置点地，蓋几間房，自种自吃，日子就好过了。”沒几天，爷爷就死了。从这以后，父亲一直記着爷爷的遺言，决心苦熬苦干，想创立起个理想的家业。

爷爷死后不几天，地主赵熊帶着狗腿子就上門逼租收債来了。父亲和母亲哀求道：“发发慈悲吧！我父亲死了，留下我一家大小連吃的都沒有了，咋能馬上还起这么多的債。緩緩再还吧！”地主先是瞪着眼罵，后又奸笑地

說：“要緩可以，年利加五，你得給我攬工。”天哪！二十石谷子一年就得變成三十石，二十塊錢一年就要變成三十塊，還得給人去攬工。可是父親也沒有別的出路，只好忍着恨，咬着牙畫押答應。以後，父親就給地主攬長工，母親在家種地，拾野菜喂豬，幫人做針線活，兩個哥哥拾柴賣柴，給人攔羊過活。一家人吃糠咽菜，大哥哥害了病受不住這種飢餓生活的折磨，悲慘地死去了。爺爺留下的二十石租，二十塊錢的債，本加利，利滾利，到父親四十歲時才還清。父親和母親為了還這筆債，累死累活，足足熬了十年。

還清了欠債，母親對父親說：“趙莊這個地方的財主太吃人了，不是活命立業的地方，搬到外地去，說不定還有希望。”父親也想：“我是個能干苦活的人，人家扛一百，我就扛一百五，再說元富也大了（我的哥哥），出去闖闖，還能立不了業？”於是，父親就挑起一担爛棉被，破衣服，和母親帶着全家人搬到橫山榆家岔，在村邊的一個爛窩里住下來。在這裡父親向地主租了一頓牛的地，地租牛租三大石。因為沒有農具、籽種，又咬咬牙向地主借了二十塊銀洋，條件是秋後給五大石谷子。這一年父親、母親、哥哥從春到秋拼命的干，总算收了九大石谷。可是臨了地主上門來算盤一撥，八大石金黃的谷子就進了地主的大倉窩。父親當時就像給地主咬了身上的肉似的，氣恨不過，把槌枷摔了。母親和哥哥氣的抱頭大哭。哭和氣有什麼用，在那個社會里，東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

人，天下老鴉一般黑，地主的心都是黑的。父亲从这以后不再对所謂“善良”地主有幻想了，发誓不再种地主的租田。

以后，父亲和全家人帮人打零工，背的卖柴，担的卖炭，卖苦力挣钱过活。三、四年后，果然积攒了二十块銀洋。父亲很高兴，心想：这一下立业有指望了，再干上一年积上十块，三十块钱就能买一条耕牛。因而全家人更加省吃俭用，苦熬狠干，一心为买牛置田着想。誰知道团头天天来要稅要粮，父亲哪能动这二十块立业的奠基钱？于是就只好借钱应付。借的債本加利，利滾利，两年后，又欠下二十多元的債，积攒的二十元钱全部被債主逼去。父亲兴家立业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几乎气炸心肺，蒙头睡了几天。

过了一个时期，母亲又对父亲說：“这里也不好，地少人多，听说保安（現名志丹县）地广人稀，有沒主的荒地，咱元富成了大小伙子了，你又能下苦，咱們去挖地种也許能过个好光景？”从此，父亲为着创业又带着全家大小，一边找着干零活，一边討飯吃来到了现在的志丹县，落戶在康山。这里的地就是多，但沒有无主的地，地主比橫山的地主占有的地还多，剝削人更狠。头年冬里来，第二年刚赶上民国十八年大年饑，穷人乞討无門，餓死者不計其数。走投无路，父亲和十九岁的哥哥只好給大豪紳路登高打石垠子，只給吃飯，沒有工钱。母亲和十五岁的姐姐和我在家里拾的吃野菜，打的吃馬茹。全家人餓的眼看要

死，父亲才狠了狠心，把姐姐卖给了人贩子，换来一斗粗糜子救全家的命。

地无寸土，钱无分文，但总不能等着活活饿死，因而父子们又不得不给地主路登高安伙子。一年下来，牛料、籽种除过，对半一分，再还过春天至秋天借吃地主的粮食，算是能勉强过活。两年后，地主路登高嫌这样利不大，不划算，就不让安了。无奈又只得牛租石五，地租石五租种地。秋里下来，交过租，除过税，剩的粮不够吃，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又得按加三的利揭吃地主的粮。这样家里又开始拉下地主的粮债。在这陷入债务火坑的当儿，大祸又临了头。一九三一年四月，哥哥刘元富，因为参加了一千多农民到县衙抗粮抗租的运动，而被地主路登高的儿子、县民团总路造兰发现，抓去给加了个“赤党”的帽子，吊打一顿押了起来。父亲去到县衙苦苦哀告，又求人说情作保，团总路造兰恶狠狠地说：“看在你是我家的门客上，不判你儿的徒刑，要领人得限你三天交出罚款五十块，迟过三天再赎也不行了！”父亲求情说：“团总，我们家连吃的也没有，那能出起这么多钱啊？”路造兰拍桌大骂：“混蛋！你是要儿子还是愿钱！”骂着叫团丁：“把老家伙赶出去！”就这样，父亲被团丁连拉带推的赶出了衙门。父亲为了保出儿子，求借无门，只得硬着头皮用加四的利揭了地主路登高五十块钱。到了一九三四年，本利连滚又欠下一百四十块银洋和八大石粮的债。从此一条看不见的锁链又把全家牢牢拴住。父亲心想：“这

笔债，儿孙几辈也难还清了。自己东奔西走，苦挣了一辈子，创家立业竟成了一場梦！”想着不禁对天大哭：“天哪！我一辈子血汗流到哪里去了？我們穷人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嗎？”打这儿气恨不过，病倒在家。快过年了，全家大小无衣无食，地主又来逼债討租，就这样，病势越来越重，他就把我弟兄俩叫到跟前，眼泪盈眶地说：“元富、元贵，大对不起你們！也对不起你爷爷。你爷爷死的时候一再嘱咐我要发愤创家立业！到现在，我不但給你們沒置下田，买下牛，連媳妇也沒給你們娶；又給你們留下一百四十块钱的债和八石租子的账。”停了停看看門外沒有人来，又接着說：“咳！看样子，靠你們給地主攬工是永世也还不完这些债的。听说南梁老刘（刘志丹）領的紅軍是打土豪为穷人翻身的，你們和你媽就只有等紅軍来这一条路了。唉，不知紅軍啥时候才能打过来……”不久，被旧社会折磨了五十八年的父亲就含着无限的悲愤离开了人世。

父亲死后，我母子三人拖着父亲留下的重债，記住父亲临死时的遺教，日盼夜盼，一心盼着紅軍来。这天终于盼到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保安解放了，紅三团赶跑了白匪軍，打倒了豪紳路登高，消灭了民团，給穷人分地分产。从此，我家翻身見了晴天。分到八十亩地，一头大牛，一孔大窑，还有农具和粮食。真像是久旱的枯苗遇透雨，一家人喜笑颜开，高兴极了！分的一头牛一天看了几回。我高兴地說：“这一下子咱真正是翻身立业啦！有牛、有

地、有窑、有农具，往后这才是给咱自己干活啦，咳！要是父亲还活着那该多高兴啊！”母亲说：“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咱可不能忘了这天大的恩情！你大没赶上，都怪他没这个福分！”我母子三人心里对党的感激简直是十二万分。这一年过年的时候，就请人给我家写了一副大红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穷人翻身见晴天；下联是：党的恩情重如山。

单干创业难上难

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翻身后，全家人满以为这下子可好了，以后永远可以过好日子啦。开始的六、七年我和哥哥种地，母亲料理家务，创业心劲可大啦！一年下来不缺吃不缺穿，还有节余，生活过得确实不错。和解放前比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十几年里，经过几场天灾人祸的风波，我家又几乎回到原来的老样子。

这个变化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那年天旱，几个月没下过雨，庄稼种不上，五月下了一场透雨，农民都抢着种晚糜子和荞麦。正在这个要紧的关头，那头耕牛得痲症死了。没有牛咋能种地？哥哥到处奔走，好不容易借来头牛，但是又小又瘦，单独拉不动犁；没办法，我只得帮着拉一股绳。就这，紧赶慢赶误了农时，只下种了一少部分，其余的大部分没种上。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的袭击，秋里下来，除过籽种，几乎没打下粮。到了第二年，家里粮

食就不够吃了。誰知禍不单行，哥哥由于过去給地主拦羊淋雨受阴得了关节炎，发展成“半身不遂”，两个腿完全不能动了。这不得不花钱請医生看，很快的就把手头仅有的一点钱花光了。后来虽然能扶着拐棍走，可是成了残废，不能下地劳动了。我和母亲不得不和人家有牛的人伙种地，一年下来分的粮食只够三个人吃，穿衣零用还得借債。从此，土改后勤劳致富积累的财产渐渐光了，全家的生活也过得一年不如一年了。到一九四七年，六十多岁的老母亲由于操劳过重得了病，胸口疼的厉害，日不能睡、夜不能眠，为了給母亲治病，我只好向富农借債。人老体衰，抵抗不了疾病的折磨，虽然花了不少的钱，仍然不見效，几个月后母亲终于去世了。埋葬又不得不花钱借債。就这样債上加債，我又欠下九十多块钱的账。年底富农来討債，我哪来的钱还啊！千求万求，拖到第二年，账沒有还清，反倒又垒成一百一十七元了。我为了还債和养活残废的哥哥，就又开始給外乡地主揽工受剥削了。揽了四年长工，到全国解放，我又回到家，和四十岁的哥哥刘元富，两个光身汉一面种些庄稼，一面打个零工，咳声叹气地过着貧困的生活。哥哥看到这种情况，含着泪对我說：“土地革命后，我滿以为咱家永远可以过好日子了，誰知道天灾人禍把咱弄成这个样子。我老了，也残废了，不可能成家了。兄弟呀！你也是三十岁的人啦，可不能泄气，要下狠劲得成个家，不能使咱刘家断后！”

创业理想实现了

一九五三年，正当我弟兄两个被个体经济的两极分化袭击得无路可走的时候，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像灯塔一样向农民指出了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照亮了我弟兄创集体大业的心。当县委派工作组到麻地坪搞互助合作的时候，党员刘福荣，在麻地坪首先组织了长年互助组，接着我也带头在康山组织有四户参加的长年互助组。一九五四年我又领导长年互助组办起了八户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着于一九五五年冬又转成高级社，全村十户农民都自愿参加了进来。

果然，组织起来就是好。在办社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好收成。全社十户多增加了收入。第二年转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生产进一步有了发展，不仅社员的生活都随着提高，而且社里还买了六头耕牛，增加了一百多只羊，添了新农具。

随着合作社的举办和发展，自己也成家了。成立初级社那年，我结了婚，转高级社时又生了个胖小子，年终分配时分了几千斤粮食，一百多块钱。这一年是双喜临门，真正的拔了穷根栽上了富根。我的哥哥也觉得残废的身体好了一节子，精神焕发，喜气洋溢。这一年过年我又请人给门上写了副更宽更大的红对联，上联是：“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下联是：“坚决走合作化道路。”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集体的力量比高级社时期更



大了，我领导的康山生产队，生产一年比一年更加兴旺，社员的生活更上一层楼。一九五九、一九六〇这两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社员收入受到影响。部分社员心里不安，我就组织大家座谈了“新旧对比”，对社员进行了阶级教育，社员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克服困难的信心倍增，

大伙依靠了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防旱抗旱，战胜了严重困难，大大减轻了遭灾的损失，社员生活得到了保证。

由于把创家立业的愿望建立在坚决创办集体大业的基础上，因而自合作化以来，全家的生活不断提高，不但一不缺吃，二不缺穿，而且陆续添置了新铺盖、新衣服、暖壶、雨鞋、马蹄表、新家具，打了新窑。我常感慨地说：

我們三輩創家立業的經歷使我深刻的体会到：旧社会是地獄，穷人輩輩翻不起身；单干是树枝枝頂房呢，风吹雨打一場空；人民公社是幸福桥，集体大业永不倒！明白了一条真理：听話要听党的話，走路要走集体化道路。

不忘本，不忘階級斗争

去年春天，我們康山生产队召开了社員大会，在会上，我由不得又談起了自己祖孙三輩的創業家史来。我說：“咱們千万不要忘記，咱走到今天这一步是費了多大力气！党領導咱們走集体化，可过去压迫剝削咱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們盼不得咱們开倒車！咱們可要心里放灵醒点哩！”社員們紛紛議論起来，大伙批判了那种自发的資本主义思想，一致地說：“咱奔社会主义可要把路走对，要想过好日子，靠的是社，是集体經濟！”那天会上，我还向大伙念了自己的决心书，表示自己要永不變心的跟着党走集体化道路：

牢記階級恨，
不忘党的恩，
堅決跟党走，
永世不變心

刘元貴 口述
卞志俊 整理
郭 敦 插图

社公山前的恶狼

——記惡霸地主王保坤的发家史

起 訴

澄城县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阳光满地。冰解了，雪消了，世世代代做牛做馬的劳动人民，砸碎了鎖鏈，挺直腰杆，站立起来。

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

社公山前的良周村，烈士家屬张学勤的院子里，聚满了白发蒼蒼的老人。他們来自霍家斜、崖畔寨、邵家村；他們来自方圆几十里的村寨，他們代表着无数无辜被害的人，要把惡霸地主王保坤，杀害过一百多个人命的罪状，向人民政府起訴。

老人們义憤填膺，咬牙切齿地控訴着，控訴着；四个自动担任紀錄的群众，泪珠儿伴着笔墨，涮涮涮地写着，写着；二十来岁的张学勤和一伙青年人，站在愈来愈多的群众里，揩抹着眼泪傾听着，傾听着……

惡霸地主王保坤三十年的罪恶历史，一桩桩、一件件

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她变成了蛇

王保坤，是从当寨长起家的。

民国初年，偏远的北山根下，军阀割据，盗贼蜂起，兵即是匪，匪即是兵。他们和豪绅地主相互勾通。十里五里，各霸一方；派款征粮，贩烟招赌，明抢暗劫，绑架勒索。闹得澄城县境内，鸡犬不宁。

城北五十里的社公山下，有个崖畔寨子。东、西、南三面临沟，北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只有一个寨门，门前有三五丈平地，寨墙高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内还有两眼深井，不怕围困。一九〇四年，土匪樊老二攻了一次，没有打下，从此，崖畔寨的名气就大了。

人们为了躲避盗贼，纷纷搬家上了寨子。小邵家村有个害娃，也混在人群里窜上了崖畔寨，当了一名看守寨子的团勇。

害娃是个破落户子弟，尖脑袋、大耳朵、斜子眼，能说会道，生性刁恶，一贯不务正业，爱谋瞎事，好占便宜，人都叫“斜眼狼”。他一上寨，看见别人的金银财物，就心毒眼红，暗生贼心。害娃有个好伴，小名三发，泼皮成性，做事霸道，喜欢动刀弄枪。两人气味相投，亲热得称兄道弟。

事有凑巧。一九〇六年的一个冬夜，几个不明情况的山杆子①前来袭寨。枪声一响，害娃吓得爬在地下装鳖。

两个山杆子眼看就要爬上北寨墙了，其他守城的团勇搬了一根大木柱，往城下一推，两个山杆子脑浆迸溅。其余的杆子一看不妙，乱放了几枪，打死了推木柱的团勇，掉头就跑。害娃一看山杆子走了，心一动、眼一斜，对三发说：“老弟，出头的日子到了，露一手！”说着站起来放了几空枪，随即开门跑出城去，大喊大叫：“打呀！追呀！”他佯追了几步，又折转身来，揀起两个死杆子身上的土枪，闖进城内，高举土枪，满街满巷地狂喊狂叫：“山杆子叫我打死了！山杆子叫我打跑了！”三发也跟在屁股后面，摇旗呐喊：“害娃哥的功劳，害娃哥的功劳！”

不几天，寨里傳出許多閑話：“寨长老了，不中用了，闖不了枪就坐不住寨子……”寨长李兴化上了年紀，早就怕担这分风险，趁机让位給害娃这个“精明强悍、年轻气盛”的“能人”了。

从此，害娃改名王保坤，三发改名楊荣軒，一狼一狈，蚰蜒变成大蛇了。

土匪起家

俗話說：“兔子不吃窝边草。”

王保坤当了寨长以后，借防御土匪为名，成立了民团，自封为团长，封楊荣軒为团副。一面招募团勇，扩充实力；一面派捐派款，明目张胆地勒索民財。凡人进寨都得“进貢”。好多人家納不起捐款，又搬出寨子去了。

民国七年，大土匪头子王大汉、樊老二、徐老毛，因

为眼紅王保坤，准备結伙合力攻打崖畔寨。王保坤聞風，急忙派人送去一封密信和大批槍械財物，祈求他們不要惊动崖畔寨，唆使他們劫掠雷村、柳泉、梁福，并且暗地里协助他們，参加分贓。

王保坤經常派楊榮軒帶領人馬下寨，或化裝成杆子，搶劫民財，杀害人命；或打着清剿山杆子的旗号，寻找借口，誣賴好人。

北赵庄有个王保合，因为对王保坤“不恭”，就被戴上“山杆子”的帽子，綁到寨內，用油火燒，鉄鉗烙，吊上“称杆”活活折磨到死。死后又以“追贓”为名，拉走王保合家里的驢子，强占了他家的街房。

鄰村的王郎儿，进寨时沒向王保坤“納貢送礼”，就說他私通土匪，抓到寨門口用乱槍打死，并且把郎儿的媳妇賣到良周村，賺了二百块鋼洋。

郃阳老馮，在寨上开了一家銀貨鋪。王保坤眼饞已久，利用大年吉日，請老馮到“团部”打了一夜牌。天明賭散，老馮回家一看，柜子里的金銀首飾和一个最值錢的小銀盒子不見了。

山边有个单身汉，外号“陈狗客”，养了五十条狗。他經常領着群狗捕捉野猪、獾、豺狼，以打獵为生。群众因为他保护了庄稼，非常感激“陈狗客”，常給他送粮送衣。王保坤却十分嫉妒，令其部下劫走“陈狗客”的粮食財物，抢走群狗为他看家，逼得“陈狗客”逃进深山，再沒音訊了。

沟西的王联林，三十晚上叫“山杆子”抢了个精打光。王保坤假装从“山杆子”手里夺回了一些财物，送还王联林。高兴得王联林磕头作揖，感谢王团长。

许多人家迫不得已，只得陆续搬上寨子。寨子里增加到一千多户，昌盛一时。王保坤偷着发笑，觉得自己发财的紅运更兴了。

一九一八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风紧云低，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王保坤的十几名团勇，化装成军队，混进寨里。等到夜深人静，砸门捣窗，闖入事前瞅准的几户生意人家，烧杀抢掠，胡作非为。这时，王保坤亲自带领一部分团勇，大呼大叫地乱放了一通枪炮，从寨南跑到寨北，揚言“杆子”被赶跑了。那几户被劫的人家，还得擦干眼泪，赶来谢谢王团长的救命大恩。

冤 屈 表

雪地里埋不住死人，狐狸藏不住尾巴。

王保坤的所作所为，楊兆瑞一清二白。

楊兆瑞，邵家村人，家境清贫，排行十一，人称“一先生”。他会写手好文章，好为人主持公道，常替穷人写状伸冤，代书平安家信。每天目睹耳聞的风云变迁，他都要工工整整地纪录下来。王保坤抢劫本寨的当夜，他气愤地回到家里，打开紀事本子，用毛笔写了八个大字：

“名为杆子，实为保坤。”

这一夜，楊兆瑞翻来复去睡不定。他心想：“上寨原

为避难，灾难仍未幸免，这倒为何来？王保坤，你如此蹂躏百姓，欺压乡里，目无王法，自昧良心，岂有此理！气难平，恨难消……对，我不出头誰出头呢？”

第二天，楊兆瑞找到王保坤，单刀直入地说：“我代表四社百姓进谏团长，请团长削减税捐，确保寨民安宁……”王保坤哼哼一笑，狡诈地说：“蒙先生提醒，万分承恩。下面人的事，待我从速查问。往后，还请先生多多指教。”

当夜，月朦朧，星稀疏，銀河黯淡。楊兆瑞坐在自己家里的油灯下，翻阅着紀事本，滿眼都是王保坤的罪恶事实。她越看越气，怒火满腔，提起笔来，狠狠地揮毫疾书——“五不該”：

- “一不該設賭場、坐收利、陷人深沟；
- 二不該置田庄、不帶粮、遺害农戶；
- 三不該借官行、乱派捐、余利独據；
- 四不該債折业、討残账、四六收扣；
- 五不該諂权貴、驕愚懦、无耻之流。”②

突然，窑門“嘩啦”一响，闖进来几个团勇，架起兆瑞就走。

楊兆瑞的父亲楊本銀，聞声赶出門来，只見前面几个黑影，直奔观音庙前。老汉踉踉跄跄地追过去，只听见几声刀斫斧砍，兆瑞一声叫罵，隨即两声枪响，老汉晕倒在

地，白头恰恰枕着他儿子遗落下的那枝毛笔上。

兆瑞之死，民愤难平。众百姓暗暗支持本銀老汉告状。本銀老汉不顧生死，一次一次，一月一月，一年一年，不停地告，告，告得风声頗大，县老爷也不得不管了。

王保坤一看，势头不对，連忙备了一分厚礼，跑到邵阳，去求見伪四十二师的軍閥旅长柳子俊，和柳子俊拜了干亲。第二天，两人一同坐車来到澄城县。由柳子俊出面設宴請客，王保坤和县长坐上席。宴席上，柳子俊端起酒杯，指着王保坤对县长說：“这是我的亲家，崖畔寨寨长兼民团团长王保坤。”又指着县长对保坤說：“这是我的換帖弟兄，本县青天赵××。彼此彼此，不分你我”。兆瑞的冤状，就淹沒在这一場酒酣人醉之中了。

一九二九年，本銀老汉最后一次从县上告状回来，一头倒在炕上，长嘘短叹地自言自語：“十年啦！十年啊！我流了多少老泪，走了多少弯路，見了多少狗官，冤沒伸，气沒出，反倒叫咬了几口。他，王团长还是王团长，我，受苦的还是受苦的。老天爷啊，你瞎了眼么……”他想着、想着、渐渐想到“告阴状”的痴路上去了。

本銀老汉，明知没有什么阴曹地府，但为了气平泄憤，决心告王保坤的阴状^③。

夜，烏黑的夜，北风呼呼地吹，老树枯枝瑟瑟地响，村边的餓狼成群地嚎叫。楊兆瑞死后的第十个周年，就在他死的那一个时辰。八十岁的本銀老汉，在自己冷冰冰的窑洞里，設了个神坛，点着香，化了表，然后跪下磕了十

几个响头，捧着他呕心吐血写成的“冤屈表”，伴着昏昏黄黄的孤灯，一字字，一句句，一声咒骂，一把眼泪，一阵高过一阵地哭诉着：

“……众人之脂膏尽竭，惟伊之仓廩充盈……仅为其枉斃者：王家社田之王秀安，程庄村之李玉堂，霍家斜之楊文郎，兆瑞和堂兄兆华……保坤之罪孽，虽鉄硯磨穿，竭北海之水，不可胜书；而毛筆尖秃，罄南山之竹，未能全記。……而县主为何批之而輒不照詞，准之而永不究訊。逼民无方，欲上控而无方；信神有灵，故下告而鳴冤。倘得蒙神怜恤，使不伸之冤能伸，不白之案皆白。除一方之首惡，救万家之蚁命，存歿均頂大恩大德于生生世世矣！……”④

香燃尽了，紙燒光了，老汉的泪干了，声哑了，状詞也念完了。最后，他高高地惨叫了一声，迷迷糊糊地扑倒在“地府尊神案下”，带着深仇大恨，离开了人世。

土地何来？

王保坤的土地有多少？原田两千亩，山庄子无其数。澄城北乡，黄龙县南，百里之內的曹家山、惠家山、石渠、駟天河、关帝庙、圪塔沟、瀾水橋、刘天河、长沟、邵家、霍家斜，甚至几百里外的洛川和郿县，都有他的佃戶。

这么多土地是那来的呢？一句话，叨来的。

他是咋个叨呢？办法多得谈不清。

一九二九年荒旱，霍家斜的楊相賢，家里揭不开鍋，借了王保坤二斗粮，四年以后，本利滚成了十五石。相賢沒法，只好用六十亩地頂了債。

长沟的张存才，因送葬母亲，借了王保坤六十二元，以九十二亩土地作为抵押。后来，存才准备还錢贖地，王保坤听到后，誣賴存才勾結山杆子，立即派团勇去长沟捉拿，逼得存才离乡背井，不知下落。九十二亩地就变成王保坤的了。

群众悲惨地说：“腊月二十四、五、六，就是穷人的死、哭、溜。”

下弥村蒙榜娃和蒙发祥的土地，和王保坤新叨的土地东西連畔。有一天，榜娃和发祥正在耕地。忽然来了四、五个团勇，誣說他們犁过了团长的地畔，要报告团长。当夜，王保坤的管家弥根拴，跑到下弥来，笑嘻嘻地对发祥和榜娃說：“团长的地，正好夹在二位地的中間，都不方便。团长的意思，想把那块地卖给二位，价钱嘛……”說着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两分地契，說：“一切都預备停当了，二位要是乐意，当场付錢拿契約，我算中人。”

榜娃和发祥楞住了，額上的汗珠，直往下掉。停了半晌，发祥才結結巴巴地說：“咱們沒錢，买不起团长的地。咱們的地，是先人手里留下的，也不能卖。”弥根拴脸色一变，厉声說道：“那，占地畔的事，怎么了結。”

榜娃和发祥慌忙辯解。弥根拴脑袋一揚，边走边說：“空口无凭，团长手里有地契为証，地头里有暗界石可查。”榜娃和发祥懵了。他們只知道自己沒有多占人家的地畔，却不知道人家已涂改了地契，在他們新翻的地里，埋下了暗界石。

第二天，王保坤召集了許多人，把榜娃和发祥叫到地畔，當場查对。对罢，就把榜娃和发祥捆了起来，押上寨子，一人打了五百軍棍。随后又放出风声，揚言榜娃和发祥抢占別人田地，与山杆子同屬一类，要严加惩处，以正国法，撫安民心。

榜娃和发祥家里，急忙請人說情。他們借了些錢，摆了几桌宴席，請王保坤、楊榮軒和狗腿子們大吃了一頓。吃毕，王保坤假慈悲地說：“念其是亲鄰，从轻发落，罰款二百元，交錢放人。”榜娃和发祥家里，只得傾家蕩产，卖掉全部土地。地，王保坤买了；罰款，王保坤收了；酒肉，王保坤吃了；情面，王保坤也落了；榜娃和发祥两家，一貧如洗了。

“蝦大吃魚，魚大吃蝦。”王保坤常常帶領民团，以进山清剿山杆子为名，走一山封一山，过一川霸一川，山連山，川連川，从社公山到黃龙山，到洛川，到鄜县，許多熟田荒地都变成了他的家产，許多老戶山民都变成了他的佃戶。

人們气忿地說：“蝎子尾巴馬蜂針，最毒莫过‘斜眼狼’的心。”

轉圈行事

一九二一年前后，崖畔寨成了澄城县最繁华的地方。人烟稠密，百业兴盛，車水馬龙，絡繹不絕。王保坤自然也更威风了。

狼越吃越餓。王保坤貪心不足，他又在寨子上設了个“炮局”，卷枪造炮，威懾四方，从中牟利。

崖畔寨子周围的許多小村小寨，都紛紛携带白洋和“貢礼”，进見王团长，恳求救援。他得意地笑着說：“枪，我这儿供給，錢，你們得出。零星小寨，抵挡不住賊人。若能联合一致，声势大了，土匪就有所畏惧了。”众寨长无奈，只得唯命是从。各买了王保坤几支枪，每支五十块白洋。又听由王保坤委派各寨寨长兼“崖畔总寨分团团长”。从此以后，王保坤又当了东北区民团的总团长，扶持楊荣軒当了輝福（赵庄）乡乡长，两个人一跃而成为“山大王”和“东北侯”了。

武安寨长安毛儿，从王保坤那儿买回长枪以后，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还弄来了两支二十响的德国造盒子枪。王保坤眼紅了，就派楊荣軒領着王岁卯等几十名团勇，洗劫了武安寨，打死了寨长，掠走了全部枪枝。盒子枪留做自用，长枪卖給了山上的土匪。而后，又重新委派武安寨寨长，讓他們重新出錢买枪。

王保坤就是这样，造枪、拍卖、抢回来，再轉卖，販来倒去，一本万利。到底賺了多少錢，无法計算。人們只

知道，光經楊根章一人的手，賣給黃龍山上一个土匪头子樊老二的枪，就有二、三百条。

武安寨的人們，自被王保坤劫掠以后，心怀不滿，四处上告說王保坤劫寨、販枪、通匪，弄得风声很大。王保坤有些心慌了，楊榮軒却諂媚地說：“大哥，变乱年間，自己少露头”。說着用手指画了个圈說：“轉圈行事，利多弊少。”王保坤一拍大腿，高兴地說：“对！对！”

当天下午，王保坤請楊根章吃酒賀功。酒罢，賞給楊根章二十块白洋。拿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吩咐他連夜进山，送給樊老二，就說往后沒枪可卖了。

当夜，楊根章同高賀儿結伴进山，行至水泉坡下。突然从石头背后噴出两团火光，紧接着两声枪响，楊根章同高賀儿沒有来及答話，已經倒地死了。楊榮軒帶着岁卯和繼成，跳出山岩，卸下楊根章身上的枪枝，掏走那二十块白洋，回寨去了。

事后，楊榮軒給岁卯說：“繼成說你心恶貪財，抢了他的功劳，敗坏了他的名誉，叫你迟早小心。”随后又給繼成說：“岁卯說你与张紹庵部下私通，准备里应外合，瓦解寨子，是不？”从此，岁卯和繼成两人結了仇冤。

三月二十六日，楊榮軒有意派繼成和岁卯一先一后下寨給王保坤催粮。两人在楊家桥前路遇，不約而同地相繼开枪，結果，岁卯打死了繼成。楊榮軒立即代表王团长獎給岁卯五十块白洋，說他除了一个变心的分子。岁卯感激地說：“你們真是善人！”但不久，四月一日的黎明，有

两个团勇闖进岁卯家中，一陣乱枪打死了岁卯，抢去了岁卯枕下的那五十块白洋。王保坤又以正法为名，枪毙了打死岁卯的两个团勇。五十块白洋又物归原“主”了。

埋葬岁卯时，王保坤和楊荣軒亲自带了二十名团勇送丧，并且鳴枪二十余响，以表哀悼。可怜的岁卯媽流着眼泪，感恩地說：“不怪我娃在世时，把你們都叫善人！”

几个圈一轉，王保坤劫案、販枪、通匪……等等罪証，一下抹淨了。

澄城县的人們唉声叹息地傳說着：“崖畔寨是生死衙門，王保坤摆头杀人。”

无本万利

从一九二〇年起，王保坤就在崖畔寨、刘家洼、赵庄、罗家洼等集鎮開設商号。到一九二八年，这些地方就出現了兴盛一时的“宝合祥”、“宝合福”、“宝盛通”、“宝恒通”、“惠行通”五大号。这当中，以崖畔寨的“宝合祥”最为兴隆。

“宝合祥”以販卖大烟为主。奇怪的是开业沒有摊本，烟土却堆积如山。奥妙在那里呢？

赵庄楊进宝，开了个杂货鋪，手里攢了点錢。年底刚进了批貨，就被人偷了。街坊的人說，是王秃儿干的。

秃儿是伪保长，誰也惹不起，只有王保坤能鎮住他。楊进宝买了些时兴礼品——大烟土，去見王保坤。王保坤听了輕輕一笑說：“这东西，不像話，一定得查办！你下

次开个失单来。”下一次，楊进宝开了个詳細的失单，又帶了一包大烟土，去見王保坤，王保坤推托說：“唉，这几天事多，顧不上，过两天再来，行嗎？”过了两天，进宝又帶了一包大烟土，王保坤依然“恳切”地敷衍一番。进宝去了一次又一次，大烟土送了一包又一包；就在这同时，秃儿也去了一次又一次，大烟土也送了一包又一包。半年过去了，王保坤还没有顧得查办这一案件。

有一天，王保坤派人喚楊进宝。他想，事情也許有眉目了，赶紧帶了一包大烟土就去。王保坤收下了礼物，斜眼一瞪，罵道：“你这个无賴，保长那里会偷人，分明是你誣告，該当何罪？”不久，进宝的鋪子关门了。

原来，王保坤勒索群众的时候，楊荣軒等就出来圍場，叫受害的人送上些时兴礼品——大烟土。凭着王团长的“威望”，求情告状的人当然紛至沓来。于是，大烟土十包、八包、百斤、千两，朝王团长的家里流去。王团长望着这满满的烟庫，灵机一动，“宝合祥”开业了。

从此，王保坤收礼时，还有一套新花招：大烟土上如果貼的不是“宝合祥”的商标，他就故意裝上烟枪，吸上两口，当着送礼人的面，連唾帶罵：“呸呸呸！誰家的貨，吃不得，吃不得！”以后，人們再見王保坤，就必然买“宝合祥”的貨。“宝合祥”的生意兴旺了，一批一批的烟“棒棒”，从“宝合祥”的前門卖出去，又分文不付地从后門回收到“宝合祥”的烟庫里来。倒来倒去，往返不尽。真像变戏法一样，紅火极了。

“宝合祥”紅火后，王保坤便要扩展业务，到外地去大量販烟。长途販烟不安全，王保坤就請亲家柳子俊保鏢，过渭南，走西安，一車一車的大烟，販来販去。究竟“宝合祥”的烟土能有多少，別人无法知道。光大烟灰渣，就积得像个粪堆，一遇天雨，黑水漫街流。

“宝合祥”的資本大了，又增設了票房、高利貸、放斗账等名目。凡是能賺錢的營生，葯材、山貨一齊干。

每逢灾年，“宝合祥”的一斗糜子一年还石二，十个銀元一月加一块。买“宝合祥”的貨可以除账，沒現錢的还格外“照顧”。貨物拿多拿少你随便，价錢高低却不敢問。每年麦收秋后，寒冬腊月，“宝合祥”的账房——“催命鬼”王魁儿，領着一伙狗腿子，四乡收利討債。还不起的人，只有卖地折业頂账了。

麻家河的农民景兴卯，借了“宝合祥”四斗麦，还了几年，越还越多。麦后不久，他家里又沒一粒粮了，只得卷起几件破衣服，到赵庄街上換余了一斗麦。不意，碰上了“催命鬼”。

“姓景的，你还账来了？”“催命鬼”說。

“不，不，我刚換的。账，秋后还……”

“說的好听，不行！”“催命鬼”动手就抢。

“这是我一家的命根子呀！你……你不能……”景兴卯顫抖的两手，紧紧地抱着那一点子粮食。他蜡黃的脸上，泪珠直往下滾。

狗腿子連踢帶打，直打得景兴卯昏昏沉沉，他肩起粮

食，扬长而去。

崖畔寨西边的小霍卓村，有四十户人家。他们的户头，全列在“宝合祥”的欠字账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受过景兴卯一样的遭遇。

王保坤的五大号，每年都要“收入”四、五百石粮食，数以千计的白洋。五大号像插在穷人身上的五条吸血管，狠命地吮吸着，吮吸着……

崖畔惨案

土匪——地主——资本家——反革命……这就是王保坤的发家历史。

“崖畔惨案”是王保坤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的最高峰。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以后，澄城县保安团团团长张绍庵和三弟张鼎庵，首先率部举起了义旗，响应张杨八大主张，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张绍庵是县西北良周村人，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反对贪官污吏，反对欺压百姓，兴办学校，帮助穷人，抓赌博、禁大烟、放小脚、剪帽辫，深得群众的爱戴，名望很高。但也受到一些军阀、赃官和恶霸地主的憎恨。

突然，军阀冯钦哉、柳子俊、赵子健等，从大荔、郃阳、白水，纷纷赶来，声言要围攻澄城县，消灭这支抗日武装。

为了保存这支抗日力量，张绍庵一面派人去西安、陕北和洛川，同共产党的组织取得联系；一面决定撤出县城，

轉移到城北的崖畔寨，進行臨時整訓，等待取得聯系以後，出征抗日。

十二月二十日黃昏，張紹庵和張鼎庵率領起義的三百餘人，打着紅旗，唱着歌兒，踏着月光，迎着寒霜，浩浩蕩蕩地向崖畔寨挺進。當夜，他們就攻占了王保坤的老巢崖畔寨。

黎明時分，崖畔寨出現了一片新氣象：軍號聲、操練聲、刺殺聲；寨牆上刷滿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的巨幅標語。群眾圍着觀看，驚喜萬分。

這期間，王保坤像失掉巢穴的虎狼一樣，四出奔走，勾連縣北一帶的土豪劣紳、惡霸地主、反革命頭子，糾集一切反動勢力。並且，拿出了一百石麥子的軍糧，邀請軍閥柳子俊、黃興初，各帶一營人馬，同謀環攻崖畔寨，消滅這支新生的抗日力量。

這支抗日力量，像插在澄城以北惡霸地主腰里的尖刀，他們瘋狂地叫囂，拼命掙扎，要保住自己的生命。這裏的惡霸地主反動官員王保坤、楊榮軒、王尙文、楊鵬軒、楊二娃、耿要亭等糾合一起，組成了一股反革命武裝。以王保坤為首，由楊榮軒親自指揮，派楊二娃、張八保、彭黑興、黨羊祥等二十幾名慣匪為爬城“先鋒”，並以登城的先後次序，訂出獎金三十、二十元不等。王保坤還用大量的白洋和煙土，收買了張紹庵部下守城門的幾個兵痞。

十二月二十八日深夜，風吼雲黑，天像要塌下來似

的。叛徒和匪徒們內应外合，打开了寨門，一齐涌进了崖畔寨。

崖畔寨只有一个寨門，一条通路，确实易守难攻。但如果失去了主动，叫敌人堵住了寨門和出路，情况就完全相反，易攻难守了。敌人居高临下，在簸箕形的寨子上，由北向南，步步进逼。敌人火力强，兵力多，坚守寨子的士兵，伤亡不断增加。战斗持續了十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正午，张紹庵的部队打得非常頑强，但終因寡不敌众，彈尽路絕。最后，团长张紹庵和三弟张鼎庵、袁子厚、刘仲棣、潘书堂等位志士，英勇就义了。澄城县的一支抗日革命武裝，就这样被万恶的反动势力扼杀了。

但是，人民群众革命的烈火并没有熄灭。就在崖畔惨案后不久，张紹庵刚成年的大女儿张俊彦和鄰村的三十几位青年学生、农民，紛紛离开故乡，奔赴陕北，奔赴紅二方面軍，参加了革命……

日暮途穷

崖畔惨案以后，澄城县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紳的群众斗争愈来愈高漲了。双手沾满了人民鮮血的王保坤，整天惶惶不安，总觉得要有大禍临头似的。他心想：

“而今金銀滿柜，土地无边，說話有人听，手里有实权。何必再亲自提刀弄枪，担那分风险。倒不如凡事让楊荣軒出面，自己躲在幕后，也好过几天安乐日月，落一身清閑。”于是，他脫下了团长的黃狗皮，換上紳士的藍馬

褂，住到霍家斜去了。

王保坤雇了百余匠人，花了十年工夫，在霍家斜建起了一座县北最大的王家庄园。庄园占去了霍家斜的东半截槐园。后面一钱砌起十二孔大砖窑，窑前排列了四十多间川廊大厦。所谓“一正院、两偏院，东边还有连四院，中间一院是花院”。院院房厦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正院向东，一字排开的是账房、粮仓、商号；正院对面，还有十三孔窑洞，设有糖坊、酒坊、油坊、粉坊、猪圈、羊圈、牛栏、马厩、碓、碾、煤场、库房和长工女奴们的住所。正院门前，一对对石狮、大象、卧虎、立马，还有两行花墙，花墙外是一排猴头青石柱，柱上拴着十几匹高骊大马和七条看门的恶犬。两长排窑背恰像两堵城墙，窑背上日夜站着几名荷枪守卫的家丁。

王保坤住在正院中间的一孔窑里。两重窑门，一木一石，三寸厚的青石板，外面还包了一层铁皮。王保坤成天就躺在这间龟壳似的砖窑里，吃喝嫖赌，吞云吐雾，过着没落阶级荒淫无耻、奢侈糜烂的腐朽生活。

王家庄园，就是王保坤的小王国。坐在庄园里的王保坤，像只很大的毒蜘蛛，日夜吐着无形的蛛网。

每天傍晚，王保坤穿着长袍马褂，走出大门，看看两排石狮石虎，瞧瞧两行高骊大马，瞥一瞥那几只吐舌摇尾的恶狗，狰狞地笑笑，好不徜徉自得。

转眼已是一九四七年。一天黄昏，王保坤依然在门外逍遥。他猛抬头，望见了苍茫的落日，听见黄龙山上隐隐

的炮声，陡然間一陣心惊肉跳，六神无主。他不自覺地伸出手来，好似滿手血迹累累在目。他驟然面色蒼白，长叹一声：“庄园、錢財、土地……还能不能保住？”

接着，他又喃喃自語道：“张紹庵、张鼎庵的后代，还没有斬草除根。如今，这两个崽子眼看已长大成人。唉！”他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咬牙切齿地說：“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

王保坤傳來伪自卫团营长楊荣軒，叫他写了一封密信，交給伪县长拜子修，再轉給軍統特务伪偵緝队长李振武。李振武拆开信一看：“……良周村张书勤，現在刘家洼小学，与共軍游击队往来密切，系一赤色分子，其家中尚藏有大量赤色书籍……望尽速捕拿，以除后患。”

李振武和队员张文海，一道前来刘家洼小学查究。哪知张文海是中共地下党员，出发以前，早派人送信通知张书勤。书勤星夜出走。赶李振武到达刘家洼时，他已加入澄城县游击支队，扛起枪杆，参加祖国的解放事业了。

一九四八年夏天，国民党匪軍三十六师进驻在壶梯山一带，防守我解放軍南下。一天下半晌，张书勤的弟弟张学勤，扛着鋤头刚回到家中，就被一群国民党匪軍抓住了。他回头一看，几挺机枪，架在他家的窑門口，滿院子匪軍，翻箱倒柜。想逃是逃不脫了，他責問道：“你們这是干啥？”一个匪軍当官的恫吓說：“有人告密，你是土八路。”张学勤說：“我是做庄稼的。”这时，一个戴着黑眼鏡，提着文明棍的家伙，摇头晃脑地走到学勤跟前

說：“沒錯，沒錯！帶走，帶走！”學勤仔細一看，原來是王保坤的狗腿子，楊榮軒的幫手，偽自衛團的另一個營長王尚文。學勤心里明白了，狠狠地從牙縫里吐出幾個字：“又是王保坤干的！”

學勤被敵人吊起來拷打了一夜，什麼也沒說。敵人無可奈何，把學勤關押在一孔窑洞里，威脅說再過一天就槍斃學勤示眾。

敵人猖狂了沒有多天，壺梯山戰役打響了！學勤在窑洞里轉來轉去，心兒伴着隆隆的炮聲，跳了整整一夜。當窑窗上微微透亮的時候，良周村解放了。幾個解放軍打開了窑門，救出了學勤。張學勤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緊緊握住解放軍同志的手，一字一句地說：“我要報仇！”

萬 民 歡

血債要用血來還。

解放以後，人民群众的檢舉信、控告狀，像雪片似地飛向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澄城縣的村村鎮鎮、老老少少，都在談論着王保坤的罪行。王家莊園的石牆上，貼滿了標語“打倒惡霸地主！”“討還血債，報仇伸冤！”……

黨和人民政府，根據廣大人民群众要求，逮捕了王保坤、楊榮軒、王尚文等罪大惡極的地主反革命分子，並且分別召開了鬥爭大會和公審大會。判處殺害了無辜群众一百多人的王保坤、楊榮軒、王尚文死刑，大快人心。

今天的社公山前，山頂上，蒼松翠柏，掩映如蓋；山坡上，羊群像白云似地在滾動，一台台的梯田整齊如畫；山腳下，“富原渠”和“五一渠”像兩道銀蛇，蜿蜒南流，魚網一樣鋪展在澄城高原上，灌溉着千古以來受干旱擺布的土地。崖畔寨和良周村的中間，新修的水庫，綠波漾漾，人們笑容可掬。人民公社社員們的歌聲、笑聲、伴着百鳥的鳴叫，迴蕩在晴空里。

昭賢 繩武 東風 整理
保仁 一民

注解：

- ①山杆子 土匪的俗稱。
- ②“五不該” 楊兆瑞給王保坤編的五大罪狀，現存在楊兆瑞家一木箱的遺書中。“五不該”前後還有許多陳辭的文詞。
- ③告“陰狀” 這是一種迷信，無濟於事。但在舊社會里，窮人無處伸冤，被迫為此，亦可見舊社會的黑暗。
- ④“冤屈表” 原文很長，是兆瑞父親的遺書之一，和兆瑞遺書，同存在一個木箱中。

吸 血 鬼

——記惡霸地主楊鵬軒的剝削史

“挾北县”

澄城县北四十里的党家庄，有个恶霸地主楊鵬軒，肥头大耳，浓眉蛇眼，满脸胡楂，一肚子瞎心眼，外号就叫“挾北县”。

楊鵬軒他哥楊社陡，攀了国民党伪陕西省主席祝紹周，当了澄城县的伪参議长。楊鵬軒跟着哥哥也飞黃騰达，当了伪县政府教育局长。他嫌此爵不肥，又活动了个澄城东北区区长兼民团团团长。就凭这有权、有枪、有钱，勾結官府，残害人民，修庄院、設生意、販鴉片、招賭博，伤人害命，无恶不做。

党家庄的群众說，楊鵬軒亲手害死的人命，有五、六十个。楊鵬軒霸占的土地有两千多亩，橫跨澄城、郃阳、黄龙、白水四县，每年光山庄子收租二百多石。楊鵬軒全家十几口人住的十九座庄院，就占去了党家庄二百多戶人家的三分之二；有祠堂、庙宇、戏楼，外加一个能住百戶人

家的南城寨子。据说当年修建庄院时，有个十八、九岁的石匠，等到庄院修好出来时，脊背成了駝鍋，再也直不起来了。

特别醒目的是楊鵬軒門前照壁上的四个大字——“寬仁厚德！”

特别珍贵的是祠堂里祖先牌位前的族譜——尺三长、八寸寬、一寸厚，粉紅色緞套，綉花緞子包皮，綠色絲綫精裝，双层頁子，毛笔楷字。楊鵬軒亲手为族譜題詞、写序。他在“最后箴言二十条字旨”一节里写道：

“不行无情事，常讀有用书；
有容德乃大，无欺心自安。”

現在，讓我們看看楊鵬軒种种“德行”的表現吧。

印子錢

“印子錢，一还三，
利滾利，翻加翻；
借一时，还十年，
几輩子，还不完。”

一九二五年五月，成熟了的麦子才尺把高，蝇头大的穗子随风轻搖。年饑，魔影一样在穷人脑子里閃来閃去。穿村巷，过地畔，能瞧見几个带笑的脸呀！

在地主階級眼里看来，“丰收三年，不如欠收一年。”

这话一点没错。“挾北县”楊鵬軒的家里，账房、管家、团勇、狗腿，进进出出，结账的结账，清仓的清仓，接团的接团，准备斗、秤，催租逼债。上下几十名人，忙得团团乱转，为这个豪富的楊門迎接那歉收年的“丰年”。

西定围村的李新喜，青黄不接的时候借了楊鵬軒十块钱。时间不过三个月，本利滚成了五石麦。头一回，楊家在新喜場里装了一石五，說是麦子不干，只頂石三。二回又装走三斗，說是沒揚淨，按二斗折算。地里打的两石多麦子要光了，账还没还清。

新喜媳妇是个有心人，精明俊俏又勤快，二十来岁。她一看收成不好，楊鵬軒逼得又紧，沒等場碾毕，就天天抽空拾麦。歉收年的麦穗，拾起来真作难呵！她一口气拾了二十多天，一把一把，一碗一碗，总共打了斗半粮。她揀呀，簸呀，好容易弄淨晒干，藏进柜里。她放下拾麦篮子，又坐上织布机。三伏天，她累得腰酸腿疼，有时，站起来头昏得打顛倒。一天上午，她挺着笨重的身子，从织布机上下下来，看看将要织成的布卷，想起了腊月就要生产第二个孩子，心头浮上几絲甜意，一个人笑了。猛一想，新喜快要在地里回来，得做饭去。

她刚拉风箱烧火，大門“喀啷”一声，闖进来楊鵬軒的两个狗腿：立眉蛇眼，干萝卜样儿的楊純生，手拿藤条鞭子，边走边嚷：“新喜在不？”外号为主人“曳断繩”的楊新庆，贼头贼脑，蹲在炕楞上，一边抽烟，一边牛蹶刀子似地，扫扫这里，瞧瞧那儿，气汹汹地問：“你男人啥

时回来？”还没等新喜媳妇回答，“来啦”一声，新喜进了门。杨纯生一只脚往板凳上一踩，藤条鞭子往桌子上一摔，歪着脖子说：“叫老子三天两头寻你，你到底馱年还，还是馬年还？”

新喜一见杨纯生这副凶相，想起杨鹏轩拷打债户的情形，忙叫媳妇做饭待“客”，自己借口去割点豆腐，溜出门，远远跑走了。

两个狗腿子等了半晌，不见新喜回来，疑惑起来。开始油嘴滑舌，没盐没味地胡言乱语，动手动脚揭瓮揭罐地翻翻倒倒。

瓮里的东西，就是几个破盆烂罐，两口空老瓮，顶显眼的还是机子上那卷将要织成的白布。杨纯生用鞭子一指说：“那还不顶二斗。新庆，给我扯！”

一听说扯布，新喜媳妇的心像给刀子捅了一下。这布，她要把它换成花，织成布，再换成花，再织成布……再换成粮，一家人就靠它活命哩！她急忙摺下风箱拐，拾起身子，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猛把布夺回来，慌忙塞进柜里去，用身子挡住。

“嘿嘿！”杨纯生冷笑了一声，一掌把新喜媳妇推倒在锅台前，恶凶凶地说：“哼！还没见过这样的女光棍！”杨新庆像土匪似地翻着柜子，破破烂烂扔了一地。

“麦！”杨新庆饿狼似地喊了一声。杨纯生扑到柜前用鞭子“桃桃桃”地敲了一阵，从柜里提出那一小袋麦，斜着眼逼问新喜媳妇：“这是什么？年纪不大，鬼还不小。”

新喜媳妇像被贼从她身上挖了块肉，“哇！”地扑上去哭喊：“啉是我拾下的！”

“拾下的还不能顶账？”楊純生用力一推，新喜媳妇又仰天倒地，气得半天喘不过气来。楊新庆装好麦，捆好布，厚颜无耻地说：“要耍好了，起来做饭，肚子饿了。”

新喜媳妇满腔怒火，猛地站起来，一头把楊新庆撞倒在地，骂道：“吃饭？吃屎都没多的！”她“唰”地抽身扑出大门，连哭带叫，朝村西场边的窑台跑去。

四岁的书定，撵上了母亲。母子二人坐在一口窑台上，娘搂着儿，儿把着娘，娘一声，娃一声，嚎啕大哭。

哭了一阵，新喜媳妇对着眼前的古窑，含着满腔热泪劝孩子说：“乖乖，我娃莫哭。去，到你大伯家去，看你大回来没有。”她一手替娃擦泪，一手把娃推开。

书定瞧瞧娘的脸，拉拉娘的衣角，不想离去。

“去，快去，乖乖，听娘的话。”

不懂事的书定，哭着走了。他向前走走，回头把娘看看，巧乖乖地唤娘：“娘，你快回来呀！我饿。”

新喜媳妇的心猛一收缩，刀搅似的疼痛。她摸了摸口袋和全身，什么也没有！她着急地顿时失了主意，绞心地自语：“定娃呀！新喜呀！我，我，我舍不得你啊！”

楊純生和楊新庆，在新喜家又翻倒了一场，最后把门一拉，贴上封条，朝村外走去。他们看见新喜媳妇，就冷冷地说：“哈哈，在这儿吊丧哩！不想活就往下跳，坐在那里吓谁呀！”

对着两个“催命鬼”，新喜媳妇怒火填胸，气疯了一样，噢地往起一站，头发向脑后一甩，指着两个狗腿子的鼻子，狠狠地大声叫骂：“断子绝孙的狼呀，你不得好死。杨鹏轩逼死人了！杨鹏轩逼死人了！”骂毕，她对着跑来的众人，“噗嗵”一声，跳窖自尽了。

狗腿子一看逼出了人命，慌忙溜走。西定国的群众，气愤不平，当场就催新喜的堂兄李浪娃出头告状。浪娃虽知杨鹏轩有钱有势，兵权在手，杀人只用使个眼色，自己那是杨鹏轩的对手。但是恶气难咽呀！他花钱央人写状，呈到澄城县衙。可是，一状，两状，三状，状状如石沉大海。

浪娃告状的事被杨鹏轩知道了，他气壮地说：“哼，浪娃，我叫你知道蛇是冰的！”

腊月初，寒风刺骨，大雪盖地。杨纯生和杨新庆带着一群团勇，包围了浪娃的家，把浪娃捆绑起来，倒拴在厩后，在雪地里拉磨了三里多路。拉罢，又押在杨鹏轩家的一所“黑监”里，打得七死八活。边打边说：“我们要的是钱，谁要她的命来。她跳窖是她不想活了，关系我们屁事。你爱管闲事，好，替新喜先把账还了吧！”紧接着，杨鹏轩又亲自坐堂审问：“浪娃，听说你告我，但不知我法犯何律？罪犯哪条？今日我倒要请教请教。”

几分不醒人事的浪娃，愤愤不答。

“说么！”

浪娃瞪着眼，咬牙切齿不答。

“不言傳，動刑！”楊鵬軒往太師椅上一靠，野獸般地咆哮：“換個涼的，塞雪！”

楊純生、楊新庚等一群狗腿子，忙把一團團雪塊往滾娃衣服里硬塞。被身子溶化的雪水和血水，順着滾娃的兩腿流在地上。滾娃從牙縫里罵了一聲：“狗東西，你治死老子算了。”

“好硬的骨頭，用尿水灌！”

事情總得結局，楊鵬軒叫狗腿子請楊白林老漢合事，只要滾娃肯出一百兩銀子，可以放人。楊白林老漢性子耿直，心懷不平，就暗生一計，先叫狗腿子松綁，然後再說。果然一松綁，滾娃沖出大門，跑向村東，跳進一口干窖。楊白林老漢邊跑邊喊：“涉池大了，驚也大了。一條人命未了，又是一條人命，快救人啊！”

楊白林老漢是楊鵬軒五服以內的堂叔，硬倔，啥也不怕。狗腿子也沒奈何，只好先去打撈滾娃。

滾娃家里的人，搬人說情。誰知楊鵬軒一口咬定，月里銀子交齊再放人。滾娃傾家蕩產，東求西借，只湊够八十六兩銀子。剩下的十四兩，由楊金成作保，寫了個字據，月里还清。

滾娃出來以後，將養了幾天，傷勢稍輕，就放火燒了楊鵬軒家的麥稭積子，而後離鄉逃走，永無下落了。

奇怪的是，過了幾個月，楊鵬軒又以“印子錢”的計算方法，把保人楊金成一院莊基，兩孔大窖的祖業，全剝走了。楊金成從此氣病臥床，不久身亡。

群众愤恨地说：“亲戚金成去说话，印子钱又给金成塌；恶狼血口灭四邻，那管族内族外人。”

“德厚福”

“德厚福”是杨鹏轩的一大“宝”号。这“宝”号一不卖布，二不卖粮，所开何业？

放债、卖烟、招赌。

谁都知道，赌博不是生意字号的正业。可因为杨鹏轩精通此行，出红口、打麻将、掷骰子、抹花花，门门皆精。所以，正好利用这一妖术发家致富。

一九二七年，杨氏族内有个杨苟儿，父母双亡。父亲临死时千万叮嘱：“灵前那十六亩地，是咱祖传的老业，不论是谁，给钱多少，都不能卖。”

苟儿年幼无知，家中又无老人管教。杨鹏轩瞅准这个空子，千方百计，把苟儿勾引到“德厚福”来，由“德厚福”的孟掌柜和狗腿子杨根平作陪，老闆杨鹏轩亲自出马，明四家，暗两家地抹起花花牌来。

苟儿起初并不解意，把赌船当成了游舟，满以为杨鹏轩能看得起他。场头，杨鹏轩又不断让给苟儿点小甜头。牌过两圈，妖术上来，三场牌，他们把苟儿赢了柒元玖角。

苟儿觉察到人家的厉害了，有点害怕，借故身上只带了两块柒角钱，恳求退位。杨老闆把脸一沉，冷笑道：

“来去由你，不过得先清了账再走。”苟儿在“德厚福”

的几处赌桌上借了一通，只凑起五块陆角钱，剩余的恳求楊鵬軒叔饶了他。楊鵬軒叫孟掌柜代笔，替苟儿写了字据，威逼苟儿按了指印，然后冷冷地说：“人可以走了。”

苟儿心神恍惚地走出“德厚福”，自己叮嚀自己：今后改邪归正，洗手不干，好好过日子。钱给他不还。

约摸一月工夫，楊鵬軒派楊根平算账来了。两块三角钱的赌博账，按“印子钱”的算法，滚成了一百多元。楊根平直接了当，一口道破主子的阴谋，对苟儿说：“债，你当然还不起。放明白点，你鵬軒叔早就看上你灵前的那块地啦！写好的文书我带来了，和上次一样，按个指印就了结。”

年幼无知的楊苟儿，一手接过欠钱的字据，一手捧着一张“……因为不便……”的卖地文约，含着豆大的泪花，像小孩赌气似地，狠狠地按了一个指印。祖传的十六亩灵地白白叫人家吞掉了。

楊氏族内楊鵬軒的隔壁，有个名叫楊新城的青年，人聪明，手灵巧，庄稼行里“百事通”。夫妻两口，四合头一院，正北两孔大砖窑，门口几间大瓦屋，东西两厢六间一松椽到顶的厦子。四十多亩好地，車輛牲口全套，日子满好。论排辈，新城称楊鵬軒三哥。

楊鵬軒看中了这块嘴边的肥肉。生方设计，把新城勾引到他的逍遥宫里，一块躺在大烟灯下，亲热地说：“馬不带鈴不快走，人不吸烟不如狗。兄弟，哥烧好了，咱‘德厚福’的上等货，来两口。”楊鵬軒妖艳的老婆、儿

媳和小姐，送茶递饭，进进出出，即刻把新城搅入了迷魂阵。随后，新城的房地，车马，像流水一样，流进了杨鹏轩的家了。

不久，新城的女人病故，家业败光，自己也得了肚子疼的慢性病。杨鹏轩又看上新城的庄稼活手艺，就收留他做长工，并且甜言蜜语地说：“你是咱家的二掌柜，以后，叫他们（长工）都听你的话。”新城只要一說肚子疼不能上地，杨鹏轩马上就递上烟泡说：“这是好东西，能治病，提精神。咱‘德厚福’有的是，以后你就随便。”

到年底，新城不想干了。杨鹏轩眼一瞪，吼道：“你放明白点，下年再干，咱公理公道好商量。不干，就结账。”一结账，新城欠“德厚福”七十九块四角烟钱，还不加利息。扣除三十七元的工钱，还欠四五十块，天天加利，干到死也还不清了。杨鹏轩问咋办。新城狠气地说：“你给我记上账。”说着提脚就往外走。杨鹏轩咆哮如雷：“回来，立了字据再走！”新城说：“随你的便，写吧！”新城气愤地在字据上按了个指印，冲出了杨鹏轩的大门。

从此，新城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浪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后，死在村外的一孔破窑里，连尸首也无人收。

“德厚福”的债，以加七加八，一还十，馱打滚，印子钱，时对时，集对集等等办法计息，揭债的人还得加上“一请一送两献上”（收割请酒，年节送礼，婚丧、修建

要献劳力、献特产)的規程。

不到几年工夫，党家庄南巷三十六戶农民的三十多座庄院，三百多亩好田，都被“德厚福”剝去了。

解放以后，土地改革的时候，光“德厚福”剝削农民的文約和账本就足足焚燒了一天。

长 工 恨

“长工进了門，稀飯两大盆；
杓子搅三搅，浪头打死人。”

楊鵬軒对长工的刻薄是聞名的。

一九三二年，史家庄的楊堂儿二十五岁了。“男大当婚”。好心的人說：“堂儿，咋还不結亲。”堂儿憨憨地笑道：“沒钱。”堂儿的父母硬着头皮，托人向楊鵬軒說情，借了二十块钱。楊鵬軒見堂儿粗胳膊壮腿，渾身是劲，勤快老实，在庄稼行里是个有名的“好把式”，就破例地給了二十五块钱，奸笑地說：“一戶楊家亲哩，这利钱就不必算了。”堂儿的父母，就用这笔钱給堂儿訂了門亲事，打算过了年就娶。

轉眼年底，堂儿一家正忙着准备迎新人的时候，狗腿子楊純生要账来了。沒法，只得叫堂儿給楊鵬軒熬活頂账，婚期推迟一年。

第二年正月十六日清晨，楊鵬軒叫堂儿和洋囤去史家庄拆窑。史家庄村外的三孔老窑（用土坯箍的），是光緒

三年年饑時絕了戶的，村上一直當官地方用。楊鵬軒硬說是他爺手里買的。有人說窰在剝頭上，拆不得。楊鵬軒說：

“要發家，闖三剝。給我拆！”

西風狂吼，天昏地暗，該收工了。洋囤說：“這孔窰年代久了，天黑拆起來怕人，咱明日再來。”堂兒說：

“肚子早餓壞了，回！”洋囤說：“堂兒，聽說你媽病了，回去看一下吧！我等你。”

堂兒自到楊家熬活以來，難得回家。洋囤一提，他高興地說：“那我走了。”

堂兒回到家里，二姐苗兒也回娘家來了，正在為他娶親結布。堂兒害羞地低著頭，鑽進里屋，站在母親跟前。媽媽一看孩子，老淚漣漣，心疼地說：“你咋這麼瘦呀！”堂兒說：“媽，我好著哩。”苗兒逗笑地說：“你媳婦家問你，今年婚事辦不辦？”堂兒小聲地說：“辦！”接著又大聲說：“二十五塊現洋，干了一年，熬到頭了。他楊鵬軒還能拴住我。”娘兒三個說說叙叙，不覺天黑。堂兒急著要走，媽媽說：“你常回來，媽想你。”說著把人家給她的一个糜子面饅塞進堂兒懷里。堂兒又還給媽媽說：“媽，我不餓。你將息著，我有空就回來看你。”說罷他走出門去，流淚了。

堂兒走到破窰前，剛巧狗腿子楊純生來了。他見堂兒隨便回家，怒氣沖沖地說：“吃東家熱的，拿東家涼的，窰沒拆完，倒先回家，真自在。”堂兒沒有理他，執鞭趕車回庄。楊純生一把奪過堂兒的鞭子，氣呼呼地說：“慢

着，今日，不拆完就甭想回。”

洋囤說：“二掌柜，窑老了，天黑了拆怕出事。”

楊純生說：“死也得拆。”

堂儿气呼呼地抡起镢头挖着，突然，“呼隆”一声，天哪！桌面子大、铁板一样硬的土块塌了下来。尘土冲天，尘灰瀰漫，堂儿不見踪影了。洋囤脸色煞白，心里剧疼，不顧死活，猛地把土块推了个滚过，急忙刨人。村里人聞声而来，紛紛帮忙刨人。可是赶刨出来，堂儿已經死了。

这时候，楊鵬軒正在家里“吃会”，达官貴人坐滿客厅，个个酩酊大醉。洋囤冒然冲进客厅，顛抖抖地說：“掌——掌柜的。”

楊鵬軒“嗯”了一声，把一块肥肉填进嘴里，細嚼起来。

“堂儿，堂儿被……塌……死了。”

“啥？”

“堂儿被土塌死了。”洋囤說着流起泪来。

“这么个事也来寻我。去！你們看着办吧。”

酒席中有个老头說：“塌死人怕得管哪！”

楊鵬軒若无其事地說：“塌死了个长工，算不了啥！”接着用筷子点着刚端上来的第十二个名菜，招呼宴客：

“請，請！”

洋囤守在同伴的尸首跟前，不知如何是好。村里的人，也不敢告訴堂儿家里。

堂儿的父亲楊門娃，背着褡褳从赵庄回来。路上听说土把堂儿撞了，当下脑子里嗡地一懵，把事情想到最坏处了。他跌跌撞撞地走到門口，呆了半天，不敢进门。“人说撞了，也许是撞了，老天保佑……”想到这里，他轻轻地推开大門，走进院子。

灯下，堂儿的二姐苗儿和妹子胡儿正在結布。胡儿不小心把一根线头閤断了。苗儿笑着说：“胡儿，这是給你那沒有过門的新嫂子結的，結不好你哥回来就不高兴。”“唉呀呀，我該死。”十二岁的胡儿又俏皮又高兴地說：“叫我快把断头接住。”

楊門娃看到女儿的情景，一下瘫坐在地上說：“还結啥哩！”苗儿看見父亲的神情不对，心惊地問：“咋啦？”

“堂儿叫土塌了！”說着流泪不止。

苗儿和胡儿一听，一个扒在布上，一个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堂儿媽迷迷糊糊地从梦中惊醒，无力地問：“啥事？”

苗儿擦了擦泪說：“媽，沒啥。”

“堂儿咋啦？”堂儿媽恍惚地听見在說堂儿。

“媽，哥叫土塌了。”不懂事的胡儿扑进媽媽的怀里又哭起来。

“啥？胡說，娃刚还在我跟前哩。”

苗儿忽然說：“大，你見了么？”

“听人說。”

“我去看一下。”苗儿轉身跑出去。

一盞昏暗的小油灯，搖搖晃晃地照着死靜的土窑。全家人心乱如麻，担惊受怕，脸色发痴地相望着，各人心里都在嘀咕：“天哪，可不敢出个啥事呀！”不一会，苗儿疯了似地进来，一头扑在媽媽怀里昏过去了。

从这一刻起，堂儿的母亲疯了，父亲瘫在炕上不能动了。堂儿的尸体，却还在曠野里放着。

苗儿连夜东奔西走，四下求人，要楊鵬軒买一副棺材埋人。楊鵬軒說：“死了是他的命尽了，我叫他拆窑又沒叫他去死。”

楊鵬軒不肯出錢买棺材，引起了公憤。大家帮苗儿赊了口棺材，先把尸首入殮，殮在庙里，叫苗儿去县里告状。

苗儿二十六岁，还是第一次出門进县城。她連夜带着众人給她写好的状子，按着众人教給她的办法，拉着一根护身的棍子，闖进衙門去了。

一状，二状，三状，連呈連告，都沒音訊。众人又給她出了一个主意，叫她上大街叫罵，說官府欺軟怕硬。果然，不几天衙門傳苗儿过堂。

楊鵬軒靠坐在县长的太师椅上，神气十足地說：“赵县长，我把棺材买下，尸首入殮，她不埋人，反来告我，岂有此理。”

“不埋人，我打墓是为埋你不成。”苗儿一句話說得楊鵬軒閉口无言。

县长見苗儿不好对付，又想給楊鵬軒全面子，当堂劝

說：“老兄，給上三十塊棺材錢，把人埋了，行嗎？”

苗兒說：“不行！人命就這樣不值錢。”

“先回去埋人，有理以後再說。”縣長草草地退了堂。

苗兒出來一想，這“再說”是駱年還是馬年，不行！她坐在衙門口等着，要弄清白。

等了半天，出來一個人，假惺惺地說：“你是個婦道人家，打什麼官司，回去吧。”苗兒說：“你媽不是婦道人家。”

過了一會，又出來個差人，蠻橫地說：“哪里來的瘋婆娘，死了個長工也來告狀。”苗兒突地跳起來罵道：

“沒人性的東西，把你大死了，你比娘老子扒的還緊。”

苗兒等到天黑，還沒人管。第二天正好逢集。苗兒又來到集上大嚷大罵：“楊鵬軒，你是澄城的‘挾北縣’，傷天害理，吃人不吐骨頭。你是人，你出來，和老娘論一論理。”她邊罵，邊說出了事由，滿街的窮人，無不氣憤，都跟着罵起楊鵬軒來。

苗兒出了口悶氣，一想應該先回去埋人，埋了人再說。

要埋人了。打開廟門一看，堂兒的尸首怎麼摺在地上？棺材被人偷走了。

苗兒急着要埋人，楊鵬軒恰好揚言說有一副棺材要出賣。苗兒沒法，只好用楊鵬軒給的三十塊棺材錢買他的棺材。買回來一看，就是原來那副。賊不打自招了。苗兒又和楊鵬軒鬧起來。厚顏無恥的楊鵬軒挺着大肚子說：“有

本事你再告去，告不倒，棺材还是我的。”

众人劝苗儿说：“记下这笔账，先埋人吧。除下的那副棺材钱，大家来凑合还账……”

招 亲 记

楊白儿是个身高体棒的小伙子，从二十岁起給自家堂叔楊鵬軒当长工，已经七年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的一个黄昏，白儿修了一天埝边，被了十六、七担水，最后从灶房要了两个冷饅，躺在馬房院的槽头吃了两口，就“唵嚕唵嚕”地睡着了。

“楊白儿，楊白儿！”楊純生一声比一声高地叫喊着，走到白儿跟前。“媽的，比掌柜的还品麻！”楊純生踢了白儿几脚，“掌櫃的請你。”

白儿从梦中惊醒，疑惑地想：“平日見我不是瞪眼，就是脏罵，这时节喊‘請’为啥？”

楊鵬軒一見白儿，假惺惺地说：“你那沒心的媽，至今連个媳妇还没給你說下。亲不亲我总是你叔哩。念起你給叔干的不錯，叔給你成全一桩大事。”白儿摸不着头脑了。

“是这么回事，貴益村楊老四死了，丢下个二十浪当的小寡妇，叔想叫你去上門招亲。”

“啊！”白儿明白了，“不行，我媽三十岁守寡，就抓养我一个独生子，我离不开媽。”

楊鵬軒走近白儿，抬了抬白儿的下巴說：“快攀三十

的人了，你不着急。旁人誰管你呀。”

“沒婆娘也不要緊。”

“那你打一輩子光棍？”

“世事逼到這地步，有啥辦法。”

“听话，叔替你答应下了。討个不花钱的老婆，生娃做饭，多谄！”

“杀了我也不去。”

楊鵬軒跳起来罵道：“哼！狗上轿，不認抬举。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第二天，楊鵬軒以族长的身分，威逼白儿媽說：“白儿违了祖先的遺言，姓楊的不招楊家的寡妇是逆行，犯了族規，每年罰麦四石，獻給祠堂。”

当天黄昏，白儿正在給楊鵬軒修葺。忽而来了四、五个保丁，七手八脚地把白儿綁了。

“你們这是干什么？”白儿不明不白地問。

“走！少废话，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保丁把白儿捆到保公所，保长王春庆嘻皮笑脸地說：“小伙，兵紧了，七尺汉子不能守在炕边。”白儿說：“我是独子，不該去。楊鵬軒三个儿子，你們为什么不抓？光欺侮穷人。”王保长还是嘻皮笑脸地說：“国事当头，抓住誰，就是誰。”

白儿媽知道了，赶忙跑到楊鵬軒家里，苦苦哀求楊鵬軒出面說話，只要不去頂兵，什么条件都能应承。楊鵬軒見計謀已成，皮笑肉不笑地說：“天生核桃要砸的吃，早

听了我的话，也免了这一场闲事。我再问你，答应不答应白儿去招人。”白儿妈没法，只好流泪点头。

自从王桂兰招了白儿以后，倒也称心如意，两个人情投意合地过着苦光景。

谁知第二年的五月，刚收罢麦，杨纯生来讨账了。他蹴在院台上，对着低头不语的白儿说：“杨白儿，你听着，杨老四在世的时候，欠下鹏轩的六十块银元，今年本利应还一百二十元。你既然顶了他的门户嘛，就该替他还账！”

杨白儿一听，气得浑身打战，猛地冲起来说：“啥？杨老四欠的钱，你找他要去！”

杨纯生把烟锅往地上一磕，歪着脖子说：“放屁！鹏轩叔给你成了亲，叫你白拾个婆娘？哼，你恩将仇报，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说罢，甩袖就走了。

这时，杨白儿才恍然明白，原来鹏轩逼他招亲，是打的这个瞎主意！他既在人前买了好，又给杨老四找到了“替罪羊”，真是“双全其美”。

从此，杨白儿每年的血汗，流进了杨鹏轩的仓库，一直还到澄城县解放了。

民风 雨瑞 整理